

湖北王葆心輯

虞初支志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虞初支志序

宋何異爲容齋隨筆序稱洪文敏夷堅十志外尙有支志與所謂三志四志者周亮工書影則稱爲支甲至支癸凡百卷湖州志謂嚴元照芳茶堂藏有此書宋槧本至咸豐庚辛遭燹無存然則文敏支志之命名蓋卽貳次前志之稱故以三志四志殿之吾觀踵湯玉若虞初志諸家貳之者以張山來之新志爲最佳鄭氏續志已不逮黃氏之廣志雖博於鄭然而菁英殊少至近日號稱新志者乃急就章耳不佞今仿文敏之書命爲支志用意人在貳玉茗而次山來雅不欲與鄭氏黃氏相爲曹伍其取材之通隘與族類之條貫明眼人自能辨之此外陳氏世箴之敏求軒述記亦有可稱而俞氏樾之蒼叢編指例又別茲編所錄務檢原書裨販之譏吾知能免間有複出要綱共而目殊夫人不能如錢給諫之集碑傳李承宣之徵耆獻以上備史掌而下示方聞乃徒費十餘年搜集之日力娛意於可驚可喜之事自託於俳諧短書以傳耗心於無用以娛悅流俗人之耳目而下儕於鼓板之賤其爲人之頹廢不振卑污不自惜要可知也然果何所迫而坐令其至此也哉要其歸生今之世爲今之人被斷迫於平昔所唾棄不屑之地而安居不疑抑豈第輯此書之一人也耶作此書者不自愛其日力姑假此以消耗歲月則其爲書亦只示欲消耗今日之日力者讀之而已庚申冬十二月青垞山人

虞初支志甲編凡例

一小說自太平廣記以後。引書必注所出。最為雅尚。故此書編排大例。悉仿張山來元書。每題下注所採書目。或文集。或詩集。或筆記。皆列之。題下列作者姓名。字號。本貫。亦如之。其作者無可考。則缺。仍列所採書名。至所據各書。必搜自本書。以昭賅實。

一王叔師為楚詞章句。徐孝穆為玉臺新詠。皆入己作。爾後選家詩詞。多循此例。以鄙見觀之。究非通正之體裁。然說部短書。其事物本卑。尚不必繩以嚴格。今以廣徵異聞之。故未附己作筆札三則。本非文詞。聊博笑粲。姑寬取之。仍用魏默深輯經世文編入己作之例。標目下不書本名。以示區別焉。

一學人編輯之業。雖筆札小品。無不可見。心思嘗見郝蘭皋曬書堂文集第五卷書事。事皆瑣聞。往往句古近。類似之事。附篇後。蓋仿其鄉蒲柳泉志異之體。後來朱梅叔埋憂集。亦如之。可以考異。同而極情事之變。他如俞理初之為李易安事。輯况夔笙仿之以。蒼名人之佚聞。其法殊博雅。可玩亦間仿之。蒼世人所欲曉之事。雖小說亦關問學。雅可濬發。閱者心思。今特仿之不悉。依張氏元例也。

一高頭紙尾坊書。陋習本謝雅裁。元書如此。今亦因之。惟於評點之中。有關文字者。有論本事者。有訂異同者。一時所觸得。即書之無當高明大雅。勿晒。

一此類之書自湯氏虞初志之後有新志續志廣志及當代所出之近志各種中其後出者每嫌其探說部太多而文集較少不免避難就易誠以大家文集中可入說部者極少蒼萃良難今特矯之多輯不甚著稱之別集及鈔本未傳刻之集其有詩詞集中之序可採者亦收之並錄其詩詞凡此者以其爲文格法氣體不甚矜嚴界乎文集與說部之間故取列本書甚合惟所採之旨動關勸懲不欲取枯寂無味者亦不敢與諸志一篇犯複也卽偶有事同者必其文出自他手他書方酌收入

一陳氏述記俞氏蒼叢編其書與虞初各志同意然俞氏之書究同而不同以其改變題目刪潤本文也本書間有與俞氏無心探同者然此則輯自元書恰非取自俞氏觀者對照可知初欲刪去卒以搜集良難姑存之且與彼有整篇刪滅之殊不妨各行其是

一此編搜集材料自光宣後訖今十五年所得不下千篇不能一時並出今仿洪氏夷堅十志胡氏唐音統籤及近人梁恭辰勸戒八錄之例用天干字麇續出書計甲編以迄癸編編可百日事或溢出百數十則俾嗜奇者擷其事好文者玩其詞博奕猶賢供人消遣並爲發其凡於首焉

一世亂情迫家居客游願旣多忤老更健忘近年採書大半出自兒子靈強筆繕手編咸資其力比成卷秩不沒其勞附志於此

虞初支志甲編目錄

青坨山人輯王葢強纂

卷一

- 朱懶獠傳關中兩朝文鈔
- 報讎人傳同上
- 燕婦奇妬說窮桐載筆
- 仲子紀事白雲集
- 王氏義門記荊州府志
- 鄧夫人白湖寨序附錄一則
- 書能婺源公逸事竟陵文選
- 序妬竇編堂集
- 周夫人傳清文匯
- 紀牛異跑野文集
- 邢瘋子傳學源堂文集
- 兩異人傳南雷餘集
- 義盜事街南文集
- 書義犬事同上
- 耳書三則 與梅堂遺集
- 明馬 朴敦若 同州
- 馬 朴敦若 同州
- 王象晉 畫臣 新城
- 張 怡自怡 上元
- 失名
- 清姚文然若侯 桐城
- 胡承諾 石莊 天門
- 陳洪綬 章侯 諸暨
- 李煥章 繪齋 壽光
- 張汝翊 夏鍾 晉江
- 郭 葵快園 清苑
- 黃宗羲 梨洲 餘姚
- 吳肅公 晴嵐 宣城
- 吳肅公 晴嵐 宣城
- 修世思 靈若 遂陽

卷二

- 慶州老人傳樸學齋集
- 廖氏傳 秋錦山房集
- 太湖王氏傳 瀟南文略
- 兄弟訟田公案偶紀
- 涂宗濬軼事 忠雅堂文集
- 書杜和尚事 晉起堂遺集
- 周翁傳 虞東文錄
- 平瘠獄書事 瀟南文略
- 馮行貞小傳 虞東文錄
- 啞兒傳 瀟南文略
- 江西某先生傳 式訓集
- 許文宗傳 鄴芸文集
- 書蔡秉公事 忠雅堂文集
- 吉林窮棒子說 惟清齋集
- 崇症同上
- 史八夫人後傳 江寧人物志
- 書孝豐知縣李夢登事 寧實齋文鈔
- 打虎任四傳 關中兩朝文鈔
- 林 佶吉人 國縣
- 李良年 武曾 秀水
- 張 漢月桂 □□
- 藍鼎元 鹿洲 漳浦
- 蔣士銓 心餘 鉛山
- 呂德芝 時素 黃岡
- 顧 鎮古 漱 常熟
- 周於智
- 顧 鎮古 漱 常熟
- 趙壁 焰 □□ 馬龍
- 張柏 恆 雪帆 安邱
- 李騰華 鄴芸 新昌
- 蔣士銓 心餘 鉛山
- 鐵 保梅庵 長白
- 鐵 保梅庵 長白
- 姚 猶 魁傳 桐城
- 章學誠 實齋 會稽
- 吳 鎮 □□ 狄道

陳文恭公撫秦逸事狀 關中兩朝
文鈔補

張 洲 萊峯 武功

天津御者同上

乞者席慕孔孝行傳 關中兩朝文鈔

岳震川 一山 洋縣

荆氏五老人壽序 白雲山房文集

張象津 漢渡 新城

書汪縣丞妾事 紅燕山館文鈔

喻文鑿 洽存 黃梅

名醫軼事記 校經廬文藁

李富孫 蕪沚 嘉興

三布衣傳 白雲文集

陳 斌 白雲 德清

王三傳 天真閣集

孫原湘 子蕭 昭文

三盤坡雲庵遺文

顧 森 廷培 崑山

甲喇巴同上

顧 森 廷培 崑山

俠女報仇同上

顧 森 廷培 崑山

打算同上

顧 森 廷培 崑山

揚子和同上

顧 森 廷培 崑山

吳提台同上

顧 森 廷培 崑山

韓江見聞錄五則

鄭昌時 海口

夢厂雜著

俞 蛟 夢庵 山陰

咸豐劉孝子歌序 羨默山房詩稿

謝元淮 默卿 松滋

雙料曹操竹葉亭雜記

姚元之 伯昂 桐城

書毛大相公亦著 書匯萃

鄭敦耘 注甫 長沙

卷三

壁將軍二事記 歸樓庵叢書

彭蘊章 詠我 長洲

誌輿記室遇曹難林早園集

潘 謬 少白 會稽

書宿州寓客養一齋集

潘德輿 彥輔 山陽

震峯老人傳同上

潘德輿 彥輔 山陽

貴因德輿集

凌 瑩 厚堂 歸德

記汪瑚事 國朝嶺南文鈔

黃培芳 香石 番禺

記麻城豆腐翁事同上

黃培芳 香石 番禺

書江南生事 養素堂文集

張 澍 介侯 武威

書王恆一葬棺事同上

張 澍 介侯 武威

書劉默園觀察蚶洋出險事同上

張 澍 介侯 武威

四不論先生傳 禮花館文集

路 德 閔生 盤屋

卜者傳同上

路 德 閔生 盤屋

孝鵝傳 復齋文集

曾 鏞 鏡堂 泰順

說馬有獲齋文集

李道平 蓮玉 安陸

李芳傳 六草軒文集

李曾馥 次香 孝感

李芳傳 棠溪文鈔

沈用增 質庵 孝感

旨孝子傳 六草軒文集

李曾馥 次香 孝感

記所見讀書延年室文集

熊少牧 履庵 長沙

記買菌兒同上

李如茂公家傳止所齊古文偶鈔

辜義民公家傳同上

王老虎傳同上

王典史攜骸記鈔本慎動齊文集

存孤記同上

卷四

書義牛事求實舉齊文集

書明都督總兵秦良玉軼事存誠齋文集

山左誅安監紀略潛芬閣集

書破地雷事天岳山館文鈔

書秦州梓人殺女事來靈閣文鈔

水摸此君園文集

封禁山同上

鄧將軍寶刀記同上

記達什巴事汪樵村先生集

書蔡氏二節士齋慶堂遺集

記繆觀瀾君留照驅狐祟事存內集 枋廬文

捫龍先生傳同上

熊少牧雨履 長沙

辜 澹守庵 上饒

辜 澹守庵 上饒

辜 澹守庵 上饒

蘇宗經文庵 豐林

蘇宗經文庵 豐林

余 愔勤夫 長沙

何曰愈子持 香山

朱 采亮生 嘉興

李元度次青 平江

金 和亞匏 上元

吳名鳳伯翔 臨津

吳名鳳伯翔 臨津

吳名鳳伯翔 臨津

汪士鐸梅村 江寧

戴 望子高 德清

張壽榮鞠齡 鎮海

張壽榮鞠齡 鎮海

高才女始末高才女遺詩

武七慎節齋文存

劉氏兩童後記鈔本純常子核誦

倒旗近五十年見聞錄

萬密齋先生醫案彙記皆齋舊話

劉雲山事輯晦堂隨筆

熊襄愍公不死事輯晦堂隨筆

史忠正公死節事輯晦堂隨筆

虎狂奔蛇迷聞

荷兒傳皆齋舊話

韓家文八堂 萬年

陳代卿靈壑 宜賓

文廷式芸閣 華鄉

周運鏞 運城

虞初支志甲編卷一

青坨山人輯王彘強纂

朱懶獠傳關中兩朝文鈔

明馬 朴同州 教者

懶獠姓朱氏朝邑白塚鎮人初家貧落魄無衣食業日倚持衡石倚門市為木棉牙僧罷市有錢則沽飲無則僵臥墟不事事人呼懶獠而不名遂沒其名一日飲肆中有行乞道人至熟視良久曰汝當暴富朱曰吾儕小人貧如洗何從得富且富可暴耶若意在得酒耳為剩酒一盃飲之曰去去毋誑我為也道人曰吾非誑人者汝貌固應暴富當自驗之明日朱至市有買木棉者以手探視袖中二十金墮木棉內弗覺去朱亦不知之也己又來買者朱為取視乃摸得金遂託疾歸朱妻人乍得金且喜且驚竟不自寧所居近大道謀於妻走避郵亭中至則有一橐貯三十餘金朱得之益大驚喜且心怖不敢還家腰其橐如邑城寄聲其妻有問者但云以事見官府不得輒歸趨行可十餘里又道拾數金並納諸囊中至邑買酒者家呼酒市樹餅酣啖而臥居二日其妻倩人招歸久之竟無一人問者漸用其金治生不數年起屋買田置蓄產器具甚設頗成

田舍富翁卒如道入言

玄同子曰人生富貴遇合詎不有命哉往余竊為舉業者數言某宜第不第某不必第而第且致位顯融若憤恨不平於造物以今朱氏子觀之又何怪乎上屢良賈終歲勤動而不必溫裕即溫裕其非猝得明矣乃闌闌游手今日懸釜明日充橐曾不意而得之謂非有造物者為前定乎則道人何以能逆睹也然政惟道人能知命故能無憤恨不平云

李時齋曰懶獠屢得金想亦天也但不應有意匿之耳然懶獠市僧也固無責矣

青坨曰此明代事文中寫朱氏子拾金一時百態畢作與今劇場中乞丐拾金一齣絕肖其所以諷世者深矣

○李慶辰醉茶誌怪云邑有農夫見田間鳥與蛇鬥掘其下得元寶二枚懷歸自以為暴富杜門不出為傭家人促之輒云有此壯膽物何屑為人役此後須人求於我我更何求於人呼銀為小老虎開時把玩或拋向空中以戲一日誤落頭上患風身死醫藥棺殮恰敷其用此事之可笑亦相類而其人福薄尤可憐附博一彙

明馬 朴同州 教者

報仇人者。馮翊黃甫里某之子也。某有父而寡兄弟。余不
 忍斥其名。亦不悉其家世。父能生殖。頗有產業。以獨子愛
 之。甚其婦李氏悍逆。不道某初不能制。而或庇之。且或縱
 之。始或諄語。既而呵叱。後漸詛呪。而詢之。某亦不復為異
 父母。數吞忍。他日氏毆詈其姑。不能堪。號泣而訴。天氏又
 惡其號也。而嘗之以為常。衣食之。有不時。無論已。一日復
 凌其翁姑。至不可忍。姑乃憤恨曰。吾不恤生而恤恥。遂走
 赴州。欲聞於官。法之既出。村矣。李氏就蓐。產一子。其翁亟
 趨追。其姑遙呼。令回姑憤弗聽。因大聲疾呼曰。汝回。汝回。
 天已為汝我生報仇人矣。於是乃還。遂謂其子曰。仇娃。然
 氏卒不梭。里人知其語者。皆竊相謂。報仇人何時大乎。後
 某與其父母俱。故獨留氏撫一女。與所謂報仇人者。其人
 漸長。漸凶。逆不母氏。而奴畜之。迨娶妻生子。而叱訶毆詈
 者益甚。拂其意。則毆觸其怒。則毆。或見之。則毆。木槌鐵杖
 無不加身。常至不勝。痛呼。羣隣里皆不忍聞。他日曰。毆號
 天則縛屋下。而毆曰。汝看。上無天矣。嘗以輓車鐵索繫其
 頸。乘見叱之。則曰。彼有風疾。又嘗以刃割足。蹀剔其筋。曰
 使不利於行。其姊嫁為諸生婦。而貧氏有所周。或加之禮
 餉。輒罵毆。疑其有私。餉輒罵毆。且數毆辱其姊。姊間嘗訴

其逆於州。則重賂買直。氏乃不敢伸言。族人忿恨。其逆讓
 令改者。則使氏罵其誣己氏。又不敢違。於是人多結舌。凶
 逆日異。無復人理者。垂二十年。天啓二年春。復極毆之。身
 無完膚。以死。其女聞而哭之。具訟於州。屬州使君上計。都
 門署豪梁倅。君檢究法。擬而使君還治。使君有殊性好惡。
 多拂人。迎役以異聞。於塗便輓。然及至。即欲出而逆跡大
 著。乃頌繫數月。不判。及姊以尸腐求判。凡言不枉者。輒呵
 禁族里。歷指其凶狀。曰。彼自殺其母。何與若事。庠士以風
 化所關。公言於庠。曰。諸生皆有母。何無毆死者乎。竟出之。
 略不加刑。僂報仇人。既出。益高言。猛行。以雄於鄉。無何。張
 使君至。條其不法。於觀風使。緝而斃於獄。初。里人以其無
 禮於親也。實罔不切齒。惡之。然猶以報仇之語為天道。解
 迨其以弑逆收。而復出之。遂纍疑於天道。豈其命之報。而
 故縱諸乎。及終不逃於三尺。而後乃信天道之不爽焉。於
 是作報仇人傳。
 野史氏曰。昔聖人設官敷教。惟彝倫是急。蓋天下平於
 親親而秉彝之民。庸有凋喪於習氣者。故賴教化以輔贊
 天地之所不及耳。教廢俗惡。使親者無奈其為仇。至今祝
 天以生。報人報之甚。而至於宗黨清議於庠序。猶有

呵護而縱之者皆天壤間異事也人嘗謂教化不易言以
余所見州使君武陵丁公孝篤慈韓政先德禮士庶翕然
於敦倫之化後或以繼母忤於父或以異母銜其弟施於
有政而老多失所終則安見身教之難哉

蒙蔭堂天休曰事大足戒
青垞曰人不可太快意今日天下非聖無法滅倫黜
孔恣譎筆舌悍忍徑行羣盜洶恣相吞噬快意極矣
雖然今日之天道反覺去人近世事倚伏迅若轉轂而
人不悟也馮翊報仇人之生即在逆倫悍婦魚肉翁姑
正劇之日是何異秦皇東游會稽儻然子孫帝王萬世
之固而項籍已縱觀其榜劉季已喟然起咸陽宮室之
嘆乎是何異曹操相漢日夜窺伺漢鼎而司馬懿已入
其軍幕乎是何異梁武殺東昏侯覆齊祚之年而侯景
已生於漠北乎人亦何苦而作逆亂之行恣無父無君
之口內施之一家外昌之一國也耶如曰不然請觀其
後

燕嬌奇妬說

王象晉

浙醫劉君芝溪技藝精良胸懷磊落性好飲見酒輒醉酒
後耳熱語刺刺如湧泉然操持謹凜不與外事予甚重之

壬戌仲冬偶延之值其他出亭午方至問之曰適為一家
治病今始歸耳問何人曰某家內子也愈乎曰一劑而愈
且得重謝予曰妙哉技至此乎彼婦何病而子捷效如是
曰婦某家女嫁某人舍比鄰耳今日少暄坐屋簷下借婢
子暨僕婦輩笑語甚適也呼茶婢捧至方入手聞街頭鼓
聲喧令僕婦往偵之回報某家娶如夫人也言未既茶杯
墮地齒噤手握兩目瞑挺出闥領首傾側不可俯仰諸
人大驚亟延其父亦適過門入視為癡曰死生任之留
之何用遂畢去不返顧其夫延子治得復生子曰此於理
宜罰而反得謝予方以是為子過而子願誇為功乎劉愕
然問所以予笑曰此等奇妬死恨不早子乃活之耶無論
其夫怨也乃其父亦恨子深矣相與拊掌大笑而罷

青垞曰進一步寫妬餒亦進一步寫過妬餒之人未以
談諒解之尤妙

仲子紀事

張怡

辛巳冬予鄉汪文烈公假滿入都至慶雲邊棧方急道途
梗塞公以臂傷調治寓城外逆旅中稍愈散步驛舍見貯
餉若干公駭然曰盜賊公行此豈貯餉地且司農仰屋皇
上望外解如救飢溺若胡為滯此解官答曰主臣有之但

賊騎充斥途無行人若此暴暴者何欲入城而令病之閉
 不納奈何公甚歸詢邸主人曰此間頗有俠士可與語
 者乎主人曰去此二十餘里有仲子者則仲由之後也豪
 有力鄉里畏而服之然不可招致公欲晤則就見之公曰
 諸凌晨持名刺邸主人導之往至則告以故仲子曰是不
 難公以木天貴客為國事下交士為知己死矣三日後當
 為公解赴司農取部收來公曰甚善須護騎幾何當謀之
 邑令仲子揪髻笑曰若輩何用若輩何為某自有所與
 遊者公以名紙全幅二十單幅二百來公曰諾途費幾何
 曰是無煩公慮矣長揖而別三日後仲子報謁曰人力集
 矣公與解官語之乃同至驛則囊橐而魚列者約二千人
 衷甲裹糧儼然營陣公駭然曰諸君何來曰皆某諸同人
 家子弟因呼其長二十人拜公廡下曰此皆壯士某與遊
 者命取餉出皆絨木鞘中曰是不可以遠行亟碎之分携
 以往解官懼不敢任公曰無傷是在我遂碎之分置囊
 中上馬馳去時多為公危曰此輩舉止頗似大盜萬一去
 不返奈何公大笑曰安之世豈有欺人烈士哉不半月主
 人言仲子單騎歸矣公急出遊曰若何曰幸不辱命袖中
 出部收與公公大喜曰前同行諸君若何當語令一犒之

仲子笑曰此輩皆屠沽須酒食耶事幸畢各返村舍矣公
 曰君大將才也當特薦君且大用仲子佛然曰此非知己
 之言也我以公憂國急公慨然見信試效一臂耳此世界
 豈容我輩耶幸無復言一揖徑去明日公肩輿往謝則應
 門者長跪以辭曰主人與客為泰山遊昨暮即行矣公俯
 仰歎息而去亂後失其名聊記於此
 青垞曰明季昏亂天下無道志士寢聲逃名不出泊入
 清初或死或潛或遁方外見於紀載中者不可悉數古
 之傷心人何代無之讀仲子此世界豈容我輩耶一語
 千載下如聞其聲焉乎豈知易世而後無道之極乃有
 今日斯人也倘得相與傾肝膈樂泉石為歌為哭以滌
 蕩見聞之穢濁有餘慕焉○按先生世武門國變後棄
 其世蔭隱居穢濁自號道者著述甚夥與同時遺民往
 還並所著不肯示人見望溪集孔東塘曾寫其高致入
 傳奇然其父祖實吾鄉孝感人徐君星槎輯孝感詩
 徵撫先生及其父祖詩冠厥編余曾豫商略其孝感文
 徵則余更為裁定其大半中有先生書札二而清文匯
 中輯入之文三首較二札更可探乃未之及可惜也為
 附志之

王氏義門記荆州府志

失名

倪文蔚等光緒荆州府志卷七古蹟云明王氏義門在縣東明初義民王堡之後累世同居

昔王堡處明初年以漂流皇木赴南郡繫獄擬決王桐以漂失南糧擬遠戍值霜降先一日入獄弟兄相抱痛哭桐曰吾三子惟一子尚幼擬戍不過數年而歸然歸時予已老汝五子皆幼汝決後予即歸恐不能撫爾子并撫吾幼子也惟爾得戍予決庶可兩全遂哀懇獄吏求以身代吏服其義又以年貌甚肖許之及決則以貌雖同而年不等事發罪坐獄吏吏以其實告之刑曹刑曹以其事入聞上憐之俸兄弟對餓七日得不死而盡釋之自是子孫日繁鳴金合食居官者不私其俸耕穫者不私所斂有衣架房男子衣無私筍惟寒則取適體者衣之不用則仍還於其內又有孩子房赤子須乳者晝則聚臥於此母有欲乳其子者入而其子無啼泣聲則取他啼泣者而乳之如是者五世撫按聞之禮部禮部尚書姚燾特疏入奏成化四年十一月敕建義坊題其額曰旌表王氏五世同居義行之門後又合食二世焉人丁千餘秋糧數百每逢均平縣官皆憐其先人之義不忍析子孫之糧今雖立叔淵叔

源兩排而子孫聯煙火比屋猶有遺風焉荆州太守重立擊霄高義石坊在郡城永樂初年羣盜入室家督知不可解跪告合食之故云家無盈積僅集婦女簪理數百金餽之盜相顧嘆曰如此義門取之亦覺生媿遂置之不取仰天祝曰願是家世世不遭吾儕也祝畢而去

青垞曰姑蔑徐氏談昔載前代義居久遠至有十九世同居者其為家族美談罕事以至國家垂為旌典盜賊因而感泣其奇偉奚待言然儀禮稱古者父子異宮故有東西南北等宮之稱是古人雖父子亦以異居為制但居異而財同實古人敦厚勝衰末之處至兄弟義居艷傳史乘然前人亦多有非議者至正直記載沈教授圭述傳記之言曰兄弟以不分為義不若分之以全其義梁氏退庵隨筆謂此語與婦人守節不若嫁之以全節同為救時名論清初魏氏禮為二子析產序則稱不可浮慕累世同產之名而實受其害李氏絳別籍異財議則稱古者井田之制八口之家未嘗禁人分居苟友助扶持則分猶不分其累世同居誠篤行之士矯薄俗之義舉然必有其法代有賢者主持否則不如分居各惜其財各勤其事猶可相持不敗是二說皆識微見遠

之論。吾嘗見義門江州陳氏。浦江鄭氏。家規均簡嚴易。守要之非其人不行。今日社會黨人爲共產公之制。其事在吾國垂義居之法。卽其雛形。此記中所云官不私俸。農不私穀。無私衣。當亦無私食。卽公產法也。而婦人不各私其子。則公民之法也。然必須其人然後行之。無弊若今日之人心風俗澆渙至此。如何而敢望哉。然王氏之義居。其始事乃從同產兄弟。弟遭巨變。時於生死中衍出。本有可振動來裔之高行。故創垂家法。子孫於重抑其本。至公無私之旨。以立家族。莫謂吾國先哲。遂無見及所謂社會主義者。烏乎遠矣。

鄧夫人白湖寨序 盧直堂文集

姚文然 若侯 城

兵事蓋難言之哉。奇男子且然。無論閭閻中人矣。木蘭從軍。流爲美談。然其金柝鐵衣束褲市轡。與一校等耳。荀氏女。玉顏雪戟。拔其父於萬鏑之中。摹旗摩壘。而還以方男。子則騎將。非大將也。陸家姑。縫織軍中。梁夫人。織簿爲屋。躬執桴鼓。然因人成也。烏能獨立一軍哉。乃若建軍。府授方畧。誠渠魁龍變。虎踞電奔。星運恢恢乎。稱大將才也。古之所難。今於是乎。在余與黃公玉耳。稱昆弟交。因得讀史。先生次其鄧夫人功狀及前輩張先生守白湖寨記。蓋重

有敬焉。抑重有感焉。白湖非有星崖劍壁懸磴飛棧之險。士非有羽林射聲之銳器。非有墨陽谿子少府之利。塹培壘而城之。裂繪帛而幟之。取纒勑而戟殺之。取我田舍子而卒伍之。其戰不可禦。取我婦人而丁男之。其守不可攻。乃賊三至。輒創去。至乃斬其渠而奪之。氣然則今天下之天險。士銳器。利豈無小踰於白湖者耶。嗟乎。自流氛四掠。名城墜。雄郡潰。將星殞。師徒幾何年矣。而白湖歸然若靈光如故也。然則今天下男女安在耶。豈真末世天地雄杰。瑰琦之氣。不鍾於我輩男子。而偏在閭閻中否耶。賊渠左金王。殪於白湖之下。蓼之人。有被俘而返者。稱賊黨震動。咸噴噴。知有鄧夫人云。而當時不聞殊旌。懋賞如洗。夫入錦。蓋錫封故事。則豈戰伐功格。昧於臺上諸君子。而顧明於揭竿斬木中人耶。抑豈擒渠破賊。自男子事。夫人不應越。辭統醴。而代之耶。嗟乎。天下事。尙何言哉。尙何言哉。乃夫人自足。以不巧矣。渭原以娘子名。其軍。襄陽以夫人名。其城。吾又安知易世而下。茲秦之不復。以白湖名耶。玉耳雅歌。散佚有儒將風。至其手一玉辟邪。進百萬雄虎。而麾之介馬。無聲萬衆。如一閭一過。白湖夫人嚴部伍。束囊韉。以迎旌旗。相望隱若一敵國。然蓋門以內。有兩大將。

軍。哉。夫乘彤管。撫奇軌。以傳之永永者。亦史氏職也。是爲序。

廣陽雜記卷一云。霍山黃鼎。字玉耳。霍山諸生也。鼎革時起義。後降洪經略。授以總兵。使居江南。其妻獨不降。擁衆數萬。盤據山中。與官兵抗。屢爲所敗。總督馬國柱謂鼎獨不能招。汝妻使降乎。鼎曰不能也。然其子在此。使往。或有濟乎。國柱遂使其子招之。鼎妻曰。大廈將傾。非一木所能支。然志士不屈。其志吾必得。總督來。廬一面約。吾解衆諭令。薙髮。然吾仍居吾山中。以遂吾志。不能若吾夫。調居他處也。其子覆命國柱。自來廬州。鼎妻率衆出見。貫甲鐵兜鍪。凍凜如偉丈夫。如總戎。見制台禮。遂降。終不出山。黃鼎居江南久。後屢與鄭氏通。即總督時事。敗服毒死。近出夕陽紅派錄亦引此事未注所出

青坭曰。劉氏雜記書鄧夫人。事不詳其姓。證以姚端恪所爲白湖寨序。始知黃鼎之夫人爲鄧氏。惜序中所云史氏撰鄧夫人功狀。及張氏守白湖寨記。今均不可見。然兩家所書玩序。語尙是紀前明時破流賊之績。而鄧夫人入清初不肯歸命。滿洲實未之及。特爲錄廣陽雜記以補缺佚。而夫人之爲奇女子始見。至黃鼎之反覆。

深媿夫人。其事見於他書者。稱鼎本霍山武生。崇禎十六年。鳳督馬士英遣之潛行入麻城。結斬黃四十八寨之豪。說賊中僞尙書周文江反正。即委鼎署麻城知縣。會得闖賊僞果毅將軍印。士英爲奏功。並言奪自賊中。狀思宗聞之。擢鼎副將。並厚賞士英。麻城人民遂議士英與鼎欺蒙。有假印不去。真官不來之謠。此見於明季。南北略者。順治初。鼎既降。洪承疇授以總兵。使居南直。三年。荆王朱常榮。舊部李時嘉等守太湖。鼎破之又奉安徽巡撫李棲鳳命。平宿松義兵趙正。並擒靳瑞昌。王朱誼。貴此皆鼎反顏攻明之事。卒爲其夫人所棄。又復與延平王通。終以不良死。蓋同時與其里人張孫振。均爲馬阮之孽黨也。及孫振修霍山志。列入鼎名。後來之霍山志。則攢不載。余訪之霍山黃明府禮耕。則稱黃氏譜牒。亦不收鼎。世系並鄧夫人。亦佚未載。霍山黃氏爲大族。世居黃石河。與吾縣鄰。但其譜中。並鄧夫人。而佚之。殊不可解。光緒。霍山縣志。亦不收夫人。但卷一山川中。載河北黃氏嶺。有俠女墓。疑卽鄧夫人。不書名。氏恐觸諱忌也。吾觀夫人雄武。俠烈。直可與同時左忠貞侯良玉沈游擊將軍阿翠鼎足。而三但數奇。有李廣不侯。

之歎耳。特合錄此二文。以表其微焉。○余撰斬黃四十八砦紀事。既以夫人不降事。殿皖岩篇。復據宏光實錄。鈔所載黃澍勳馬士英十可斬疏。其疏略云。市棍黃鼎。委署麻城。以有司之官。娶鄉官梅之煥之女。士英利其奸邪。互相表裏。黃鼎私鑄闖賊果毅將軍印。託言奪自賊手。飛報先帝。士英蒙厚賞。黃鼎加副將。麻城士民有假印不去。真官不來之謠。又小腆紀年云。十六年。馬士英屯壽州。遣六安諸生黃鼎潛入麻城。諸砦謀之。劉僑田生蘭等說周文江反正。斬賊將方子雄於鰲魚套。擒湯志礫之。此叙鼎知麻城之事較詳。所云鼎娶麻城鄉官梅之煥女一語。當即定鼎夫人姓梅氏爾。時蓋未見端恪之序。亦以梅長公遊才將。略冠明季。其女宜亦壯烈。有父風而鼎又嘗宰麻城。時長公沒未久。故鼎慕其門望。而求為其壻。故以為守寨不降之事。非梅氏聞媛莫屬。及得此序。始知夫人氏。鄧余前說誤矣。然吾終疑鄧夫人與梅氏有關。或戚屬。或義女。要未可知。惜吾鄉文獻凋喪。又鼎革時。避忌太甚。終莫克證實。其中委曲特存疑於此。又案光緒舊山志。卷四。百二十四。里馬家。將案於此。案門鑿石。猶存名目。焉此。又與鄧夫人同時。立案。樂賊之。二女。將其遺事。今亦不傳。即白湖。蔡迄不見。於舊山志中。疑為屬鄧他屬之。

案而夫人守之不在舊山也

書熊婺源公逸事。竟陵文選。公名寅。字念堂。萬歷中進士。官婺源令。少有弱疾。因講。體延年術。客京師。裴賈長安街。有道人修髯偉貌。神采清。烟公知其骨青髓綠。土也。輒目之。入飯。肆饌。饋炊於釜者。氣浮浮然。釋不取。撥宿飯。所餘冰。凍。啖之。俄數升。都盡。公謂之曰。棄彼取此。寧有意乎。道人曰。此中冷之為愈耳。公益旨。其言從之。不捨。遂相隨。至隱屏。處北面。長。聽。願受教。道人喜。倚闥而語。日下春未已。大抵皆鍊魄行氣法也。語秘。人莫能知。出袖其方寸絨。有赫蹏書。封題甚固。授公曰。子異日有阨。方發此絨。當相助於險阻。我鄧月賓也。他年芙蓉嶺。上復與子期。言訖而去。公素好道。及遇異人。得秘術。益超然。有遺世志。計偕公車。舉進士。念太夫人春秋高。得請長假。侍養。棲遲閭里。久之。太夫人捐色。養公既免喪。始釋褐。得婺源。舟行入彭蠡。颶風大作。檣折帆摧。濟川之具。皆廢。得膠淺。洲不溺。公曰。此真破塚出矣。取道人絨。發視之。有告汝婺源數字。餘仍秘語也。居未幾。以公事之。郡傳遽出於峻嶺。高峯。翼雲長。松。日忽見。月。賓空中相與道舊。故如平生。歡公輿中。舉袖揖之時。吏人夾較者。

胡承諾 石門

所乘輿亦不屬於肩而麗於空成酒然異之間其地則芙蓉嶺也公有詩云迴首長安已十年相逢嶺上兩茫然婉余俗骨還爲吏羨爾丹容合是仙世事無憑蕉鹿夢元談空墮野孤禪漁郎不久風波裏煙雨桃花一釣船公精理學尤軌道味樂清淨而遠榮利屏虛名而崇實政惠愛洽於民心功績書於計簿竟以疾卒於官舍臨終作偈曰我外原無我吾今却見吾世間多少事曾了一些無識者知其脫脫輕舉從月賓子遊也初道人誡公曰吾法非促促欲有所見者慎勿輕語人有願學者致齋七日立壇場盟誓而後授之非是吾譴汝矣公家居日中丞徐公邑先達也從容語次問傳異人術可得聞乎公重遠其請稍舉示徐公夜夢月賓詰之曰囑子勿泄吾言抑何語之深也罪當答取大荆笞之五發而後止公痛癢取火視之鬻問隱起若答痕者五亟詣徐公覆設壇場齋戒如道人指云故曰聚則成形散則成氣真氣見形謂之陽神性命雙修乃合道真神仙中人夫何常之有哉

自記曰參同悟真性命雙修不得真師口訣終難強求安得復起鄒月賓而拜問之芙蓉嶺上念塘公其亦自

此遠矣。青垞曰紀文達云仙有仙緣亦有仙骨如熊念塘明府殆有仙緣者乎蒲留仙所紀楊忠烈公事亦爲有仙緣者仙緣之說葉石林避暑錄話詳之其說曰神仙出沒人間不得爲無有但區區求遇其人而學之者皆妄人也神仙本出於人孰不可爲不先求己之仙而待人以爲仙理豈有是乎今鄉里之善人見不善人且恥與之接矣安有神仙而輕求於妄人者古今言常遇仙必天下第一等人願未必皆授以道然或前告人以禍福使有所避就或付之藥餌使壽考康健非見之也彼自以類求耳唐人多言顏魯公爲神仙近世傳歐陽文忠公韓魏公皆爲仙此復何疑哉念塘之再遇鄒月賓既授以道復示以前知其夙緣深矣得仙緣之後方可言仙訣有仙骨然後可得仙訣得訣然後可成正果出乎正果必入野仙正果之中有三元之分納蘭容若淥水亭雜識曰楞嚴所言十種仙唯堅固變化是西域外道餘九種東土皆有之而魏伯陽張道陵爲人元許旌陽爲地元邱長春天元爲最盛取藥於人之精血者爲人元取藥於地之金石者謂之地元取藥於天之日精月華

者謂之天元而殮松柏如木客毛女輩者名為草仙
非所貴也地元人有治病接命之術天元無之所謂
三元者如此此外則草仙耳自古勞山青城太白武當
諸深山人迹不至之地有宋元以來不死之人皮著於
骨見者返走皆草仙也既入此途則三元永絕矣至
導引之家則楞嚴所謂堅固動止而不休息即華陀之
五禽戲法莊子所謂熊經鳥伸也以上參看
仙則未聞也考之說 吾觀月賓所傳於明府者蓋人元
之流派石莊先生所云參同契悟真篇性命雙修不得
口訣終不可求殆親見明府之事而知此道緣與訣不
可一缺者歟明府蓋石莊同里先輩故言之親切迥非
語怪之寓言近日曾惠敏稱法人有取吾國水火鉛汞
而研究之者謂此道將經西土而有親切之發明但迄
今三四十年尚不聞法人有此類冲舉之表見然其化
學之法多出於丹家則固確有可徵者

序妬寶輪堂集

陳洪綬 筆

吾家有老嫗產四百畝無子不容夫畜妾持刀欲割夫勢
救得免夫憤而死絕嗣無肯繼其後者焉產盡寄衣食女
家女之姑嫜娣姒輒受其譏間乘逐之去乃行乞吾不知

其為妒悍期多與之錢穀脯鼓之類亦無不與之後聞其
故每至與米一升後日一至減至合也豈非德色布施耶
皆吾忍情用此法以戒婦人之欲絕其夫後者昔見野史
太祖高皇帝時功臣之婦老病無後者來請穀米怒曰勅
給與木梳子一木杖一曰朕與諸將輩血洒弓刀將同世
世富貴女曹皆滅我功臣後者可每月朔望詣諸勳臣門
勾食以警將來嗚乎大慈大威可敬遵之

青垞曰此種筆墨出之老蓮譜絕趣絕嘗觀新城王氏
翦桐載筆有書妬婦一事乃至妬婦之父怒與之絕與
此見絕於其女家鍼鋒相對可謂無獨有偶矣唐太宗
明太祖均有處置妬婦事此所述乃太祖治遼東衛指
揮某妬婦事見殘夢齋隨筆所引又藝林學山載太祖
曾支解開平王夫人然以開國帝王之神威卒不奈妬
婦何明代如王文成威武毅遇此亦都欲手聽之殆自
古迄今無有辦法之事乎○玉芝堂談香稱吳與桑乞
之妻死因夫再娶白日現形操刀割勢與此正同戒庵
漫筆云嘉靖三十二年三月松江府同知張仲以偏愛
少妾楊倡酷虐其妻趙氏遂殺張仲偏身碎剝又大司
農楊俊民老無子妻悍甚侍婢有孕者皆手擊殺之楊

憤鬱暴卒皆所謂夙世冤業身命隨之者豈但黑心婦一流也哉

周夫人傳清文匯

李煥章纂輯光緒

周夫人者山西總兵左都督忠烈公周遇吉元配也將家子貌美麗姣好纖小盈盈有異力善射騎挽弓數百石讀兵法言傳李衛公兵法屢佐忠烈公立奇功崇禎末從忠烈公寧武帥幕中李自成西入潼關據西安稱大順王僭號永昌夫人謂忠烈公曰明年寇必渡河將軍當奏之朝廷兵禦之河上天下事猶可為也忠烈公是之不果行明年正月寇分四將軍兵出河懷津浦自統兵四十萬由長安東收諸塞上兵趨宣府居庸犯京師蓋憚忠烈公乃自扼當路塞也是時忠烈公在雁門聞諸鎮路將皆降乃擇標兵三千人屯寧武寇至忠烈公逆之戰三大敗之俘斬數千計自成驅榆林寧夏兵共攻忠烈公又大敗之追戰陷重圍中奮力格鬪俘斬愈多日暮寇已退馬中流矢忽厥忠烈公拔刀自殺有全傳夫人貴重鎧持雙矛三陷陣入中堅折其牙旗斬最驍將寇大崩壞莫敢當自成去日暮又合圍夫人潰圍出標下健兒盡矣夫人怒自鞞間提其賊前隊將而舞寇披靡自成大驚遽去陣潰亂夫人乘

亂攻之所擊殺近萬忽聞傳云忠烈公已就斃夫人大呼曰天乎天乎將軍死戰何為耶亦自殺時有一將軍最勇亦死軍中史氏並軼之余來趙城學博文水武公君子不妄語人也為予言其本末為之傳附忠烈公後

青培曰明季多奇女子秦良玉沈雲英劉淑英鄧夫人

皆有文武才其餘稽氏明季佚聞所載張蕙姑沈小雲族妹黃玉姑之妹鄧州蘇蘭姑沁水霍氏皆女子而有丈夫之勇者而夫入與周忠武尤相得益彰明季佚聞中述忠武從子元哥殺賊事較此傳尤詳并及忠武從子之婦之孝烈此所云最勇者殆即從子也耶胡英奇畢萃於一門耶○古來知兵女子如顧深母孔氏衛州侯氏滑州唐氏青州王氏陳州女將白頸鴉譙國馮夫

人洗氏並近日李素貞之流皆是吾里咸同團練得手時有晏九孃者聞亦有敵愾之風下視辛亥之變所謂女子敢死隊者真不堪婢學夫人矣

紀牛異傳野文集

張汝瑚撰江蘇

余以丁未秋有事於壘荒之役獨賃購牛四十餘頭給耕者一日有東於都胡生者進前曰凡牛項以上脊以下骨隆然墳起是戴曲木以引犁鋤處也某有一牛其骨斷且

三年矣。不任耕。某貧不能勝。芻蕘願付諸屠丁。而公禁私宰。敢以請。余愀然曰。牛誠病強。而盡其力。病則殺其身。仁者不為也。雖然。我將甚子。豢是牛以待其盡。而子信貧且奈何。無已。試言其直。曰。直三金。余曰。然則我與子金。而子歸我牛。子今姑為予。豢之。牛且待盡也。可乎。生唯唯。欣然受金。去居。無何。則來報曰。自公之活是牛也。垂兩月矣。牛每食。輒雨。泣意若感。恩者。頃之。則報曰。牛病良已。骨且合。頃之。則又報曰。牛骨合矣。任耕矣。余聞之。未信。遣隸往視。果然。今其牛尚服田也。然則前此之三年不瘥者。何為者也。張子曰。君子之愛物也。有以哉。物雖頑。畏死而樂生。賦物者。有性焉。方其迫急。角搶蹄注。弗謂其無知也。物雖微。去死而就生。宰物者。有權焉。見其阡危。蹙額悼心。弗謂其命輕也。骨已斷矣。疇續之。命將絕矣。疇延之。不可謂非父母之責也。於物且然而况民乎。今夫民之饑者。寒者。冥行而犯法者。皆垂盡之餘生也。苟身為長吏。而聽其裸行。草食。憤然犯法。網抱鉗。飲以畢命。死則竟死矣。烏知夫飢者之猶可以飽。寒者之猶可以煖。犯法者之猶可以矜。全而瀕死之猶可以生也。死而生之骨。而肉之責在長吏。是牛也可以感矣。是為記。

青垞曰。此為夏鍾明府康熙中。幸清湘縣所作。是為康熙丁未秋。明府在官。有惠政。重濬永濟渠。佐以懇荒。此文藹然。仁言循吏。用心昭然。若揭。○梁氏北東園筆錄。載有劉老贖屠牛歸。旋疫死。後被盜。此牛瘞處。出黑氣一團。附瀕死之病犬。身怒與盜鬥。而盜被獲。近五十年。見聞錄。稱有周天寶家牛。救童於虎口。終不勝其家。後為牛成家。馮大羅之亂。夢中見牛。觸之。醒急奔避。賊得免。此二則咸稱牛鬼報恩。尤足稱也。

刑瘋子傳學靈堂文集 郭 蔡快 苑園

刑瘋子者。邑之賣菜傭也。無名字。未讀書。能道古人忠孝事。有母有兄。每晨出鬻菜。面傅粉。或塗墨。簪草花。或歌或哭。童穉羣。嘲侮之。不為意。崇禎壬午。癸未。間行市中。口喃喃。如有所訴。詈或詰之。輒弛荷。劇談。上自乘輿。下迄邑宰。尉無不指斥。其非時中外。大用兵。制府。關帥。能一舉其名。若者貪。若者懦。若者縱。部曲。擾掠。民若者樹黨。行私。罔君父。有無真偽。人不能辨。雖顯官。悍將。概醜。抵詛。咒之。鮮所顧。畏且語。且泣。目眇。口涎。交下。手揮。泥人衣。觀聽者。恆堵立。咸嗤。以為狂談。已荷籠。去。有嘲之者。謂爾口喋。喋。爾肩不能脫。是擔奈何。瘋子瞪目厲聲曰。咄咄。若謂我苦。是

瘡乎是非我不任今朝中宰相閫外將軍誰克任是擔者
 益嘆暗不休菜嘗不鬻鬻則賣酒肉奉其母母兄謂非貧
 家計也其謂讓之瘋子乃據地大哭雜引王祥孟宗事以
 譬解母始釋一日倩人書一紙實封投官府謬云陳地方
 利害啓之皆指守令不道事官怒欲扑之左右曰瘋子也
 不足治僅而獲免甲申流寇破城不見或謂死兵死水又
 云削髮去爲僧不知所終
 史氏曰瘋狂病也朝政之得失將相之賢否守令之撫虐
 何與實榮備事而顧嗜嗜不休也耶謂之狂也固宜以余
 觀於有明之季毀網裂紀寡鮮廉恥黨私書公羣然恬不
 爲怪正人端士抱憂持危論者非謂之迂即詆爲狂咎亦
 隨之噫甲申三月間所云緘默合時宜者竟何如也而邢
 瘋子則死兵死水究不知其所在蓋猶幸有此野人之狂
 也夫
 青坻曰傳後一論不啻爲今日世局發之而毀綱裂紀
 四語尤足以括今日昏亂情狀刻繪工絕在明人爲此
 遂率當日所謂大明江山一座崇禎夫婦兩口者悍然
 斷送於流寇與東隣而弗恤而我今日二萬萬之地四
 萬萬之民如許大物國入方視作贈送之品彼東隣彙

庚初支志 甲編 卷一

頤之快尋齒決而舌捲之如那瘋子者雙肩所荷直可
 加以斯道之重擔如呂新吾化爲天下人寢處瘦弱之
 辱如張太岳而惜乎其以擔榮終也此明亡之不可復
 救而今日之中國又何嘗少此人哉
 兩異人傳南雷餘集
 自髮髮令下士之不忍受辱者之死而不悔乃有謝絕世
 事託跡深山窮谷者又有活埋土室至死不聞於比室者
 然往往爲人告變終不得免即不然苟延晷晷亦與死者
 無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求其避世之最善者以四海之
 廣僅得二人焉溫州雁宕山其頂有岩六七區雁去來其
 間由是得名元李五峰作記時猶有兩庵山嵐如小兒寒
 夜其人向火是後庵廢樵徑塞斷余辛巳歲游雁宕山欲
 登其頂問途而不得聞丙戌間有徐姓者莫詳其名不肯
 剃髮約其宗族數十人攜牛羊雞犬菜穀之種耕織之具
 凡人世資生之所需者畢備攀援而上剪茅架屋數十間
 隨塞來路去之三十年其親串曾莫得其音塵不知其生
 死如何也昔陶淵明作桃花源記古今想望其高風如三
 神仙之不可即然亦寓言以見秦之暴耳何至人不能
 保有其身體髮膚即無桃花源亦何往而不可避乎故是

十三

時之避地易而無有真避者今日之避地難徐氏乃能以
 寓言為實事豈可及哉諸士奇字平人姚之諸生也崇禎
 間與里人為昌古社效雲間幾社之文南京既覆遂棄諸
 生載十三經廿一史入海為賈其時日本承平懸金購中
 國之書士奇至日本試之以文善之曰自大唐日本稱中
 之來吾士者莫不自言為相公相公諸此乃真相公也三
 十年不返族人皆疑其已死余近遇補陀僧道弘言日本
 有國師諸楚字餘姚人也教其國中之子弟稱諸夫子而
 不敢字嘗一至補陀年可六十矣余因詳訊其狀貌則楚
 字為士奇之別號也余嘗友士奇不知其有異也使後世
 而有知士奇當有願為之執鞭者然則毋謂今人不如古
 人交臂而失之似余之陋也

論曰蜀郡任永馮信不肯仕公孫述皆託青官至妻淫於
 前子入於井而不顧余讀史而甚之以為何至於是及身
 履其厄而後知其言之可悲也
 青垞曰傳所云諸士奇據湯潛舜水遺書序云太沖
 記兩異人甚至諱朱作諸然則諸士奇即遁跡日本之
 朱之瑜也張廷枚姚江詩存收其詩作朱之璵云其詩
 之邵晉涵題名亦誤據朱氏門人日本安積覺撰舜水

先生行實稱日本門人水戶侯源光國等私謚為文恭
 先生行實書君名之瑜字魯璵印章亦作楚璵號舜水
 所述舜水生平甚詳見癸丑所刻遺書附錄中海東逸
 史所載舜水先生別傳可見大略今附列此傳後焉
 舜水先生別傳舜水遺書附錄

朱之瑜字楚璵至海外復字魯璵又號舜水餘姚人少
 抗爽有志概有持譜獻者謂朱文公子為餘姚令家於
 此族人欲附之之瑜曰中有一世詛脫即難徵信且人
 貴自立不必攀附紫陽也寄籍松江成諸生提學御史
 元某以才備文武上諸禮部癸未甲申兩奉徵辟明社
 既屋福王建號江南總兵方國安薦授江西按察副使
 兼兵部職方司郎中監國安軍馬士英方用事遣私人
 周某偕同邑何進士東平招之之瑜念方馬終誤大計
 力辭台省劾偃蹇不奉詔將逮捕會南都已遂解黃斌
 卿奉表閩中勸進唐王加斌卿肅齒伯鎮舟山之瑜往
 依焉於斌卿強悍不法數有所救正承制授昌國知縣
 又表授監察御史管理屯田事務聘軍前贊畫均不應
 御史馮京第之自湖州軍破也聞關入四明王職方翊
 軍中時內地單弱欲藉海外之師為響應京第勸斌卿

乞師日本。斌卿因命弟孝卿副京第往。之瑜從撒斯瑪王許發罪人三千及洪武錢數十萬京第先歸之瑜留而師不果出己丑魯王駐舟山安洋將軍劉世勳疏薦監紀推官吏部擬兵科給事中改吏科時禮部尙書吳鐘釁扈王兼督學政以開國第一人薦將授翰林院官先後力辭王翊之朝王也見之瑜恨晚舉孝廉辭辛卯舟山陷飄泊海島轉徙日本交趾還間甲午徵還敕書達交趾焚香開讀東望涕零戊戌赴廈門朝王不果己亥朝王金門時朱成功張煌言會師入長江之瑜主建威伯馬信營信台州副將降於張名振者也名振死以兵屬成功與忠靖伯陳輝之瑜常往來兩軍間克瓜州下鎮江皆親歷行陣未幾事敗益徬徨無所向返日本日本入安東守約周給之丁未水戶藩侯源光國爲築第駒籠別莊造膝訪道東國未有學著學宮圖說依以創造凡古升古尺篋豆簞鏞之屬咸備又命俊秀子弟從受釋奠禮己酉年七十辭歸不聽餉之後樂園以屏風爲壽繪東國及中華耆德六人則武內宿禰藤原在衛藤原俊成太公望桓榮文彥博也已未年八十致祝如初壬戌四月十七日卒年八十三光國遺世子綱

條臨喪葬常陸久慈郡大田鄉瑞龍山諡曰文恭構祠堂駒籠別莊親製文誄之瑜生八歲而孤伯兄啓明天啟乙丑武進士南京神武營總兵都督同知以忤閹削職特旨昭雪授漕運總督國變未赴任行由總兵劾歸國朝強起之不可後以老壽卒仲兄之瑾諸生弱冠即天之瑜在日本苦蚊有勸幃以紗廚者謝曰先世葬城兵後恐遭蹂躪輾轉思維不敢身處安逸耳凡中華人來必泣問伯兄近狀娶葉氏生子元模元楷繼娶陳氏生女高字柔端元模屢省父交趾廈門辛丑歿於海外元楷隱居教授己酉卒柔端六歲喪母年十二遭世亂佩刀自防字何東平子鬱鬱未嫁而亡之瑜篤於友誼初以詩受知於張國維朝列相知者陳函輝張背堂同縣則鄒元實斗東葉大受陳遵之族子錦尤與王翊吳鍾魯朱永祐契之瑜之返日本也諸將留之張煌言挽之尤力之瑜以海濱無田可耕坐而糜餉有負本志遂行初交趾王檄取通曉中華文字者被攝至不拜王怒錮禁之繼知不可屈遺書有太公佐周而周王陳平在漢而漢與語答曰天禍明室不佞逃遁貴邦苟全性命如欲委質他國皇天后土實鑒此心儻異日者瑜藉

大王之靈。過歸桑梓。當舉貴國。攜貳之端。昌言於朝。使
聖主明見。萬里貴國。得世守藩維。歲貢終王。寧不賢於
瑜之竭。厥貴邦哉。乃縱之歸。之瑜問學。賤博少從業。慈
谿李契元。有詩數十篇。附刻姚江詩存文集二十八卷。

皆海外所作。日本正德二年。源綱條刻之行安東守約
序。日本高第有守約子安積覺。又令井將與緒家傳補。

義盜事街南文集

吳肅公 宣城

崇禎末。山東萃濬安守忠弟曰守夏。巡撫王永吉急捕之。
二人來降。請効用。永吉不許。各償之金而遣之。諸監司皆
諫弗聽。已而淫掠於鄉。復捕獲之。二人曰。我兄弟負公願。
就死。願有老母年七十。惟公卹之。當冥報。永吉欲赦一。
人。妾俾出自議之。守忠曰。我有子矣。死何恨。守夏曰。我無
妻子之累。我應死。相讓久之。永吉乃戮守忠。仍資給其母。
甲申。京師陷。永吉髡髮於盤山。為僧。適邊帥吳三桂降於
清。以永吉嘗有德於己。畀之五十騎。南奔。憩旅店中。忽有
兜鍪鐵騎者。爭擁而至。偵知髡者為永吉也。樞衣排戶以
入。永吉懼。急匿於林。其人前抱永吉足呼曰。我故公所捕
盜。釋弗誅者。安守夏也。荷公大德。今寇逆充斥。我起兵有
衆數千人。特患馬不足。將奪此騎。為不利於公。天使小人

得見公。若他卒來者。公無生矣。遂相持而慟。因勸永吉起
義。以數千人奉公。吾儕效力為朝廷死。即小入所以報公
也。永吉不從。遂南奔。守夏送至徐而返。永吉後事清為吏
部。入相。守夏不知所終。

錢泳履園叢話曰。吳留村名與祚。字伯成。其先本浙之
山陰人。中順治五年。進士。時年十七。其明年。即選江西
萍鄉縣知縣。遷山西大寧縣知縣。陞山東沂州府知府。
以事鐫級。左補江南無錫縣知縣。若十三年。政通人和。
士民感戴。忽有奸人持府札立取庫金三千兩。吳疑
之。詰以數語。其人伏罪。乃告之曰。爾等是極聰明人。故
能作此伎倆。落他人手。立斬矣。雖然。看汝狀貌。尚有出
息。乃畀以百金。縱之去。後數年。閩寇日熾。吳解餉由海
道。至廈門。忽逢盜劫。已而盡還之。盜過船。叩頭謝罪。曰。
公大恩人也。詢之。即向所持札取庫金者。由是其人獻
密計。為內應。將以報吳。時閩浙總督為姚公啟聖。與吳
同鄉。商所以滅寇之法。康熙十五年冬。八閩既復。姚上
聞。特擢福建按察使。旋陞兩廣總督。
青坨曰。王文通苟有包胥之志。則守夏焉知不能為劉
國能。李萬慶。其不納起義之謀。即為後日相新朝之見。

端鳥乎。柳如是之勸錢牧齋。顧橫波之諷龔芝麓。皆濡忍不斷。俠心奇骨之倡盜。其如此士大夫何哉。

書義犬事 街南文集

吳肅公 宣城 晴窗

吳有遺奴微租於佃者。奴以其犬歸。將羹之。客同舟者不忍也。請償以金。啟橐燦然。奴睨而心動。語客曰。若行仁而我有受。金乎。曷沽飲。遂沽酒。強客醉。以二囊囊客。擠水中。悉有其貲。以去。客之溺也。犬躍入水。曳囊泊渚。上沿隄而望。有二農耦而治田。解衣畔。犬囓其衣。疾走渚。農追犬。至渚。則囊見焉。遂解囊而客以酒。故雖濡水。猶惛然微動。不死。徐乃甦。叱問乃知所以。相視而嘻。客乃大哭曰。嗚呼。微犬。吾腐魚腹久矣。然莫知奴主名。而囊故有識。宛然視之。主人姓字也。於是攜囊訴主人。主人大驚。匿客室中。俟奴至。而奴以為客固已死。久之乃來。施施如也。主問租。詭辭以對。問囊。曰。忘之主曰。囊已是在。是特水濡耳。奴愕然急呼。客出。奴乃伏置之。法而還其貲。客以犬歸。養焉。子友李崧山。自吳歸。為予言如此。嗟乎。客之脫其烹也。感恩之義。物庸有之。而跳身風波。險阻力援。而拯之人。猶難焉矣。其拮据。卒荼以及渚。間亦豈不以死殉者哉。然使非囓衣致農於渚。客生未有期也。又可不謂智焉。

莊鄰詹氏子。死而厝於野。常所畜犬。伏柩前。累日。餓而死。里人異之。予聞行陌間。有獵犬前吠。且囓予。予倉卒莫知所避。俄一犬。嚙予足。而曳之。又兩足。蹴其頸。伏地弗使前。而回首視予。若速予行者。待予遠而始釋之。二犬皆詹畜也。嗟夫。彼感恩而死。固宜。且稗史所誌。及耳目親記。予錄之。聞義夥矣。乃予則何德於犬。愈而護我。豈熱其隣。而然耶。抑人有恣睢。為暴。有排難解紛者。犬亦有然耶。然予嘗遭齟齬於人。吠聲吠影。而莫予。蚺予。能無異茲犬哉。壬寅仲春記。

程孝移曰。書盜書女。用春秋法。書犬。用詩法。微文罕喻。後世自得其妙。覺毛穎郭橐駝傳。猶涉俳諧。青坻曰。據續纂江寧府志。采訪錄云。陸玉書。字於田。六合人。乾隆五十七年。舉於鄉。選授浙江富陽知縣。發奸摘伏。有若神明。嘗坐廳中。有犬從外來。狀若有所求。問曰。爾有冤伸耶。犬叩首者三。即命吏隨犬所之行。二十里。犬撥土得斷尸。吏祝曰。爾能知殺人者否。犬回行。四里。至古廟前。有丐五六人。聚飲。一丐貌獷惡。犬囓其身。吏捕詣縣。研鞫。伏罪。先是丐。聚此犬數年。一日將殺之。以燕其黨。適布販見而憫之。啓篋與丐錢二千。免犬。

死。丐見。篋有。賫。尾布。販至。僻處。殺而。奪其。賫。此犬。所以。報也。此事。與。晴岩。所。書。事。殊。類。齊。子。治。見。聞。隨。筆。亦。載。此事。與。此。全。同。但。未。明。書。為。陸。氏。官。富。陽。時。事。並。云。犬。後。畜。之。官。署。以。死。特。附。志。之。以。見。陰。賊。之。人。不。如。畜。畜。而。知。感。恩。乃。斯。世。竟。有。掉。頭。於。生。我。庇。我。之。前。而。不。一。顧。者。

齊。學。裘。見。聞。隨。筆。云。道。光。間。奉。天。寧。遠。州。西。鄉。有。陳。姓。者。兄。弟。二。人。同。居。弟。妻。未。久。死。其。妻。有。孕。招。鄰。婦。為。伴。媼。婦。利。其。賫。陰。結。鄰。婦。如。生。男。絕。其。命。當。酬。錢。五。十。緡。始。難。之。而。終。許。之。及。產。果。男。鄰。婦。以。大。針。刺。兒。腹。氣。閉。產。婦。不。知。直。謂。其。兒。死。耳。當。以。綠。帶。縞。巾。包。裹。埋。之。山。坎。未。幾。母。家。憐。其。女。遭。夫。喪。復。失。遺。腹。子。命。其。子。以。車。迎。歸。道。過。埋。兒。處。尚。隔。數。十。步。忽。有。一。犬。奔。躍。前。來。遠。其。車。婦。驚。曰。此。吾。家。司。戶。犬。也。月。前。曾。產。數。犬。一。日。不。見。小。犬。失。乳。俱。斃。今。何。為。在。此。叱。之。不。去。鞭。之。急。投。轅。中。咬。婦。衣。作。欲。令。下。之。狀。婦。兄。駭。甚。曰。汝。有。冤。可。前。行。吾。從。汝。犬。俛。首。去。婦。兄。尾。之。至。一。所。菽。葉。圍。繞。成。堆。犬。發。其。覆。兒。啼。婦。兄。抱。至。車。前。婦。熟。視。包。裹。巾。帶。不。覺。失。聲。哭。曰。此。吾。兒。也。胡。死。而。復。生。耶。即。邀。其。兄。回。夫。家。媼。

婦。見。之。曰。何。處。抱。兒。來。也。遂。告。之。故。媼。婦。訝。甚。陽。若。有。喜。色。及。易。巾。帶。見。腹。間。皮。裹。膜。外。橫。插。一。大。針。始。知。媼。婦。之。肆。其。毒。也。婦。兄。鳴。之。官。官。鞫。得。其。實。置。媼。婦。及。鄰。婦。以。法。而。責。其。夫。兄。以。不。能。正。家。之。罪。是。兒。埋。時。至。回。家。中。隔。十。數。日。所。以。不。死。者。賴。其。犬。以。乳。乳。之。也。按。是。事。亦。見。梁。氏。北。東。園。筆。錄。即。所。謂。勸。戒。三。錄。也。惟。以。媼。為。從。叔。媼。以。寧。遠。為。番。禺。其。他。亦。有。小。異。處。至。勸。戒。四。錄。又。載。納。溪。縣。有。此。事。乃。在。道。光。五。年。官。署。此。犬。曰。義。犬。耳。郵。中。亦。載。香。山。李。元。高。元。祥。兄。弟。有。此。類。事。咫。聞。錄。亦。有。之。惟。俞。曲。園。既。取。此。事。入。之。耳。郵。復。列。之。廣。楊。園。近。鑑。中。以。示。戒。此。皆。犬。之。報。主。者。而。寧。遠。犬。能。棄。其。乳。犬。以。活。主。孤。尤。如。人。俠。義。能。權。衡。輕。重。舍。情。割。愛。以。就。義。者。吁。孰。謂。畜。類。與。人。異。性。也。哉。

青。垞。曰。物。類。不。但。知。感。恩。且。有。篤。愛。其。類。之。性。余。青。垞。新。居。畜。一。奄。割。雞。雛。剛。良。與。他。雞。異。并。自。忘。其。為。雄。雛。仿。雌。者。祝。祝。作。哺。子。聲。且。與。他。雌。爭。伏。卵。戊。午。春。一。雌。伏。數。雛。久。之。只。餘。三。雛。母。雞。不。甚。引。其。雛。乃。此。奄。雞。代。為。乳。哺。於。是。此。三。雛。者。遂。舍。其。母。暖。就。此。雞。其。母。亦。更。勿。顧。大。凡。羽。族。新。毛。豐。澤。後。即。離。其。母。乃。此。三。雛。隨。此。

奄雞毛羽皆豐仍相隨不去此奄雞亦愛之如初余嘗笑此子母雞性殊常戒家人養此奄雞不聽宰云

耳書三則 與梅堂遺集 修世思 隱者 遂陽

吳忠字粵西人流寓歷陽不識字而能詩每詩成使人錄之歷陽人多誦其句如雪裏題詩曾一哭江頭沽酒又三年此即多識字善作書者得句亦未易如是固知性靈中物有在讀書識字之外者不獨忠字已也

癸丑秋大司寇上獄事河南貧民某者有二女長已適人少未字頗善操家政夫婦進香武當山女留於家止婢一人相伴女其隣有屠者與書生王某者素相識生來往屠家女見之謂屠婦曰嫁夫得王秀才足矣婦以語屠屠遂昏夜冒生踰牆往因苟合焉次日女之姊與其夫以父母遠出探其妹屠不知也晚遂留宿於女床女移寢他室屠亦不知也是夕屠復往於暗室中摸床有二人心恚之疑女有他約亟歸取屠刀斷兩人吭其二頭若欲隨之者屠倉皇無所措遂以衣裹踰牆出時夜已三鼓值牆外隻身人賣糕為業者聞犬吠戶出其素與屠最善屠倉皇白之方入戶密謀安置二頭處適有販棗者是夕投止賣糕者宅眼屠慮事洩遂與賣糕人并販棗者以計

鏹殺之明旦女失其姊并姊夫且橫尸無頭鳴之地方隨以聞有司拘女至訊其父母出後有何人往來其家者女以生對拘生至女竟不能辨遂坐死有司因二頭終不可得日以刑比生苦之繫獄月餘惟速死為幸因問計於獄之老吏曰予我八十金頭可得也生然之語家人鬻賣產業如數以金獻吏得男女二頭遂定爰書屠既得漏網一夕飲酒醉與妻談往事為偷兒竊聽之事遂洩里中不平生事久矣因代首之官執屠往俯首而已究其頭云在賣糕人竈中執賣糕人踪跡埋頭處果得二頭并一尸鞠之得鋤殺販棗者杖殺之賣己以賣人者吏利八十金以其家之一童一婢杖殺之賣己以賣人者也因出生罪坐女與屠老吏賣糕人是獄也以一女子而死八人生亦幸事之早白僥倖一生於萬死女之為禍烈矣哉

繡花鍼王興者李定國餘黨也本朝定鼎仍負固據恩平從來催科之法止於扑責與則擄殺橫加恩平近日賦稅除荒穢四千人丁除缺纔七千餘丁焦頭爛額悉斷送於槌刃之下也大兵勦與與闔室焚死鳳凰山下

青垞曰不識字能詩之事陸庚虞己編稱借時蔚許元

仲三異筆談稱尚書郭輝皆如此余謂此並非異事其
 頓悟之其有從修懸而得者有從積見聞而得者余已
 於古文詞通義詳其理矣又芸窗異草中有一事與此
 書河南獄絕同當是襲此書而潤飾之聊齋志異所載
 胭脂一事與此亦畧相近見聞隨筆卷十八載海州奇
 案一則與此事亦大同小異稱為同治九年春海州居
 民有婦婦與室女處因水戩一士人衣而起屠兒之子
 冒士人為女所拒女即遷去而婦與女之舅家幼女同
 伴夜為屠之子所殺懸首於豆腐店之門店主因之又
 殺二人婦與幼女事發官鞠女女以士人對官拘士人
 誣服募獻頭者一樵殺其母首乞賞士人瘞死州官自
 經後任詢女女稱曾有屠之子調之事遂白云云按此
 書所稱癸丑秋乃康熙三年隨筆所書在同治九年云
 得自孫右翰太守事在海州而此所書則在河南時與
 地懸絕當是兩事今劇中有九命奇冤一齣大都本此
 緣飾之惟芸窗異草決為勦舊說而非事實此兩事又
 當為事實而相去百數十年情狀如一轍可異也哀烈
 之以為折獄者鑿至王與之惡劉氏廣陽雜記亦記繡
 花鍼事甚悉今不具錄抑與之以殺擄催科修氏叱為

駭聽之事吾觀今日號稱共和國政者乃有湖外湘西
 州縣於庚申秋預徵辛酉賦稅至盡又勒征壬戌賦稅
 與昔人所謂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者且十倍其苛
 此殆繡花鍼所不屑者歟志之以當一則怪事○遼陽
 佟氏為清初助威今都城猶有佟府之名儼若遺集世
 不多見特為拈出其瑰異者以世人
 慶州老人傳 樓學齋集
 慶州老人武平字者不知其真氏姓年七十餘矣康熙戊
 午後來福州寓居予西園東偏營步臨池上從予兄弟游
 為予誦尚書禹貢甚熟予異而問之自言弱冠為慶陽諸
 生任俠好酒嘗因醉殺所愛妓因亡命為賊時天啓六七
 年也又言闕獻哲後起闕獻盛時已革心歸明宏光後隸
 與平伯高傑軍中腰玉矣本朝兵南下遂跡入河南入
 粵其門下人從新朝往往有至藩臬都帥者語未竟泣數
 行下自是數來予書室輒繙吳祭酒梅邨所著綏寇紀畧
 案其語日月不失尺寸如孫督師傳廷出關敗師狀及四
 鎮爭揚州時事所語尤詳其狀貌不踰中人平居恂恂不
 妄發一語不知其為武人者遇有所感觸輒奮袖起舞意
 氣激昂顧影自詒謂髮鏤尚可用燈炮話寂則兩淚龍

鍾問之不復自道也。丁卯冬將送其女於汀州。與予兄弟來道別。形容枯槁。云此行與君將永訣矣。平生一腔熱血。今灰心矣。言畢涕泣不可止。予愈悲之。兩挽問其姓名。堅不肯應曰。吾子尚不知君勿復問也。明年果卒於汀。其別時予兄爲詩贈之。而予特追爲之傳云。

論曰。予嘗讀宋潛溪所爲謝皋羽傳。疑其詞哭西台至今。有餘哀也。雖然。皋羽文士耳。其志行宜如此。卓卓若老人。者失身爲賊。乃能翻然守義。國亡之後。遜踪嶺海。遇勝國事。煩促涕洟。此豈有所強而然耶。至不肯以氏名留人間。其志則愈可哀矣。予又嘗從容問其易代後。遜跡如君輩者。幾人則云。癸丑甲寅間。尙存百餘人。今垂盡耳。惜乎其皆無從考而傳之矣。

青垞曰。老人凡三變。凡所追溯。祇以加倍寫其亡國之痛。後論一結。尤能包括無限忠臣烈士。借老人事爲一發之文。境最高。

廖氏傳秋錦山房集

李良年 武賢 秀水

廖氏者。開封某縣人。流寓東南。嫁沈大誼。美容儀。工挾彈走馬及鞦韆蹴鞠。高絕。諸伎所至。人遮道觀。往時吾見之。烏程道上。羣少年方逐射。願見紙鸞起。一人出綿織成約。

曰。卽中與若錦。不中罰。如直於是。少年皆不中。廖氏行而前曰。妾請爲君彈之一發。而得載其錄。以去。其後復見之。吾里呼之園舍中。使盡其技。隣比從屋上窺之。皆絕歎。自是不復相聞。後十年。移家吾郡之南村。值歲大旱。村人多絕食。廖氏爲給一月糜。賴以全者數家。亡何大誼死。慨然曰。吾少之所爲。長而悔焉。所爲浮沉者。壻非此不活也。今壻死。寧復爲辱人賤行哉。遂著比邱尼服。邀其隣一老嫗。俱入泉亭山。結茅屋。惡衣糲食。焚香誦佛。見者不能狎也。山有猛虎。常殺人。過其門。率馴擾而去。山人益異之。嫗歸述其事。予蓋自歎其昔之淺於窺氏也。或謂廖氏生長江湖之上。嬉戲躍冶久矣。豈能作苦居深山。終其身然彼既美。顏色負絕世之技。不幸而夫死。使不自愛其身。則土豪。俠少且爭致之。願舍此不爲。濠蹈荒山虎穴中。其所挾持。未可量也。天下太平。一英杰無以自見。往往託於藝術。而流俗不察。謂之無人。觀廖氏可知矣。

俞蛟夢庵雜著曰。烏三娘。袁州人。年二十許。娟媚多姿。而有膂力。工技擊。其夫某能爲角。觝戲俗所稱走馬賣械者也。嘗與三娘挾技。走楚豫間。以餬口。而三娘技實過其夫。嘗患瘍。遇王倫治之。而愈不受值。且助以貲三。

娘感其惠。願為義女。夫卒。遂依於其家。王倫破壽張諸邑。三娘皆從而更招致。其當日同賣械者十餘人。王倫皆呼為女。而實與同臥起。如妻妾。王師困王倫於汪氏室。三娘率諸女巷戰。短兵相接。諸女次第死。三娘獨揮兩刃。能捍敵鋒。鏑忽於馬上。躍升屋。自屋而樓。即汪氏之三層樓也。高十餘仞。官軍圍三匝。矢礮擬之。若敵三娘。揚袖作舞。狀終莫能傷。日將夕矣。一軍皇駭。蓋不慮其不死。慮其遁走。而莫可致也。有老弁就賊屍。割其勢。置破上一發。而三娘墮地。諸軍呼聲雷動。鋒刃齊下。立成肉糜。

崑山孫子香。兆淮。片玉山。山房花箋錄曰。上方山治平寺。南枕石湖。為吳中僧院中之最幽。房屋幽邃。僧衆陰狠。或曰。窖藏婦女。近村少婦。往往失去。無踪跡。因其疑之。居民相戒。女眷無得登臨。其地是時有繩伎數人。來市售伎。一少婦年二十餘。長身玉立。媚態動人。能以繩繫竿上。疾走如飛。一垂髻女。容色娟好。妙曼輕盈。足纖如束。筍而矯健。飄捷。疑從拳勇習成。又能舞劍。指揮如意。寒芒射人。觀者如堵。僉謂以此輩混入治平寺。足以攝奸僧之魄。而瘴之闔門。朱姓饒於財。頗好事。招之來家。

演技畢。間語之曰。爾曹似習拳勇。若可敵幾人。其弁者前曰。我儕惟司鉦鼓。他無所能。指婦女曰。此游江湖。以來與人角勝。皆非所敵。惟泰安道中。遇一少林僧。驍健絕倫。相拒。竟日。僅得平手。何庸以衆寡計。強弱耶。朱曰。我固稔知矣。因厚遺之。且屏人語。以故欲探其異。婦許諾。繼云。必我姊妹。偕往。乃濟。朱乃助衣飾。作客婦裝。吳下有教師。甘鳳池者。精於手搏。令隨從。以備接應。舟達上方。肩輿造寺。寺久無少婦。至僧衆。故令老衲出。迓燃燭者。皆稚幼。沙彌老衲。作莊容。目不他瞬。沙彌烹茶。以伺婦。令引游勝處。若強應者。所歷院宇。皆整潔。婦小語曰。此乃清淨佛地。何人造言之。誣忽一髮。僧扶杖。龍鍾出。謂曰。娘娘想係遠方客。偶遊敝刹。何不觀千手觀音像。乎。婦欣然。故令從者出。待隨。隨僧而入。迴廊百折。迤邐入曲徑。俄見碧梧綠柳。垂蔭滿階。隔窗聞笑語。聲回顧。髻僧已失。心始疑訝。入一精舍。風動簾。開見數僧皆壯年者。裸體環坐。誼飲正醺。願婦等來。遽曰。有緣者。可來共飲。勿怖也。婦伴作羞澀狀。僧狂笑。俱起。直前曳其裾。令坐。肩下須臾。聞啟壁聲。一僧牽諸婦出。妍媸不一。率然謂曰。且共諸娘子。閒話夜來。再伴宿也。垂髻者即

撲。以手僧驟然。跌地婦退。止曰。且勿作戲。先與衆姊妹。見禮。僧衆旋散去。婦密告諸婦女。以故。且云。此探虛實。出汝等陷。耳。衆人皆感泣。繼曰。此處堅牆密室。苦無出路。又僧衆強悍。豈一二弱女子所能敵。可奈何。婦笑曰。禿奴易與耳。俄二僧突至。遽擁婦別至一室。一僧方逼少者。少者遽躍起。僧跡之不得。疑有遁法。倉皇去。少者躍梁柱上。俯瞰之。僧擁婦於懷。視其下。衣婦故習房中術。藉以飽其欲。而後斃之。交接未幾。而其僧殭矣。旋易一僧如前。繼有一披髮頭陀。至貌猙獰。可畏。狂鬪不已。婦色變。欲起而驅。爲所壓。遂巡未能少者。憤怒一躍而下。頭陀大駭。卻顧少者。直前抽其莖。血肉累累。如絲腸已出矣。婦亟著衣起。與女各抽劍。揮之衆僧。聞變。持刀杖。齊入。婦與女遂登屋。疾走如飛。甌瓦片。若驟雨。有健僧上屋。追之。劍及於身。而墜。時甘鳳池率健僕等。亦力闢於外。斃數僧。焉。城市講傳守令聞之。乃盡拘僧衆。置於法。婦後語所知曰。我閨人多矣。未有若頭陀之異者。肉頭粗重。逾鐵鎚。著膚如炭熾。非阿妹已辱斃僧居矣。

之年亦復埋沒。鴻儒碩彥不少。無他。英傑利權。亂儒頌利。修文二者。生非其時。皆與廖氏同一結局者也。烏三娘不明順逆。失身匪人。與念匪時。白旗將張隆之妻。劉三姑。正復相等。而三娘之技。乃去三姑遠甚。此尤爲可惜者。治平妖僧。得二繩伎者。而除此巨惡。亦殊快意。垂髫者尤神俊。有此二俠婦女。益以甘風子之勇。始克有功。不然。其如萬死之禿奴何。○見聞隨筆。載科爾沁僧忠王在鹿邑。攻破金家樓。獲妖婦鄒王氏。訊明處死。剖腹之時。刀不能入胸中。若物拒之者。王怒。令塗以穢物。仍堅不受刃。因祭刀。鈴印刀口。王親視。行刑。劃然開解。心包之內。裹一小人。長三寸許。鬚眉畢具。男形。以石灰滲之。凡參謁者。皆出以傳玩。殆所謂姪女嬰兒也。是其內丹已結矣。按此亦三娘三姑之流。其雙修性命。又在諸婦武勇之上。惜乎其與念匪爲緣也。或曰不然。此種當以心理學解之。情史類編。載至元間松江李彥直與女郎張麗容相悅。後爲阿參政所得。兩人皆死。焚女女心不灰。足踐出一物。儼然彥直也。彥直心中亦有一物。相等。又有一商泊舟與岸上女相視。月餘。後商去。女病死。焚其尸。獨心不死。如鐵磨之。見中有舟。舟中有人。又

一婦好山水。日臨玩成心疾。死焚之。惟心不化。堅如石。有波斯胡重價購去。鋸成片中。有水樹木如畫。觀此。三事焉。知郗王氏。心包中之男形。不與此同類也。耶若云。內丹不應成男。形女子。太陰鍊形。亦無竟成男形之說。裴氏所云。蓋未解此。惟以近日心靈學解之。則得矣。近黃天河金壺逸墨。襲情史。商舟與岸。女事緣節。為楚州生。與浙賈女子。在南濠之事。而蕉窗雨話。又以松江李彥直。誤為閩人。顏生與張麗容。事而易阿參。政魯台。為滿洲人。官閩將軍者。皆小說。改換頭面。互襲之習。為糾正之。

太湖王氏傳 漢月樓

張漢月樓

太湖王氏。小字勉。歸為劉生田舍妻。事繼姑。盡孝。姑老。且淫。私商人。商以氏有姿色。欲淫氏。以故亂其姑。氏以他言諫。姑怒。其諷己。屢撻氏。幾死。其夫劉憐之。私語曰。吾母今若此。諫必不回。爾不如適他。我寧以終。以全爾命。氏不允。曰。吾願偕爾。以貧老。姑即撻以死。姑又何怨。姑復撻氏。幾死。父母怒。奪氏歸。近一載。其夫出。賀他縣。氏泣。謂父母曰。吾出嫁。一歲不能順。姑猶戀。戀父母家。非婦道也。望父母許。兒歸。計養姑。勿長遺。姑怨。父母許之。

遂復歸。夫家時。夫劉猶他出。姑日與商飲。見氏歸。商驚其姿色。異甚。是夕。商與姑謀。送商入氏室。隨扇。氏門謂從。則已不從。撻以死。商人遂入氏室。姑隨扇。門商遂逼。氏呼。鬪甚。厲聲達戶外。姑懼。亦入室。以巾勒。氏頸。氏一慟而絕。商逃去。路為蛇。螫死。虎狼噬之。氏死時。年十九。死數日。顏色如生。其夫劉自外歸。痛哭欲絕。然以母故。不敢言。嗣後。氏常見夢於夫。劉夢中泣。訴哀怨。不能為情。吟詩六章。詩曰。妾死可憐。郎不知。夜臺冷落。苦相思。妾意模糊。郎念否。那堪有夢。亦淒其。劉郎猶是舊。劉郎妾立西。風怨北邙。楓葉青。霜和淚。下絲滴。在舊香。牀恨深。至死。敢歸。姑默。啼冤。一字無。大義未。虧清有。夢獨隨。落月出。冥都。夢到陰。房淚。作泉。寒山草。木綠。芊芊。殘生化。作梧桐。葉尚擲。西風。問紫煙。房好。妾敢。惜餘生。願洗身。污不顧。名掘地。埋冤。深。五尺孤。魂到底。不分。明寂。寞家園。路欲迷。至今。幽恨。尚成。溪霜。風千里。還家。夢一樹。饑鳥。魄魄。啼吟。舉其。夫驚。寤詩。皆記憶。不忘。一字。事略。聞公。卿間。多有。弔以。詩者。舊史。張塾。存曰。女不幸。有。色信。哉而。王氏。何不幸。之甚。也。死而。見夢。奇夢。而有。詩亦。奇氏。不聞。素能。詩何。夢中之。詩。情辭。惻惻。可誦。也。其。夫盡。能記憶。之。又一。奇矣。同。邑石。廬。

會爲傳子讀而悲之。因少加潤飾。復爲傳其事。考氏死於康熙庚午六月。望予今以乾隆庚午七月之望。爲傳記之。適一週甲子矣。噫亦奇也。

原評曰。從來帷薄不修。莫甚於春秋之世。聖人修春秋。所以不諱文姜之惡者。欲以正萬世之凡爲母者也。今觀太湖王氏之繼姑。忍於其媳。絕滅天理。在律當以凡論謀殺定罪。月槎先生此傳。不書其姓。與其夫子之名。可謂隱惡矣。至其以母故不敢言得爲親者。諱之義說者。以夢中之詩。傳播人間。責劉安知非好事者爲之乎。抑劉憐烈婦死不瞑目。而偶洩夢中語乎。然不必責劉於事敗後之必當曲爲容隱也。文言釋坤履霜堅冰之漸。義與春秋實相表裏。聖人已爲處人倫之變者言之。劉之罪在遺其妻不聽。不能以禮防閑其母。迨其妻復歸而又貿貿以出。致陷其妻於死耳。余欲伸烈婦之氣。故選是傳。頗近稗官家言。故編入雜體。

兄弟訟田公案偶紀

故民陳智有二子。長阿明。次阿定。少同學壯同耕。兩人相

藍鼎元 玉琳 漳浦

友愛也。娶後分產異居。父沒。剩有餘田七畝。兄弟互爭。親族不能解。至相爭訟。阿明白父與我也。呈圖書閱之內。有老人百年後。此田付與長孫之語。阿定亦曰。父與我也。臨終批囑爲憑。余曰。皆是也。曲在汝。父嘗取其棺。斷之。阿明阿定皆無言。余曰。田土細故也。弟兄爭訟大惡也。我不能斷汝兩人各伸一足。合而夾之。能忍耐不言痛者。則田歸之矣。但不知汝等左足痛乎。右足痛乎。左右惟汝自擇。我不能強汝兩人各伸一不痛之足。來阿明阿定答曰。皆痛也。余曰。噫。奇哉。汝兩足無一不痛乎。汝之身猶汝父也。汝身之視左足猶汝父之視明也。汝身之視右足猶汝父之視定也。汝兩足尙不忍舍其一。汝父兩子肯舍其一乎。此事須他日再審。命隸役以鐵索一條。兩繫之。封其輪口。不許私開。使阿明阿定同席而坐。聯袂而食。並頭而臥。行則同起居。則同止。便溺糞穢同躡。同立。頃刻不能相離。更使人偵其舉動。詞色日來報。初悻悻不相語言。背立側坐。至一二日。則漸漸相向。又三四日。則相對太息。俄而相與言矣。未幾。又相與共飯而食矣。余知其有悔心也。問二人有子否。則阿明阿定皆有二子。或十四五。或十七八年。齒亦不相上下。命拘其四子。偕來呼阿明阿定謂之曰。汝父

不合生汝兄弟二人是以今日至此向使汝止子然一身
 田宅皆為己有何等快樂今汝等又不幸皆有二子他日
 相爭相奪欲割欲殺無有已時深為汝等憂之今代汝思
 患預防汝兩人各留一子足矣明居長留長子去少者可
 也定居次留次子去長者可也命差役將阿明少子阿定
 長子押交養濟院賞與丐首為親男取具收管存案彼巧
 家無田可爭他日得免於禍患阿明阿定皆叩頭號哭曰
 今不敢矣余曰不敢何也阿明曰我知罪矣願讓田與弟
 至死不復爭阿定曰我不受也願讓田與兄終身無怨悔
 余曰汝二人皆非實心我不敢信二人叩首曰實矣如有
 悔心神明殛之余曰汝二人即有此心二人之妻亦未必
 肯且歸與婦計之三日來定議越翼日阿明妻郭氏阿定
 妻林氏邀其族長陳德俊陳朝議堂求息姊妹相扶攜
 伏地涕泣請自今以後永相和好皆不愛田阿明阿定皆
 泣曰我兄弟蠢愚不知義理致費仁心今如夢初醒慙愧
 欲絕悔之晚矣我兄弟皆不願得此田請捨入佛寺齋僧
 可乎余曰噫此不孝之甚者也言及捨寺齋僧便當大板
 撲死矣汝父汗血辛勤創茲產業汝兄弟鸚蚌相持使禿
 子收漁人之利汝父九泉之下能瞑目乎為兄則讓弟為

弟則讓兄交讓不得則還汝父今以此田為汝父祭產汝
 弟兄輪年收租備祭子孫世世永無爭端此一舉而數善
 備者也於是族長陳德俊陳朝議皆叩首稱善教阿明阿
 定郭氏林氏悉歡欣感激當堂七八拜致謝而去兄弟妯
 娒相親相愛百倍曩時民間遂有言禮讓者矣
 曠魯之原評曰此案若尋常斷法弟兄各責三十板將
 田均分便可片言了事令君偏委婉化導使之自動天
 良至於泣涕相讓此時兄弟妯娒友恭親愛豈三代以
 下風俗哉必如此吏治乃稱循良
 青瑤曰履園叢話載陸清獻公宰嘉定有兄弟爭訟不
 休公謂之曰兄弟不睦倫常大變予為斯民父母皆予
 教訓無方之過也遂自跪烈日中訟者感泣自此式好
 無尤此蓋以至誠惻怛動之也錢氏謂為道以德齊以
 禮而有恥且格者是矣鹿洲先生之判此事與清獻蓋
 異用而同功專以發動其天良為心而已陸以活冷塵
 雜識節錄此事以示折獄良法而閩人林君琴南鐵笛
 亭瑣記亦述此事但與先生所自述互異以鐵索兩繫
 輪封其口為以竹筒通鐵繩於筒中兄弟相去二尺其
 後判其二子為丐及令二人各與其妻計議等事林氏

所述均與先生自敘不甚合蓋出自胸臆未檢公案原
書也。近出碑說曰活世生機者亦載入此情事
中。復入情而歸家各與話。又接鹿洲斷此一事亦仿
淺人。都復能讀亦可訓俗也。又接鹿洲斷此一事亦仿
自前。人不必為當日心裁楊重雅同治德興縣志卷八
名臣傳。載祝無功。璽卿世祿年十九始讀書。以舉人官
黃陂教諭。嘉靖己丑成進士。令休寧。有兄弟訟十年不
解。者世祿曰。此未可曲直折也。乃鑿以瓊令朝夕同
臥。起久之。遂為兄弟如初。官至尚寶卿。致仕。據此。知藍
氏乃正仿無功處。置人骨肉。聳動其天性之法也。無功
官休寧時。吾曾見其為縣人王氏題其家規。行書手卷
筆墨飛動真奇迹也。

涂宗濬軼事忠雅堂文集

蔣士銓鉛山餘

涂宗濬家世貧。父某。攻木為神像。以自活。宗濬習其業。嘗
隨父居僧寺。日雕鏤。夜讀書。無膏油。乃執書坐佛膝上。就
神燈吟哦。誤觸琉璃。墮地碎。僧怒。罵之。宗濬拂衣歸。就其
里蔡氏學。蔡氏輒衣食之。及宗濬為大司馬。予告歸。親掃
蔡氏之墓。歲時致祭。必痛哭。每過讀書之鴨湖。必歎
不忍去。先是其祖苦貧。嘗拾遺金約重十五鎰。待之道左。
數日無至者。乃密藏之。越三載。偶於肆中聞客談遺金事。

就問之。信遂舉以還。客久之乃生。宗濬焉。當宗濬為御史
詩朝。鮮為關白。侵暴來乞師。朝議不允。乃抗疏曰。朝鮮我
屬國也。急而求救。不應。失遠人心。且非春秋救災恤患之
義。大學士張文端。隨其議。贊從之。朝鮮以安。
青垞曰。涂尚書風骨露於微時。肝膽見於宦達。風義篤
於榮歸之後。尚是讀書人本等。應有之義。獨其祖父土
直財利於困頓之中。經三載不一動念。乃為能人所不
能者。與世傳桐城張文端。文和之先人。得窖金百萬。而
仍食貧。以終。如出一轍。氣量宏厚。福澤歸焉。豈徒果報
之說云爾哉。覽者可以興矣。

書杜和尚事言起堂遺集

呂德芝黃岡時業

靖州天柱縣邊苗地也。有一徑方四十里。可達黔中。郵遞
甚便。而叢荆箐杞。彌互山谷。諸苗穴之以肆剽掠。有行僧
杜和尚者。能詩歌。語天下事。如指掌。大抵明末高人為僧
者也。武勇絕倫。熟遊其地。欲闢此徑。募積多貲。具鋤斧。僱
健夫百餘人。力事斬伐。月餘成坦道。十餘里。諸苗羣阻之。
杜持鐵杖。可五六十斤。獨戰斃三苗。會餘皆披靡。散。凡三
月。竟成康莊。當事者擬旌之。笑卻去。遂結庵中途。獨居以
護送來往。數年矣。一日。胸後有異僧。負裝掛木。緘大刀入

庵釋任呼杜具湯沐聲甚厲杜訝之方事水火倖首竈前
 僧入其廚脫地有鐵火叉一足躡之即一足踏杜頸杜一
 手起僧迸擲牆上額破僧起奪火叉拔木函刀來砍杜急
 拾木片方八寸許左右格避應削且盡因奪門出僧疾追
 走二三里時黃昏杜望山走渡小木橋因猿掛橋下僧過
 橋追之杜從下曳其足僧墜沮泚中杜下奪其刀問來故
 不應杜欲殺之亦不應固詰之乃曰知爾武勇欲降爾相
 幹一事今不諧殺耳復何問杜嘆曰吾老矣天下大事亦
 久灰心况他勾當耶然爾敢忤我亦有膽識者携手歸庵
 具湯沐飲食詰朝別去杜後語人吾黃岡人先人邱墓在
 黃今年暮思歸正邱首言之輒歎息泣下後不知所終康
 熙戊子靖州人遇吾友皮孝廉日升問杜已歸黃否皮固
 不知因告余以其詳余聞而異之因書其事將訪諸吾邑
 之杜氏云

青培曰黃岡杜氏自飢鳳軒老人昆弟後至清季孝廉
 明經尚不乏人今殆無復知有杜和尚者矣和尚與飢
 風生同時均為不忘前明之人而又均為有心終至灰
 心者時素明經極留心吾鄉文獻周是園編修纂湖北
 通志兵事時曾得見所撰蕲黃四十八砦紀事之作及

余輯山砦故實而此文不可復見矣此篇寫杜僧具大
 願力兼蘊有冒險之性而武力又足以濟之與異僧酣
 鬪不亞雙龍天矯極變化奇詭之觀

周翁傳庚東文錄 顧 鎮 古 熟

翁字伯甫姓周氏芝塘里人不詳其先所自出翁形體魁
 碩修八尺餘不持寸鐵以徒手搏人出入千百羣中如無
 人也然翁自謂以手攫搏非能者事嘗拱手鶴立而侮之
 者條忽顛蹶頭踵鼻豁若有鬼神呵之者未知何術也又
 嘗謂以力駕人無力者當坐受困乎因力於敵而我無所
 用其力斯至爾為人循謹若無能者無賴子欲從之學謝
 弗通謹厚者質之輒媿語然涉其藩籬而已弗能窺其
 奧也邑中推大力者為陳氏子能立水中以隻手迎巨艦
 當風急浪涌飽揚鈴如矢直注觸陳手輒止無勇怯皆
 攝其力疾翁之能也欲得而甘心焉倉卒遇諸隘避之弗
 及陳遽躡翁致銳前撲翁率繞陳左右盤辟迴舞陳足蹴
 拳舉盡力揮斥卒不能近久之翁條攫身空際如疾鷹急
 準側攖凡鳥陳驚顧目未承睫翁已舉身撞其胸陳遂不
 支頹然就傾乃匍匐稽首願稱弟子大將某者號萬人敵
 聞翁名延致之願與角技翁因遜強之笑曰請以數十觀

竊藉地問何用曰恐公仆爾大將怒發一擊不中翁復笑曰公毋再擊仆矣大將者愈怒再擊翁大呼曰倒應口伏地然未見翁之舉手也由是延為上客欲盡其技顧弗壯乃厚贈遣之時鏡宗伯受之負海內望卜居紅豆莊客翁翁止其莊者數歲鴻儒俊流過宗伯者翁並識其面目聆其談論晚年率能言之河東君者宗伯之愛姬也才名甚噪宗伯故豪修重以文章致厚賄投遺無虛日所受金悉貯河東所會宗伯適邑居劇盜數十輩謀劫河東君因致其賫夜圍莊勢張甚顧重畏翁欲先制之翁方浴聞變遽起右足入褥中左未遑也浴所仄門半掩盜數人挺槍入翁攜尺許布捲其槍數槍并落徐約衣結帶持槍奮呼出盜震慄失氣免脫鼠竄翁尾之連刺數盜中要害宅遶闔盜衆家人伏匿不敢動盜益猖或挾垣毀戶直闖其室凡四五處所叫囂室中索河東急翁舍前所追盜還擊室中盜室中盜紛紛藉殺一二人不後至益衆翁計河東億被劫雖強力者無能役矣遂排闥負河東決圍出匿之善所還逐盜盜失河東莫能發所藏金祛囊衣數十篋去值翁還爭棄擲道際泗水脫命盜既去徐呼其家人收弄之迎河東還不失一物宗伯捐館河東緇翁去錢氏浮沉

里間最後乃客先大父所翁時年九十餘矣兩目盡盲猶倔強不扶杖每飯盡升粟飯已輒談其少年事余方八九歲侍大父側備聞之今不能盡憶也翁言初得異僧指授積二十年乃成嘗屬余錄其法為拳譜一卷後失去又數年卒於家翁無子族子某為嗣論曰余幼讀劍仙傳輒驚惑詫異以為非世上人夫為一事誠致其精果歷久而不懈必有大過人者非異事也翁以手搏號於時顧其仆人人不見其運手之術神矣哉豈古所稱空空兒之流耶抑二十年之精心果力積於漸者然也不悅學則苟可為士而無成其愧於翁也多矣錢宗伯以文章毀譽人顧不一及翁或謂宗伯欲祕其盜劫之事者近是余為表之無使沒沒焉納蘭性德淥水亭雜識曰唐八小說所言劍仙似乎寓言而錢牧齋於明未有客謁之方巾青布袍錢以下客畜之數日後造錢之友馮班謂曰古有劍術予即其人也聞牧齋名故來見之乃俗流不我識也班問其術答曰亦服藥亦祭煉術成遇大風即轟然起行不覺已乘空矣後則微風初起而為之又後則見旭日之光即為之久久無不如意矣言別送至門外相揖班揖起已失

其人。

青坨曰東潤聲望傾當世故崎行茂異之士都歸之殆欲附以自見耳然清初天下已定文人墨客頗多假其壇坫以得名者若周翁之流有默默不得意而已宜乎容若所書語錢之劍俠一望而去之也晚節頹唐焉能有籠置奇傑之意氣也哉

平瘠獄書事漢南文略

周於智

瘠者某姓梓其業有年所矣積金錢若干衣物小具且出備工有宵人者乘其隙悉所有以去瘠者歸拊母靈痛甚晨蹶而起拉隣軍某出南城向東狂走遇鐵工某急窘之執以詣署典史楊某問則張目裂眦叩頭出血納尺許繩於案軍曰瘠者也乃者被竊侵晨拉某出若追尋者然遇工執之意其疑為竊乎繩尺許得自工囊底某未測所以也楊熟視且久訊鐵工曰若竊瘠者物矣此繩證也其承之乘咸驚且駭楊曰此易明也市繩縷二瘠獨四縷頃觀其狀得之矣押往工家金故在衣物存什一錢無矣一訊而服讞如法

周生曰昔之讞獄者曰色聽詞聽氣聽茲其聽於色乎非悉厥悃款細而與民相求奚以效其然焉於戲若楊者足

以法矣或曰瘠故孝賊之得也其母告之矣理或然歟

原評曰寫瑣屑事如生筆力堅凝結處尤妙

南寧楊繼曰得柳州之廉峭

青坨曰藍氏鼎元鹿洲公案載其官潮陽普陽時有少

婦扶老嫗遞沒字呈詞一案其事幾與此所謂瘠獄相

似然彼詞雖素樸其老嫗鄭氏尙能言可令人錄口供

此獄則有口不言唯在聽訟者之會意而已有此明察

之材而屈居於末秩並其名不傳可見時無古今一入

官場便可不論人材也

王械秋鏡叢話亦有決啞獄一事今附錄之云粵西李

令某初蒞任升堂見一人奔至階下忽跪忽起往來指

畫若有所訴隸卒捧之去間日復來令異而問之左右

以瘋且啞對命役迹之云住城西鄙已交其主約束矣

一日令有事西鄉徑造其廬問其主曰啞係何人曰

僱工新得瘋症憐其貧故留養耳詢主人婦詞同一女

甫三齡令呼女至與之餅餌食已取一枚與之曰給爾

母奉諸婦復取一枚曰給爾父女竟與啞者令悟訊知

啞係夫婦男子乃僱工也與婦私欺其啞佔其田產而

役之置二人於法家資仍歸啞者此事聽之法又於

顏色詞氣之外更開一生面吳元樞玉鐔于卷四會取此以示居官聽訟之榜樣用並附錄於此

馮行真小傳虞夏文錄

顧鎮古熟

馮行真字服之常熟人六世祖玘以甲科起家歷官福建按察副使有顯積祖復京積學善著述與盧江何仲容及同里顧慶容仲恭兄弟為文字交立清圓真正之法世無知者父班守家法學不務苟得尤邃於詩出入義山樊川間與兄舒倚據詩家利病為騷壇主盟即世推二馮先生也貞儀觀修偉拓落有大志不能頰首研席覲覲作洛下生聞邑中張某善行槩往盡其術嘗山行遇虎挺短槍斃之如獵豚犬尤善射能以後矢前矢拓石百步外所著處輒如志或云其腰間常帶二鐵丸以錦囊貯之人莫識其用會吳逆煽禍天兵南征貞謁軍門以策干闔帥聞帥異之錄置帳下委以偏帥挫賊鋒或陷陣深入無能難者賊帥趙鼎臣聚眾嵐岢山扼險拒王旅眾議環其山貞曰賊恃險而固吾師遠來仰攻之萬一小衄則軍心沮矣乃單騎入其營召鼎臣與語順逆利害鼎臣目方動貞遽叱曰若所否者當速殺我不然舉軍降耳賊相顧失氣遂聽命大軍得前進滇南平以功上格部議違歸築草堂於白茆

之鄒港授徒餬口嘗謂馮氏自唐衍後不得伸其志者多矣未有坎壈如己者往往綴小詞見志間作繪事有奇致年六十餘竟以貧死

論曰余總角時聞客談馮先生事輒問馮先生何如人先君子感然曰此故李將軍也數奇不封侯耳先生既歿遺一小藤篋封識甚密發視之皆隨征時聞帥所給劄凡十餘紙好事者焚墓下昔人歎大將軍告身止易一醉今告身一篋乃代一陌紙錢也悲夫

青垞曰鈍吟先生有此奇兒卒不能顯其父而顯其父者乃出於身後私淑之趙秋谷宮贊異世有子雲亦足酬文人生前之阨矣惜乎家世毛錐不以起家改而立功於長槍大戟中亦侷僚以死且馮氏之詩非不名家也其子之材武非不利也曾不能與造化爭使及身破一日之榮才人壯士能無短氣然世傳定遠先生應試有五經博士四等生員之豪狂脫傲迹其邁往不屑之氣曾何有羶心富貴以芥蒂其胸矧鼎革之初軍武之柄率左右於滿洲將帥之手給劄十數番祇以愚其人使死戰功成之後有反眼不相識而已行真幸未自高其功為所忤害故猶得免死不然有求為授徒餬口而

不。得。者。烏。乎。豈。獨。草。昧。之。世。爲。然。也。哉。

虞初支志甲編卷一終

虞初支志甲編卷二

青垞山人輯王葦強纂

既兒傳 淮南文略

趙壁焰 馬龍

城西村把氏子生而啞且貧歲凶父子傭以自活會父力
作山中啞兒饋食道遇賊擊死奪其糗糧並揭取上下衣
拾草樹葉瘞之去已而復甦心頗識其人而口不能名狀
也越五載獲諸市僅令償所剗財物值釋之先是啞兒艱
於擇配父母常以把氏一綫緒無託是憂適雅戶村段氏
女生二日母病不能乳育置之啞兒母遇諸塗懷以歸自
幸得女兒有婦矣此其作合得非天意哉兩姓相聞旋聯
秦晉歡而把氏母出於葉葉與段瓜葛為姻姪段氏有喪
再葉與把偕往弔悉循姻戚發奠儀又間通以財把氏母
故啞兒與父常外出女無依葉氏窺女長可屬事以舅氏
呼任襦褌役氏愛女淑欲即是計為子媳也於是指赴段
氏弔及所通財詐作結襦符媒妁則誣稱兩有夫之婦口
以對女知之號哭求歸不得把氏以其事鳴南寧令王公
核而得實令為夫婦如初人皆為把氏慶矣雖然使此女
而或厭把氏之貧且恥為啞兒婦即脅奪其志脫不執婦

道其若之何有婦之幸也而豈知女固食於葉而鬱鬱
久居此者也女固日以不得歸把為快者也女固歌歌
以活我之恩為不可忘而常泣涕逃歸於把數數者也女
也如是今而後啞兒真有婦矣南令王公賜以俸為合卷
資同邑于大夫莫不高邑侯之義而憫啞兒之困頓也釀
金助之事在康熙己亥十月

原評曰學古而得其修潔處

青垞曰郝蘭泉曝書堂文集載北平有一盲兒婦名錢
兒為人所奪錢兒不從事與此相類經縣宰判歸盲兒
并賦詩云耳聞籥鼓喜孜孜付爾青旗助爾資好向暗
中頻摸索身邊可有小錢兒亦佳話也

江西某先生傳式訓集

張柏恆 雪航 安邱

江西某先生逸其名明未殉國純臣也父屢空訓蒙餬口
年四十始娶生先生家益累因攜之赴館備掃除使一日
謂其父曰書有五經何諸生祇誦詩父驚叩其故三百篇
朗朗皆能背誦蓋聞人讀之固已默識之書易春秋惜尚
未有讀之者父怒叱之曰吾一生為詩書所誤誓不使子
孫識文字今若此是一誤將再誤也請於主人煩以家門
之役驅之先生性高傲不順頤指往往多觸忤乃遣歸寄

食於舅醫也。設藥肆於市。先生至日供樵。採迂道過村。塾詣其師。悵然曰。吾父一生為詩書。所誤誓不使子孫識。文字故舅以為禁。竊檢篋得漢書數卷。懷袖間不識。者以意充之。大義亦頗曉。解出質一字。不訛師奇之。與言文問。文何若。曰。發明四子書。取科名者耳。先生遂借諸師。攜入山中。三日手樵而神會之。擬文十餘篇。用枯枝劃蕉葉。送師閱。師不能解。漫置諸窗。既而師之師某公來。塾見蕉葉文。詢得實。曰。無怪爾之不能解也。我能解亦不能。作旋澆師為先。容贈以衣冠。冀一見其人。舅固謝曰。其父一生為詩書。所誤誓不使子孫識。文字吾將以何面目見。其父哉。又念公林下鉅卿。恐以勢來。急匿先生於遠村之蔬圃。久之習其業。鬻蔬至城。聞邑試。私計曰。是即塾師所云。取科名者乎。因荷蓀入縣門。被呵於隸。抗聲大言曰。試士固論。文耳。何阻我。宰授筆札。面試之。不移時。連成七作。皆老宿所不能道。幸改容加以殊禮。遂拔冠軍。是時先生始十三。齡也。父聞趨至。憤爭於縣庭。幸笑與語曰。汝一生為詩書。所誤誓不使子孫識。文字今有子不肖。我為之主。不能遂汝志矣。父無奈。拂袖快而去。

論曰。先生無師承。無友助。年未成童。於困頓挫折中。文名大顯於時。是所謂生而知之者也。然嘗聞其殉國時年。已五旬。去鄉會中式。不數稔。則是老於諸生者。且四十年。又何嘗不為詩書所誤哉。

自記曰。金鄉楊雲亭先生。嘗守江西之建昌。知某先生生平甚悉。尤奇其幼年之遭。非人情所及。料也。為余述之。而惜忘其名。因為立傳。稱江西某先生云。

青垞曰。某先生之父。因一生誤於儒冠。乃堅持坐廢。佳兒不令識字。牢不可破。一奇。某先生處嚴威之下。偏能早歲絕塵。而奔決。不如其父之志。二奇。老於諸生。四十年。果如父料。而能以身殉國。三奇。烏乎。蘇秦之學。不為父母所容。王湛之賢。不為宗黨所識。謝惠運才。悟方明。待以常兒。衛青少時。諸兄不以為弟。章皋不禮於婦翁。蘇頌奴於其父。殆某先生父之謂乎。智奴不慧。道士禮為太乙隣。辛衰翁伍伯。指為司命。懶殘一丐者。而鄴侯著眼。寒拾兩火頭。而豐干饒舌。殆某公與縣宰之謂乎。而某先生所遭。如楊繼盛及李聯秀之厄。於悍嫂。其不可測。則又如胡安國與張仲舉之變化。倏忽邢部。讀漢書五日。略能記之。與此讀漢書。奚異。徐鏞俄頃。疏貓故實。至七十餘事。與此移時成七作。奚異。但胡張有某先

生之才而某先生之處逆則與楊李同與胡張反而成之反易於胡張誰謂古今人不相及也耶○葆心按某先生者即臨川陳大士先生際泰也觀所著已吾集中房書自序所述幼時讀書之苦並竊讀漢書一事與此所述相合即其自述風檐中考試之苦亦與此因諸生四十年合作者為隱其名殆以殉國有所避忌也耶惜已吾集不在行篋無從取其自序與此傳比合之並訂其違異云

許文宗傳 鄒芸文集

李騰華 鄒芸 新昌

許文宗不知何許人或曰晉人有所避者也初遊寧州寧州人多從之遊名其格鬪諸法有言於余大父者大父固倜儻好技藝因招致之與談則兵家器械之屬無不諳習文宗亦重大父為人事如父而依以居置妻子往來南昌瑞州二郡間而是時浙人謝天祥閩人王士虎皆距文宗先後至挾其術授徒有重名天祥工飛步臥大竹如地踏演拳棒揮轉自如牆壁釘可縱立其上特自負忌文宗名相晤文宗又數揚之則益慕文宗莫己若百計激文宗欲決勝文宗堅不動後偵他往約百餘人遮於路時文宗僅二徒從先遣一人者與鬪顧不數接天祥遽謝罪則謂之

曰吾異日豈恒怯哉蓋恐敗爾名也士虎其自負如天祥徑謂文宗搏文宗熱視之吐曰何為帶量天尺鐵鑄如瓦襲以綿細之週身大小數十片手各藏鐵條一鏢中指鋒利如鏢文宗故自縛右手於身徒左手與士虎鬪士虎乃揮兩手連鈎擲遍文宗文宗一躍出其背指其腦曰倒士虎則應聲仆文宗蹴而大矚曰爾量天尺何為者耶士虎起匍匐稱神人卒奉贄為弟子文宗寓有大棹木理堅嘗手掂其角或戲言爾豈欲墮是大父曰噫是以斧且須再四何物手為文宗曰幸勿索償耳手起角墮其痕如劈某者稱有神術舉體任叢毆腹尤健繼以石石毀而坦如故文宗以一指指之某即狂叫文宗嘗曰技藝以練氣為主氣練則力優則神暇神暇則法精人謂余勝人以法而不知法帥於神副法以力而不知力鼓於氣蓋練之者熟也夫然余一身所有皆足從心應變而人無敵雖頸亦莫與以能撼試纏以水浸粗識書翰豪健沉警重然節斷驗之良然文宗豐頤長榦粗識書翰豪健沉警重然諾無枝刻行故所在愛昵之素弗疾即疾益校博談笑為樂無藥餌死時臥數日矣忽蹶起跳擊一空至穿壁

詢之則故與人鬪。逮革呼大父曰翁不助文宗一臂乎。大父故呵嘗則益跳擊不少休。又曰人多矣須四五弟俱來。蓋謂蔚園玉階二叔也。頃之遂死其死之前數旬固欲授二叔父鎗法言可敵多人。余家故邀數十輩持竹竿作鎗試文宗文宗手一竿從容行衆竿。颯沓環而進及隘竿益四面集文宗則奮臂以揮衆竿。四面落地數十輩鮮不翻仆。觀者咸愕。胎稱善云。

青垞曰文宗之技超乎力與勇而上求之神與氣而其妙尤在乎熟然則此事初非可執著求之者徒讀咸南塘之拳經黃主一之內家拳法無益也。

書蔡乘公事忠雅堂文集

蔣士銓 心餘 鉛山

台州距海六十里。康熙己丑。南昌蔡乘公以郎官出典郡。先是海上有閩賊曰蔡元亮。本武弁。數犯法。逸入海為盜。嘯聚萬人。舳舻相貫。舵樓建五丈。踞洪濤中。焚劫客舟。無所憚。行者病之。乘公聞而惡。欲與總戎計禽之。未發會督撫馳檄往捕。約以午日合軍寧海。屆期文武官集海上。從兵千人。駕鱗艦。且行。乘公止之曰。三軍所以利用揚旗。鼓儼是賊靜而我動也。以動制靜。戰必不克。佳日幸賊無備。請先取估。煽衷甲往。然後縱戰。艦聲氣而濟。阻隘一擊。

克何有焉。衆悅服。從之。半濟賊將我掠已而曰。良日也。不顧而去。中流樂作聲。被水面其踞上坐。擁妖姬十數。人而嗜者。蔡元亮也。我舟師之入於臨賊泊斷岸。攜婦人去。而宴諸原。我兵進奪賊舟。殺榜人。弓矢鎗。噉皆我。有而戰。且來賊覺。反覘之。窘蹙莫可遁。持短兵。躍沙嶼。間罵不絕。我舟連弩。齊發。賊皆應弦死。流矢中元亮臂。縛之。繫餘賊。以還是役也。獲賊百有七十人。軍械火器無算。捷聞。總戎酌公三爵。曰。此太守功也。初。乘公之會兵也。戒妄殺。故降者皆得生。比繫囚。至元亮魁梧。偉男子也。訊之。應對慷慨。賜以酒肉。辭曰。性喜佛。不茹葷。不得已為賊。非嗜殺人者。鞠其黨多。四方大估。為賊所掠。非盜也。乘公庭釋之。總戎忿將具縱。賊罪劾太守。會寧波有使者來言。客有浮海者。某日劫於海。賊案來。牒與鞠。語符總戎。乃慚服。後囚元亮。京師聞上親鞠之。赦其死。令立邊功。以贖卒。不知所終。乘公幸遂平。隣邑有盜。日修二戕。命劉政攻人甚衆。河南大猾也。有司捕之。三年不可獲。而時以劫聞中丞。怒召諸令問狀。皆以賊出我境。為對。乘公默然退。聚伍伯訊之一。老蒯曰。聞郟城郊有誅莠。而新墾者。疑賊處。公能疾往。捕之。可盡縛矣。乘公從之。至郟城宿旅舍。有豔婦自內出。酒。

家倡也。勦以金調之。得其與賊狎狀。且願其勦往。於是
 冒勦為兄急。偕去。賊不能疑。飲食之。而歡。明日。秉公微服。
 偵之。簷菲。衛者皆健兒。遠望如田家。而門戶嚴密。不可
 服。襖而陰。乘公笑曰。賊盡今夕矣。集壯卒五十人。
 信。語分遣去。且召倡。婦授以策。約曰。事濟。厚酬之。倡諾。復
 往。賊所。泣曰。妾有仇在東郭。願公甘心焉。然彼衆恐一
 且敗。公名修。二怒。蟻聚亡命。嚴戒而去。留二三老嫗者。擊
 柝。衛其廬。因閉戶。置酒。恣為淫樂。婦婉媚。賊醉如槁。
 木。婦乃。衣脫弓。絃縛手足。而秉公導賊十捕者。斷扉
 柵。殺守者。已排闥入矣。於是負賊挾婦。俱走。舉火大焚之。
 烈。焰中。老。勦。乘。縛。數十人。至曰。某等伏林莽。間。避。賊。蜂
 擁。至。分。擊。之。禽。其。大半。逸。者。約。二十人。耳。語。未。竟。餘。賊。望
 見。火。光。返。奔。來。救。乘。公。壓。衆。擊。益。力。賊。駭。竄。不。知。適。從。遂
 盡。為。我。禽。賊。居。故。曠。僻。是。夜。獲。賊。六十。餘。衆。鄰。村。無。有。知
 者。質。明。乘。公。出。錢。五十。萬。分。資。衆。劑。及。倡。婦。事。聞。中。丞。大
 悅。特。疏。紀。其。功。而。河。南。盜。遂。息。

餓亦死於凍。使得夜有煖屋棲身。日聞行乞。餓口似尚可
 衣食之。直視其死不救。何以爲情。因思此等餓孱。固死於
 甚憫之。奈隻身遠竄。旅况蕭然。既無以安置之。又無資以
 城外彙集空地。至春後開一穴掩埋之。歲常五六百人。余
 及千餘人。嚴冬酷寒。無衣無食。死亡不計其數。官爲棧送
 則流爲餓殍。此窮棒子之所以多也。吉林每歲窮棒子幾
 有之。死於道路者。又有之。其幸而不死於虎狼。瘋瘴。道
 年自壯而老者。其最下則死於虎狼。瘋瘴。道
 終身溫飽。積餘費。作經紀者。有僅足供一身衣食。年復一
 至此。邦供。劄。參。之。役。至死。不返。有徒手起家。數十萬者。有
 故直隸河南山東山西以至大江南北。無業丁夫。多襤褸
 藥也。佳者數百。換至下。以數十。換。每歲須劄夫數萬人。以
 子。又高麗。稱窮賤者。爲棒子。棒子而窮。故窮之云爾。參珍
 人。何以棒子。稱吉林產參。土人稱參爲棒。稱劄夫爲棒
 鐵保長梅
 其人奕奕如生。

活其什一。爰與當事將軍都統同知籌議。各出貲百五十千。共六百千。租小店六七處。俱烘熱坑。令窮人棲止。午間天燠。則赴街市行乞。又有官設粥廠。是歲死者僅百十人。全活者六七百人。次年。則將軍轉飭同知曉諭各鋪商。攤捐得錢七百餘千。亦照此例行。是年天氣大暖。米糧豐稔。死者益寥寥矣。余此舉也。非有釋氏陰德冥福之見者存。亦不敢有儒氏民胞物與之見者存。不過見孺子將入井。則垂涕救之。發於情之。不獲已云爾。嗟參珍藥也。為其救人而貴重之也。乃人之趨利者。第見徒手起家。及終身溫飽者。則欣之羨之。尤而效之。不遠數千里。拋妻子。棄親故。羣聚於此。卒至得不償失。葬虎狼之腹。遭風瘴之毒。凍餒以死。不勝悲屈哉。使若人。不求目前之利。坐守家園。或耕或役。尚可作太平無事之民。老死邱首。亦不至作他鄉路死之鬼。是參之能活人。亦參之能殺人。也。且吉林為邊遠之區。內地官民有罪者。始分遣戍。此輩俱未犯法。條乃甘心自遣。死於非命。罪等極刑。其愚真不可解矣。為作窮樵子說。以告世之驚意外之利。而忘切身之害者。

會衍東人參考曰。參之為用也神。故其為物也貴。所以為非常之用者。斯有非常之寶。士人寒素。淡泊自甘。無

需乎此。然或進以奉親。假以調攝。即不能少。至今大官貴賈。在所常御。且大內尤為珍重。依古以來。皆有之。明季。沁州高麗。邯鄲。百濟。澤州。箕州。并州。幽州。嬌州。易州。平州。並產焉。而上黨山谷者。為最上。黨今潞州。太行。紫團山。又出紫團參。高麗新羅。百濟。其參結子。十月下種。如種菜法。春苗於山陰。初生一極。五葉。四年。極二十年。極三。再久。極四。各五葉。中一莖。三四月。花細如粟。蕊如絲。色紫。秋結子。類小豆。七八枚。自落。我朝。獨重遼參。實乃神草。王氣所鍾。味勝力洪。他皆不及。其產地。則曰鳳凰城。土人採取甚早。又有船廠。去鳳凰城三四千里。稍堅。實六七月。可採。又寧古臺。地處極北。去船廠又五千里。地極厚。天極寒。深秋。冰雪載道。採以八九月。其體堅實。少糙。而多熟。蓋產參之地。本不止於鳳凰臺。要得以鳳凰臺。概之。如新城。舊城。地道雜多不一。惟以參之色光體圓。質熟內湛。為上。論貨不論地也。參入中土。分等第。有五六十種。名目如披頂。紅塘。西貨。統頂。二頂。次頂。大揀。中揀。中小。熟短。中大。二修。尖。太參。頂條。短兼皮。頂。糙。縹。白。棍。片。料。淨。鬚。條。參。蘆。空。紅。箱。底。或以枝。幹。之。強。弱。顏色之鮮。剝皮。蘆。鬚。末。罔不別類。分標。眩人耳目。

藉以高其價值。因而採取人多。滋長不及。售之者。費用之者。多其貨。遂至日低。一日其價。因之。年長一年。卽內府庫貨。亦無久貯。皆隨收隨發。以爲匪類。甚矣。人之趨利若鶩也。吾登萊一帶。游手之民。往往跋涉數萬里。偷挖私貨。雖法有嚴禁。皆慙不畏。懼其爲害也。害於苦寒。害於驚遠。害於虎蟲。官禁種種。而惟是營求哀哉。論曰。余在邊外四年。此條辨證最確。不特得之採訪。亦復親爲考據。一物一地。曾無蕪飾半字。

青坨曰。近歲高麗。侵爲日本所寵。有都出種植者。無論矣。卽遼東。侵亦祇有所謂移山。侵流布市間。前此。創深山所得之野。侵乃至百不一二。有之。且數百換不止也。梅庵此文。作自乾嘉間。乃爾時。卽有數百換數十換之昂。吾爲證。以梁氏退庵隨筆。知清代。侵值每進而益貴。梁氏引趙甌北詩。鈔自敝云。曩聞國史。國初以侵貿易。高麗定價一兩一觔。高人詭稱。明朝不售。以九折給價。而我國捕獲偷掘參者。皆明人。以是知高人之詐。起兵征服之。迨鼎定中原。因售者多。其價稍貴。然考查。梅餘壬辰甲午兩歲。俱有謝揆凱功惠。侵詩一云。一兩黃。侵直五千。又云。十金值一兩。皆康熙五十年後事也。乾隆

十五年。應京兆試。恐精力不支。以白金一兩六錢。易侵一錢。二十八年。因病服侵。高者三十二。換次亦僅二十五。換時已苦難買。今更增十餘倍矣。詩中所云。中人十家。產不滿一杯。味又云。乃因價不豐。翻若天勢。利但許活。富人貧者。莫可冀。豈不重可嘆哉。據梁氏所引。知當時由二三十換。更增至十餘倍。正與梅庵所云。數百換者。合知乾嘉時。侵值如此。自後但有漲無跌。且更無復當日之佳品矣。又據鄭光祖一班錄論物理云。人侵乘王氣而生。爲補益聖劑。價莫高於嘉慶初年。亦莫廉於今日。前時銀以百換者。今一已可換山海關私侵之禁。甚嚴。民間所用。難卜真贋。鄭氏所云。值廉之時。乃道咸以後。事其云。高於嘉慶初年。則正與梅庵退庵所言。同曾氏所論。亦二庵同時之情形也。光宣間。余居京師。則高麗青林昂者。至六七十換。而止。漢口則競尙美國所產之西洋侵。亦七八十貫一觔。至今且日有增加之勢。而今日之吉林業侵者。亦無復梅庵七如所嘆之艱難。險阻。交通日便所致也。道光初我大父竹村贈君在漢口得數百換之品。嘗因從子出痘。飲以少許。致損其一目。蓋真品之力如此。

崇症惟清齋集

鐵 保 梅 白 鹿

鬼狐之說。余素不信。然亦有確而可徵者。丙子春。余戍吉林。同行張壽民。學博通醫術。有客患淋症。求診視。其脈有異。張詰之。恹恹良久。而後告曰。余去年八月間。偶作狹邪。遊過一家。其妓亦素識者。入室坐談。假傍之間。妓以手摸余腹。其冷如冰。覺腰背作寒。戰踉歸。即得是疾。又每合眼。輒見一穿紅衣赤下體。少婦形容極惡劣。向余求合。每合必遺。後不合亦遺。久之。又引一極小者。淫褻尤甚。每來其手一抱腰。即遺不勝。其擾張恐。其有冤業窮之再三。但言少時。曾狎一婢。後轉嫁。不得其死。余實無致死事。其鬼亦閒來求合。此外無他事。又其友人言。伊一妾新死。亦有男鬼纏擾。如紅衣者之魅。夫真不可解。張因婉言謝之。授以鎮精完神之劑。而去。此事不奇於鬼之求淫。而奇於得病之由。不在鬼而在妓。尤奇於夫招女鬼。妾亦諧男鬼。交一至於死。一至於病。而亦必就死。其中有無冤業。隱昧之事。君子不敢臆。虞然其邪招魅。感應神速。則確而可信也。夫磁石引針。琥珀引芥。物理昭然。心有所感。則邪氣乘之。而入。幻為少婦。幻為稚女。又幻為已死之婢。其妾復與鬼交。皆其一念邪僻。階之厲也。可不儆懼乎。為記其事。以告世之喜遊狎邪者。

青垞曰。名家文集。不載炫奇徵異之事。謂其近小說。有忤文律也。器庵制府。與同時法時帆學士。均八旗中擅詩者。而不以文名。其集中多小品。在名家皆在所棄。而此類之文。恰為支志所適用。篇中斷理。亦有觀弈道人筆記之風。此事確有罪孽。率經。但其人自諱之。耳。履園叢話。精怪門。有男女二怪。一則其事。與此頗相類。又一說。部所述亦然。則裨官互相勸襲之習也。此得之目驗。當較可信。

史八夫人後傳。江甯人物志。姚 龜 桐 城 傳

上元烈婦史可模。妻李氏。閩部可法弟婦也。可模為順天庠生。娶李三。截以病卒。氏守節事姑。孝侍太夫人。隨可法來金陵。國變。後有顯官欲娶之。以危言脅其必從。氏聞之。取利刃。割耳。截鼻。家人排戶入。已死。地下夜半始甦。後姑病。割股以療。年七十二卒。

青垞曰。廣虞初新志。錄汪氏史外。收入史八夫人李烈婦傳。然於八夫人自戕時事。不及此詳。而到肉療史太夫人。及年七十餘始沒二節。亦可補汪氏史外之缺。故登之。又考朱氏纂人物志。列女傳。乃缺載最烈之一人。即明羅田令梁忠烈志仁之夫人唐氏。從夫罵賊死。事

甚烈朱氏豈未考明史忠烈本傳也耶亦足見修志求
無遺漏之難矣特并補正之○汪氏史八夫人傳有曼
叟氏今文質疑創改其文謂其後論全是時文庸套凡
意旨不貫概用而字然字敷衍窘態可掬其所糾正頗
合此傳為姚楷抱所裁訂較汪作簡潔多矣又朱駿聲
臨嘯軒筆記云史閣部無子以副將史得威為子夫人
李氏以太夫人在不死後勢豪求為室夫人割耳鼻明
志此誤以史忠正弟婦事竟屬之公夫人大不安也亟
為正之

書孝豐知縣李夢登事章實齋文鈔 章學誠會稽

住在都門閱邸報有知縣以斷獄具詞不如令式為巡撫
劾罷者其詞癡絕絕類科舉帖括中語人以為笑乾隆三
十八年中春客寧紹道馮君館舍晏間無事相與舉舊話
資諸譴為誦獄詞座客皆撫掌鄉人陳君然聞之慨然曰
是前孝豐知縣李夢登也是古循吏坐不諳官文書罷去
縣人至今思之可慨也因詢陳君具其始末夢登福建
某縣人乾隆某年舉於鄉庚寅除孝豐知縣孝豐為湖州
下縣風俗淳樸稱易治夢登既除吏不攜室家與同志三
數人惘惘到縣皆絮袍布被挾冊自得始謁巡撫門者索

虞初支志 甲編 卷二

金不應因持刺不得入夢登則繩床坐門竟日不去曰
予以吏事見非有私謁俟公他出即與前白事奚以門者
為門者聞之勉為通謁巡撫察其狀戒之曰君懼無華
飾甚善然未嫻吏事宜亟求通律令能治文書者致幕下
庶幾佐君不逮夢登前白孝豐俸入歲不過三十金不能
供幕客食且夢登與偕來者三數孝廉皆讀書服古朝夕
講求宜若可恃孝廉者流俗用文語稱鄉舉貢士也巡撫
晒之無何卒用公式劾免歷官纔三閱月云夢登居官出
無儀衛門不設監奴有質訟者直詣廳章夢登便為剖析
因而勸諭之兩造皆歡然以解比出縣門終不見一胥吏
胥吏或請事則曰安有子女白事父母轉用奴隸勾檢者
若輩必欲謀食盍罷為農否則請俟夢登去耳縣庭無事
輒獨行阡陌間詢農桑若比閭細事遂與父老商權利病
或遇俊秀子弟執手論文娓娓竟日縣人初不知為長吏
後乃習而安之問或以公事道出鄰縣遇閭閻者輒為停
輿言訟庭勿輕語一朝之忿他日終悔之徒飽胥吏囊甚
無謂鬪者非部民往往投拜與下即時散去長吏不知也
夢登通形家言環歷城境謀所以利之登高而視喟然曰
縣衙右隙穿井當有舉科第者時人用其說果驗時孝豐

九

百餘年不登大比矣縣人因呼為李公井故事知縣抵代
 程限需兩閱月簿籍繁委不易窮究夢登之罷官也代者
 至門禪印迄長揖而去問庫廩官物猶前官封識也稽文
 案簿籍曰自有主者察獄訟曰悉勸平之後官或訪焉則
 綈袍把故書見人訥無他語終竟亦不報訪也然不自
 省得譴所由以書徧抵同官曰夢登為縣僅三月未嘗得
 罪百姓有事未嘗不盡心然竟坐免何故因乞為偵狀蓋
 終不曉獄詞非格也聞者憫焉夢登罷官囊甚不能歸百
 姓爭食之負販小民各以所羨果蔬粟米侵曉雜沓投門
 外比門登取給饔餐亦不辨所從來無則閉關橋坐臥然
 閒居周一歲未嘗有大匱乏最後縣人贖金為治歸橐并
 製青蓋為贈題名至萬人榮其行初夢登在官獨行村落
 間聞老婦哭而哀詢之云夫死子貧不能養夢登惻然召
 其子賜錢二緡俾市易逐什一其子後稍裕至是糾嘗受
 惠於夢登者凡數輩徒步負擔送夢登抵其家

青垞曰雨漢悃悃無華之循吏惟實齋寫得出惜乎錢
 衍石碑傳集守令中遺之蓋章氏文未行世衍石未之
 見也○陸心源等同治湖州府志卷六十三名宦錄据
 實齋此文列入清代名宦中李氏循績可藉此永傳於

孝豐亦公道不沒之一端也

吳鎮狄道

打虎任四傳關中兩朝文鈔
 打虎任四者渭源農夫也而家實居狄道父死於虎四乃
 習為鳥槍誓殺百虎以報父仇凡捕虎必結隊鎗發則二
 人持叉以禦或連發否則能隨烟起處攔人也四初與人
 借後則隻身往迹虎每遇之則一鎗立斃蓋得其要害云
 四本殺虎以復仇久而成業秦隴獵人爭師之每隣邑有
 虎暴必來迎四四偕其門人往虎無不得者收其牙皮歲
 足代耕而厚謝者或至得一虎而錢數十緡諸獵徒無不
 求假焉俗云活虎之髓毫能照人畜本相四嘗鎗虎倒地
 氣猶菲然遠拔其毫以照人竟了無所見乃知俗言妄矣
 四自少至老計所殺已九十九虎而不滿百乃裹糧入深
 山結巢以俟忽一虎咆哮至鎗不及發四幾為所噬俄而
 雲霧晦冥若有神人呵虎去兼責四過殺者乃歸而焚香
 灑酒告其父靈並戒兒孫子弟世世勿復與虎仇也遂溘
 然疑虎皮而逝事在康熙雍正間至今猶渭土夫猶有談
 打虎任四者按紀文達云依實載東原曰明代有唐某甫新婚而我
 子孫知不能殺虎亦皆非我子孫也故唐氏世世不能殺虎非與我子孫
 均因報仇以成職業而其後乃恰相反蓋古今因虎激成爲孝子者多矣

槐西雜志曰族兄中涵知旌德縣時近城有虎暴傷獵

戶數人不能捕邑人請曰非聘徽州唐打獵不能除此患也乃遣吏持幣往歸報唐氏選藝至精者二人行且至至則一老翁鬚髮皓然時作嗽一童子十六七耳大失望姑命具食老翁察中涵意不滿半跪啓曰聞此虎距城不五里先往捕之賜食未晚也遂命役導往役至谷口不敢行老翁啞曰我在爾尙畏耶入谷將半老翁顧童子曰此畜尙睡汝呼之醒童子作虎嘯聲果自林中出徑搏老翁老翁手一短柄斧縱八九寸橫半之奮臂屹立虎撲至側首讓之虎自頂上躍過已血流仆地視之自頷下至尾間皆觸斧裂矣乃厚贈遣之老翁自言煉臂十年煉目十年其目以毛帚掃之不瞬其臂使壯夫攀之懸身下絕不能動莊子曰習伏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信夫

青坭曰唐裴旻一日斃虎三十有一元石明三日而殺五虎明丹徒民周錦生平會殺大小三十餘虎此三人方之任四蔑矣乃任四卒以不殺見奇復以不殺生悟技進乎道即再倍任四所殺何算焉○談蒼載釋明恭山行豬豕虎交鬪語虎曰可放令去虎不肯恭便一手提頭一手擲尾拋之深谷與虎講情可爲一笑獨異志

稱種僅爲畿令有虎害人僅令設檻得二虎僅曰害人者低頭僅取一虎放之是又與虎打官司更可發笑矣

爲虎解圍自明恭外尙有二人河南通志云梁晉通初檜欄住王屋山開兩虎突圍以錫杖揮之曰不須相爭各歸耳去明恭亦在鄭州備見野豬與虎鬪擊杖揮之曰不須相爭各歸耳去明恭亦在鄭州備見其術歎然此種事豈非神奇要即昔人所謂至人騎猛虎道力消其驚者也

陳文恭公撫秦逸事狀關中兩朝文鈔補 張 洲 武 萊 功 峯

臨桂相國勳德多在巡撫時節鉞所臨幾徧海內凡四至秦人人頌說而尸祝之利澤所布大端在人口者難可殫述獨其二事有爲人所未知者方用兵西陲所過將吏士卒須車馬孔亟有京使赴軍於道路因便簡閱實數恐缺乏羸瘠遲誤軍輿顧日馳數百里無暇赴所在徧稽繳當塗郡邑令役夫牽馬控車立道左以待經行一顧公念如此費且不貲且多動擾即詣京使謂諸所須已具無庸閱視缺之羸瘠吾任其咎君無慮也不然者吾於奏事時附奏何如其人素信公允諾以去公奏焉故雖細事而鄭乎下者至矣維南人觀察尺菴薛公家居以前所泄倉儲事被逮星流電激厥勢迅疾人謂獄且不測公素知薛公儒者爲人醇謹無他也力護持之至被訴責久之事亦少解廷臣訊鞠具獄上薛公編管山東爲庶民卒亦不罪公

戶數人不能捕邑人請曰非聘徽州唐打獵不能除此
 患也乃遣吏持幣往歸報唐氏選藝至精者二人行且
 至至則一老翁鬚髮皓然時時作嗽一童子十六七耳
 大失望姑命其食老翁察中涵意不滿半跪啓曰聞此
 虎距城不五里先往捕之賜食未晚也遂命役導往役
 至谷口不敢行老翁晒曰我在爾尙畏耶入谷將半老
 翁顧童子曰此畜尙睡汝呼之醒童子作虎嘯聲果自
 林中出徑搏老翁老翁手一短柄斧縱八九寸橫半之
 奮臂屹立虎撲至側首讓之虎自頂上躍過已血流仆
 地視之自頷下至尾閭皆觸斧裂矣乃厚贈遣之老翁
 自言煉臂十年煉目十年其目以毛帚掃之不瞬其臂
 使壯夫攀之懸身下繩不能動莊子曰習伏衆神巧者
 不過習者之門信夫

青坨曰唐裴曼一日斃虎三十有一元石明三日而殺
 五虎明丹徒民周錦生平會殺大小三十餘虎此三人
 方之任四蔑矣乃任四卒以不殺見奇復以不殺生悟
 技進乎道即再倍任四所殺何算焉○談者載釋明恭
 山行豬野虎交鬪語虎曰可放令去虎不肯恭便一手
 提頭一手撮尾拋之深谷與虎講情可爲一笑獨異志

虞初志 甲編 卷二

種種僮爲畿令有虎害人僮令設檻得二虎僮曰害人
 者低頭僮取一虎放之是又與虎打官司更可發笑矣
 爲虎解圍自明恭外尙有二人河南通志云梁晉初僮住王屋山
 聞兩虎交鬪以鐵杖中解各散去朝野會載云如禪師居陸渾山見
 野豬與虎鬪師執杖揮之曰不須相爭各罷耳去明恭事在鄭州僮見
 其術然此種事並非神奇要即昔人
 所謂至人騎猛虎道力消其驚者也

陳文恭公撫秦逸事狀關中兩朝文鈔補 張 洲 萊 峯 武功

臨桂相國勳德多在巡撫時節鉞所臨幾徧海內凡四至
 秦人人頌說而尸祝之利澤所布大端在人口者難可殫
 述獨其二事有爲人所未知者方用兵西陲所過將吏士
 卒須車馬孔亟有京使赴軍於道路因便簡閱實數恐缺
 乏羸瘠遲誤軍輿顧日馳數百里無暇赴所在徧稽檄當
 塗郡邑令役夫牽馬控車立道左以待經行一顧公念如
 此費且不貲且多動擾即詣京使謂諸所須已具無庸閱
 視缺乏羸瘠吾任其咎君無慮也不然者吾於奏事時附
 奏何如其人素信公允諾以去公奏焉故雖細事而鄭乎
 下者至矣維南人觀察尺菴薛公家居以前所泄倉儲事
 被逮星流電激厥勢迅疾人人謂獄且不測公素知薛公
 儒者爲人醇謹無他也力護持之至被誣責久之事亦少
 解廷臣訊鞠具獄上薛公編管山東爲庶民卒亦不罪公

十一

被控可偷其屍代之遂往發焉黑夜間不復審視匆遽將屍覆置驗所明日官來檢驗則女尸也項有扼痕其相駭愕嚴鞠守者迫於刑遂吐實亟拘屍主至嚴訊之蓋西人某姓女其父娶一後婦婦本有夫以貧故僞爲兄妹而賣之以度生某貪其色娶焉前夫以親故時相往來某業賈每出必竟日或越夕不返其前夫得以交好如初久之爲女所窺懼發其私謀並汙之與女婉商不允至夜強劫之女號誓百端婦計無所施適其父以索逋赴通州須十日方歸遂共扼殺以滅口比某歸給以暴病死亦弗究也至是鞠得其情以二人抵罪願老人之屍烏有也遍索弗獲姑繫車夫與里甲以待忽一日有老人言於官曰前日所失之屍即吾也吾夙有疾冷則發發則如死至中夜醒見黑暗無人意御者乘我而去耳暗中尋路自返孰意與此大獄哉官出車夫及里甲驗之確並釋之案乃結噫此天之不欲淫兇漏網抑貞魂烈魄假手於人以自明其冤歟

青垞曰此一事與萊峯所述有京津兩地之異疑爲一事之傳訛其情節大致同而女尸男尸復異而其爲奸殺又同大抵文集筆記往往据傳聞詞垂之紀載故

一事歧出類如此也

乞者席慕孔孝行傳聞中兩朝文鈔

岳震川 洋縣山

三水縣賈村席慕孔年四十餘乞食事母十餘年矣嘗娶妻生子一歲游飢田數畝盡鬻其妻怨貧日甚求去慕孔毅然遣之夏秋農事迫則助隣耕種取食奉母冬則乞食以養一日乞食貢生王太冲家新歲五六日也隔門見貢生持餅出授己喜謝曰先生惠我因候貢生起居貢生常客游授經不知乞者爲誰其婦曰此吾鄉席慕孔也慕孔雖爲乞事母孝君取糕更與慕孔可歸啖慕孔母貢生笑從其言自是貢生始識慕孔賈村喪家召客以餘羹飯衆巧衆丐各負糲坐啖肉貢生見慕孔但啖肉潛命其子亦但飲酒曰肉可歸奉祖母子幼弗違貢生由是始信慕孔果以乞養母貢生惻然爲余述余拱手而聽是日嘉慶十年七月初七日也

公于也父死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無所歸由九江而安慶由安慶而金陵不爲乞者幾希幸杜環夫婦俱賢敬父友之夫人母事之十八年餘環遇伯璋嘉與令速來省母半歲乃至未久辭去不復願爲乎世有常伯璋復有席慕孔異哉雖然伯璋異慕孔不異也伍子胥以烈士

乞陶淵明以高隱乞明太祖以潛龍乞彼固千人傑也慕
孔何敢擬萬一妻可去子可餓母不可枵腹持杖赴人門
慕孔亦云能母其母矣受趙盾之肉歸以遺母彼宦游者
不如慕孔十餘年之乞以遺母出於農夫尤摯且久矣貢
生以余業文久請作傳余文不逮秦中先輩貢生之請未
可虛乃作以付之貢生名賦都太沖其字也通六書與余
善

高鶴聞見搜玉曰長洲之相城有丐兒常詣沈孟淵乞
酒肉得不自食沈異之使人嘲其往則至野岸一小舟
陋而潔一老嫗處其中丐出所乞物另治陳嫗前傾酒
跪奉伺母持杯乃起跳舞嬉戲唱山歌以娛之日常如
此母亡後丐兒不知所終或曰以哭母死

謝元淮養默山房詩稿載沈藻湘盛記王孝子事曰孝
子王姓無名行八長洲黃埭人幼喪父撫於母母病瘖
孝子長傭磨腐家每五更赴傭及晨腐成工暫輟索值
市餅餃米蔬歸奉母為母炊訖復趨傭午後進糖果滌
脣具捫蝨綴衣日暮傭竟趨侍母歡然如遠歸者既出
懷中酒脯侑母飲食雜市中瑣事博母歡母笑乃喜
其居距市半里餘日往反數四而工不廢主人亦憐之

如此者幾二十年母得孝子養怡然忘其醫亡何母病
死孝子無依居恆悲泣未幾亦死年未四十時乾隆九
年也

青垞曰述乞人孝行形以士大夫之不孝為乎以下四
語頓挫激昂伸縮有力令人如聞中流擊楫之聲

荆氏五老人壽序白雲山房文集 張象津 漢城

乾隆庚戌之歲皇上八旬萬壽為古今所希有內外臣庶
普天同慶於是海內耆艾既蒙優恤又詔守土之官年百
歲以上洎五世同堂者具以聞至明年八月凡所舉若干
家若干人咸邀隆恩是歲新城城南李丈欽符湖上呂埠
有魏母皆見五世孫以縣數易令尹不及舉同時呂埠西
三里關家疇則荆氏兄弟五人一門耆壽尤為熙朝盛事
荆之先自瀧水之陽荆家泊徙居及荆公元三以厚德著
聞配儒人李氏舉丈夫子五人皆以厚德世其家長則綽
如先生今年八十有八次文思八十有六次秉彝八十有
一次粹章七十有八次寅恭於兄弟最少亦七十有六矣
蓋同出一母而年相次也前戊申歲滇海劉季庵明府自
曹南來游湖上余從以過其地是時秋稼方登圃黃穰黎
驄牽碌磳蹠躑躅場上駕鵝鴨雛羣浴荷塘與蘆花相映未

至一二里。捉。擊。駒。輟。業。奔。而。迎。者。近。百。人。而。五。人。者。扶。杖。出。林。屋。牖。眉。白。髮。微。風。飄。之。心。急。足。不。能。前。漸。有。鬢。而。黎。首。者。掖。之。行。道。次。牆。角。葦。籬。間。羣。童。扶。聚。履。者。襍。者。髻。而。草。冠。者。袴。不。襦。者。赤。體。旬。而。號。於。地。者。又。數。十。人。蓋。皆。五。老。人。之。曾。元。也。荆。宗。華。從。余。游。宗。華。文。思。先。生。之。仲。孫。也。嘗。使。次。其。家。人。之。數。蓋。五。老。人。者。子。行。十。七。人。孫。五。十。五。人。曾。孫。三。十。六。人。元。孫。一。人。曾。孫。之。長。者。年。二。十。四。矣。凡。一。門。內。外。百。數。十。人。成。一。大。聚。稱。闕。家。疇。者。實。鈔。他。姓。云。吾。邑。族。姓。之。繁。能。於。身。見。之。者。以。所。及。聞。王。忠。勤。公。劉。夫。人。最。盛。後。則。杜。科。張。氏。有。兵。馬。指。揮。公。者。年。九。十。餘。子。孫。百。餘。人。分。居。七。八。村。親。見。六。世。孫。二。人。後。則。吾。從。曾。祖。姑。適。大。槐。王。氏。者。壽。九。十。三。歲。及。見。所。出。子。孫。百。有。三。人。後。則。無。如。荆。氏。矣。荆。氏。兄。弟。不。言。而。躬。行。今。禮。俗。淳。厚。門。庭。雖。肅。內。外。長。幼。無。一。人。不。恪。守。家。法。有。義。門。鄭。氏。之。風。而。為。顏。氏。家。訓。之。所。不。能。詳。五。老。人。者。怡。怡。聚。頤。願。養。天。和。其。家。門。之。昌。與。胡。考。之。寧。又。可。量。歟。江。南。制。軍。舉。治。內。監。生。年。未。八。十。已。有。元。孫。十。人。蒙。恩。賜。異。數。使。我。劉。明。府。猶。在。斯。邑。匪。第。李。氏。魏。氏。不。至。疎。弗。舉。而。先。生。昆。季。亦。必。名。達。九。重。躬。膺。盛。典。江。南。生。不。能。獨。擅。其。美。矣。明。府。之。

惠愷。事。事。甘。棠。即。此。一。事。焉。得。不。令。黃。童。白。叟。南。望。翹。首。寤。寐。思。之。不。置。哉。
 青。垞。曰。絕。妙。一。幅。武。陵。桃。源。圖。烏。乎。化。日。舒。長。驚。軒。鼓。舞。斯。民。何。幸。而。生。斯。世。中。原。板。蕩。塵。塵。靡。靡。吾。人。何。辜。而。生。今。日。吾。安。適。歸。之。詠。讀。此。彌。覺。慨。然。○。一。家。均。老。壽。者。前。代。有。永。寧。郭。扶。家。有。丹。砂。井。一。族。數。百。口。飲。此。井。俱。百。餘。歲。義。居。最。久。者。有。會。稽。裘。承。詢。十。九。世。同。居。均。見。談。蒼。同。居。人。口。最。多。者。自。江。州。許。祚。八。世。八。百。口。陳。氏。七。百。口。同。席。而。食。外。又。有。周。時。尹。氏。貴。族。數。代。共。饗。食。口。數。千。作。糜。之。聲。聞。數。十。里。臨。食。失。三。十。人。則。入。鑊。中。取。鑊。底。糜。鑊。深。大。人。不。見。故。也。見。錄。異。傳。然。古。書。流。傳。侈。談。不。免。失。實。孰。若。此。為。作。者。見。世。目。擊。之。盛。哉。
張漢波集與德清陳氏集命名同山陽潘氏集與李申書集命名同吾於宣統紀元一時於廢肆得之爰各採其文入我志今歲星一開矣檢書籍不
禁慨然 吾觀庚戌為乾隆五十五年五壽翁應景運以蔚為時瑞足以表當世生民之嘉樂矣乃光緒四年邱鈔所載復有湘鄉胡氏兄弟五壽翁一事湘撫手疏以聞長兄朝瑜八十九次朝瑞八十七次朝琇八十五次朝璠八十三次朝環八十一上無朝字均見於俞樾耳郵及張廷驥不遠復齋見聞雜志皆稱為人瑞豈中

與盛事亦不亞重熙累洽之朝也歟聞胡氏亦世詩書而家孝友者誠不難上匹百年前之荆氏特附及之以寄心慕云吾國最美之國特莫如萬老而仍以德性為尊小豆棚報來執弟子禮先生謂此翁赤子之心已復遼鶴而受業於翁者年八十歲有三子一老一少皆遊甘泉門下稱翁為三節翁年八十歲教探鄧亦年七十吳陳川八十皆遊甘泉門下稱翁為三節翁年八十眉太古衣冠好事者因與簡翁合繪一圖曰師弟六堂翁若三節翁而冠瑞氣所鍾曠世不一見者此種先天性海中盛事誠可以超五洲而冠矣萬國

書汪縣丞妾事紅蕉山館文鈔

喻文鏊 治存 黃梅

梅邑汪振玉乾隆癸酉舉人挑發江蘇知縣以事鐫級分發廣西補凌雲縣丞其之廣西也憚路之遠僅攜一僕往妻若子不能從比至買某女為妾付以家事年十八耳擗擗諸務當承意踰年丞卒於任向所攜僕回楚矣凡殯殮大事皆妾經紀之妾父母聞有女為官家妾回楚路遠不能捨割情甚痛蓋近來姦人鬻女為官家妾或一年或數年其父若兄弟朝夕窺伺乘間傾筐倒篋去者比比也况所適之人已死並無親丁之在其左右者耶妾曰我非以身事汪丞乎果以路遠難捨割當日何賣我戒聞者後我父母來勿內日盼汪親屬至畫歸觀事遲數月不至請於令即日買舟扶櫬旋楚令難之妾曰返

遼久妾身恐不免死者骨更未可知他日毋適溷我公一蒼頭老矣實丞在粵收者妾知其誠樣可任俾之經營一切筐筥器用等自為條繫會記入簿錄奉靈輿登舟晨夕奠醴泣涕由舟而陸又由陸而舟蒼頭皆聽妾指使途半丞之子與姪踉蹌至乃泛洞庭下江漢泊黃梅之清江口妾謂其子曰死者歸矣主喪者當卜地安靈成服肅几筵以待弔客我歸見主夫人登堂見大婦匍匐伏地叩頭者三大婦謝妾曰吾分爾也一家大小拜謝鞠歸觀狀曰非死者之靈不及此相持痛絕於是晚老蒼頭之自粵來者請於大婦給白金三十兩遣之去持所書簿錄付大婦退暨閉一室族黨無見其面者妾郭氏廣西宣化縣人青垞曰洞庭東山有畫史王蘊香者刊三國演義繪百二十四人圖精絕能以一芝蔴書天子萬年四字六十歲納一十七歲妾蘊香病危或諷其俟主人沒後改嫁怒斥曰何來是汚耳之言夜焚香封臂進之而愈此妾與汪妾同為難能可貴在汪妾尤難之難者與古孝子烈士奚異乃其事達大體有而不居誠哉其可傳矣不識黃州府志曾探入節婦為之列傳否當再致之名醫軼事記校經原文藏

李富孫 嘉興

雍正癸卯秋。里中金晉民先生。以副車應鄉試。年六十餘。寓虎林。臨場患時疾。煩躁壯熱。絕食。人以傷寒目之。延老醫張獻夫視之。與以大劑桂附。先生從子璿玉有難色。張曰。非此不能入試矣。下午張又肩輿至。曰。紹興太守某公。亟請渡江。此症惟閱思樓能接手也。璿玉卜之。吉。即依方。頻頻與之。覺煩躁清而能寐矣。翌晨閱思樓至。用犀角地黃湯。人咸駭異。曰。非此不能入試矣。索張先生方觀之。笑曰。昨桂附惟張能下。今犀角惟某能下。安排入關可也。因服數劑。即舉動如常。不數日入試。獻夫亦不復至。

自記曰。是說也。予聞之。荆山徐先生。先生父柘南先生。與金同寓。目擊其事。又云。張於大比年。應試者雲集。邀視。即往。卻與金不收。曰。吾亦舉子也。寧不悉旅人之苦邪。嘗語家人云。吾甚貧。以救人為急。而為後人治生。亦在其中。桐谿程氏類鈔云。閔先生。凡遇貧人多不受餽。遇非參不治。而力不能者。則佐以丸劑。蓋陰以參未為之。有體弱不繼者。則檢富家酬儀。一二封入藥囊。令病者見而喜。以此獲愈者不少。士先能繼父志。醫亦有名。合觀二先生之行。諒真所謂以治生之術。而兼寓濟世之心。敢附錄以告世之業盧跖者。

青坭曰。一病而治以相反之藥。奇矣。然吾聞之。淥水亭主人曰。以衆藥合治一病。謂之醫。以一藥偏治衆病。謂之道。醫始於軒岐。其人皆神仙也。故醫術為道之緒餘。然則但求當病藥不嫌反。即合衆藥治一病之說也。至以一藥治衆病。南史稱徐嗣伯精醫。以死人枕煮服。治一嫗積年屍注。又以之治張景石疣。又以之治沈僧翼眼痛。見鬼物。王晏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療差何也。答曰。屍注者。鬼氣也。伏而未起。故令人沉滯。得死人枕。促之魂氣飛越。不復附體。故屍注可差。石疣者。醫療既僻。疣蟲轉堅。世間藥不能除。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魍魎。應須邪物以鈎其氣。因而去之。所以令埋於故處也。晏嘆服。明徐應秋所謂醫卜一理。原無定法。在人靈悟。即此是矣。

○宣統庚戌。佑祺從兄。居余京師。青廠客邸。捷南宮。官外務部主事。乃相與假書。厥肆觀之。知余方輯支志。爰手錄此文。以貽余。始知人不當死。竟得名醫。用奇關方法。治之神效。如此。今秋兄以患時疫。丁叛兵劫擾里中。醫藥兩絕。卒至夫婦隔夕死。十年中人事奇變。檢此不覺悲慨之無端也。庚申冬十一月下。游記。

三布衣傳 白雲文集

陳 斌 白雲 德清

杭州吳布衣穎芳者號西林沒於乾隆中年八十餘聞布衣十八九始讀書壯通洽六藝九流柱史百家之書幾萬卷不願科舉或曰少將試於學使者及門見搜檢同試士乃太息去之後舉鴻博弗起也時某以文字牽連布衣名大吏致布衣即至却坐堂下問則稱民以前數言立雪大吏曰是不可以累高士人扶以歸其平生典籍至篤老能背誦著書散亡較著者吹函集

斌嘗聞吾師蔡先生曰布衣五六十年相見會城語讀書之要曰先三年讀一古經精熟萬遍有悟會又復二年益熱益融釋後讀他經史傳注當一誦終身中人可以多識信乎其善讀書者乎

城東布衣曰吳布衣城南布衣曰蔣布衣杭人并稱焉蔣布衣貧於吳年稍後吳居甚僻屢不出其門杖不出其巷有當路徐公者重之親造不見辟驪從再訪之不見則又致之於其隣人約日時至其門入名紙門隙中遲遲聞履聲乃門啟見啓門者則布衣也屋中惟置一客坐徐公不遽坐立而與之言良久弔其貧布衣無所答惟一答杭民飢及阻賑繁狀無何聞內擊板扉者三則婦以盤承茶盞

置地上布衣乃入攜一坐備主位復取地上茶出對飲客竟送客出无他言亦不入城謝也曩斌聞胡先生延言甚悉今記其略耳胡先生熱九經兩漢之書其旁稽參訂或有疑未寤輒作書問布衣布衣所裁答必精核出意料亦不常見也布衣名仁號山堂亦沒乾隆中工書老而嗜佛其著述未見其友則奚布衣鐵生也

奚布衣鐵生名岡畫詩草書具三絕其通經博學不若吳蔣二布衣而名過之蓋世多重其畫云鐵生家無一金之產性好酒賣其畫以給酒以所餘資友之老貧者歲需千金始年二十四一游維揚為富人子作畫歸恥之遂終身不復出故凡求畫者必至其家即鐵生過友人家可飲酒不可令作畫也鐵生不肯見當路巨公覓科趨俗之士亦不肯接見略似蔣布衣然善罵人見蔣書輒罵之曰此遺囑書也然人以其古道弗之恨既沒友人為刻其所為詩以傳鐵生沒於嘉慶七年年六十有子某先殤聘婦某歸於奚立後主鐵生喪今守節其家

陳斌曰昔商周閒逸民隱者表著於魯論至後代史家必搜采隱逸立傳厲越俗高節之風今聖人在上功名節義之士炳炳可傳矣而百六十七年以來凡郡邑鄉僻之中

處卑行高。不愧古風者。或有懼其湮沒。則必以所聞見。徵而錄之。以備國史之采。而傳焉。作杭州三布衣傳。亦竊取其意云爾。

青垞曰。三布衣之學與書畫。皆其可不布衣者。而卒以布衣終。挾其邁往之氣。有所不屑耳。奚鐵生畫名在天。下吳西林與厲太鴻諸君。酬倡名亦未湮。蔣山堂獨晦。西林讀古經。萬徧程以三年之久。卽山谷紫陽教人讀書舊法。近世李榕村主之。卽昔人所謂讀書千徧其義。自見之說。榕村於讀參同契而深悟之。其沾溉後人無限。惜力行其法者少耳。白雲同知之文。陳左海謂其得力於諸子。故其格高。此傳精熟史公合傳之法。亦可見一斑。此三君者。以視康熙中金陵詩人中之三布衣。及同時入大科之四布衣。其人品固有不相侔者。

王三傳天眞閣集

孫原湘 昭子瀟

王三其先故旗籍。隸京口營。以裁旗分隸常熟。役游文書院。院日兩課諸生。列坐伊唔。三竊睨其旁。久之頗識字。竊唐詩讀之。遂通四聲。操筆爲韻語。有思致。喜蒔花。藉以爲生計。嘗植名蘭二種。可百金。值一夕失去。凡名種無過三。四葉葉皆可辨。識偶入市。蘭宛然在也。叩所自來。則某所

售言未既。某適趨過。某者三所習士而寒者也。三故爲詭審狀曰。吾誤矣。此非吾故物。吾誤矣。笑謝而去。生平詩外無所好。每院課試帖。亦必擬爲之。院隣石梅圃。名其集曰梅隱。今夏李生卿華下榻書院。三喜甚。願供薪水。暇輒以詩求爲點定。臨別泣曰。承教三月。今別矣。區區覆瓿。願以相託。李怪其不祥。未幾竟卒。李哀其志。掇其詩之雅潔者。登諸梓。且請爲之傳。三名茂森。自號雲浦人。但知爲王三云。

舊史氏曰。三賤役耳。而所好與流俗異。且其遇人卑以謹。未嘗敢以技自炫也。斯亦難矣。及觀蘭草一事。雖古君子之用。心何以過焉。詩其餘事哉。

青垞曰。人稟清尚。不限流品。王三託地卑微。其不認所識者竊物。乃士夫所不能者。宜其抗志清高。所愛好乃在世人所曹喜之外。子瀟亟取而傳之。人豈可以地位限也哉。

三盤坡雲庵遺文

顧 森 崑山

涿州之屬有三盤坡。名上盤、中盤、下盤。地處西山深處。傳元末順帝北竄。徐達破京師。蒙古人等挈家逃至此。見杳無人跡。結茅居焉。遂墜地事稼穡。自種自食。百有餘年。並

無所屬亦無查問者至明中葉生齒日繁漸與外人交通
 客有問其籍隸何州縣對曰無之客曰世豈有不屬州縣
 之野民乎坡民恐遂出山投房山縣房山不收投良鄉亦
 不收乃投涿州適州牧好事收隸州屬其實相離甚篤中
 隔房山境不聯絡也查其處三盤坡之三層也居民幾及
 千家所種之地約略升科每年征地丁銀四百五十餘兩
 出入道路冬春小溪水澗從房山縣入山由小路徒行三
 四日可到若夏秋時須從蘆溝橋對面進山行不百里則
 外之驛馬不能進若官長因公到坡則有坡民攜騎接換
 方得到坡往返約需半月因出入艱難每坡擇殷實知事
 者一人稱為老人其實皆壯年人也給與竹板有賭博鬪
 毆等事令老人管理理曲者許責數板即命案每多私和
 亦置不問錢糧無催科之煩亦令老人代收至臘月三老
 人攜至州一并交納完後於州大堂飲酒披紅鼓樂送之
 出城歷來如是言其處木植甚賤房屋俱磚瓦蓋造極其
 崇煥婦女均大足無行纏土產胡桃蜂蜜炕毡最佳由此
 再西出山則與蔚州相近按此雖密邇京師百餘年人跡
 罕到惜哉客之饒舌不然又成一桃源矣

周樂青翠島記曰余鄉李愚山一日謂余曰陶靖節所

著桃源記人皆以為寓言以余所聞於友人者則世上
 何嘗無桃源乎遂為余轉述其友岳長青事長青曾客
 東海榮城縣署縣東南北三面皆海時縣令緣修城製
 甃需煤託長青泛海至遼東鐵嶺購之駕海艘行半日
 入大洋遇西南風大作舟如簸揚心恐然無可如何聽
 其所之須臾隱隱望見東北一山似甚峭峻急令舟人
 往投既至風頓息仰視山上草木叢茂百花競發炊烟
 幾縷從樹梢起知有人居艤舟登岸約行三里許有村
 犬迎之吠條有老人扶杖出叱犬問客何來告以故老
 人曰客已去西南海岸八百餘里矣導至家為具雞黍
 村中男女來觀者不絕所著衣履悉如時製問此為何
 地曰青翠島島中居人三十六家只三姓先世皆登州
 人捕漁為業亦為海風吹至此地視此地泉甘土肥遂
 結廬而居今歷三世約百餘年墾田二千餘畝居爨雖
 分几耕作皆協力為之及秋穰計口均分歲有餘糧即
 偶逢荒歉有無通共無陰域所乏者惟布絹絲麻然每
 歲運餘糧至海岸交易則亦未嘗不足兒女婚姻亦祇
 此三姓互相媒訂現在客前者皆吾宗族親戚也問亦
 讀書否曰島中人不求功名不過使子弟讀孔孟書略

識義理而已。問村中何獨無酒。曰：自先世不解釀法。且市遠難沽。遂不知酒為何味。然未免不盡客歡矣。村中入迭相款留。三日後始送登舟。並指示鐵嶺所在。歸欲以布帛相酬。竟不記路之何從。問諸榮城人。亦無有知所謂青翠島者。

青坨曰：畿甸之中。有此世外桃源。惟吾國始能得之。西歐斷不能有此。吾觀董方立所輯之咸寧縣志圖中。所轄地亦恰有如涿州之遠。轄三盤者。因此始悟當日之有此華離犬牙之奇觀。乃因人而隸。屬非因地而生。此關係也。近世有小說一種。曰：勞山記。玩其所衍。似是從此事脫胎。○按光緒順天府志。山川涿州城西北曰盤坡。注吳志。西北三百里。涿鹿八景記。坡有上中下之分。西為表而東為裏。儼若畫屏。夕陽西墜。紫綠萬狀。續志盤坡。雖西距三百里。而戶口田賦。胥隸於涿。例得葦馬。按涿州西北至房山界三十里。然越房山之三坡。實隸涿。惟畿輔輿圖。三坡在房山西北二百里。與三百里之說又異。又地理志。村鎮云。涿州西北三十里半。壁店。越房山縣。而至三坡。亦在治之西北三百二十里。下坡村。凡十二三百二十五里。中坡村。凡五百五十里。上坡。

村凡七。據此知輿圖二百里之說不確。而顧氏所云。三四日可到。亦可知。決非二百里矣。惟涿州西北十五里。更有上坡村。中坡村之名。則與此上坡中坡不同。顧天志於三坡各村名均列之。今不贅。惟光緒修順天志。收探甚博。獨於此三坡。所以隸涿州之由。未採顧氏此文。以補之。殊可惜。即卷十八中。涿州圖。亦未將三坡圖繪入。至其地。列為八景之一。誠不媿余所謂世外桃源之目。安得並二南所述之青翠島相與停驂。而一問津乎。

甲喇巴雲庵遺文

顧森 廷培 山

乾隆初。余隣居有殷姓者。常以泛海為業。一日遇於茶肆。詢其海外情形。殷曰：海舟以更計程。往西洋計三百二十更。約二萬里。其地名甲喇巴。商賈輻輳之處也。國有三王。分掌其事。然尚屬他處名將軍者所轄也。大王掌禮樂。二王掌財賦。三王掌刑名。故國民獨畏其三王。中國船至貨物交其職事。舍之大厦。繞以木城。售貨後。問客欲置何物。即為置買。無庸客自經理。公平無欺。國中男子俱充軍伍。市肆貿易。皆婦人以婦人計。丁取賦。賦且重。呼中國人為唐人。女子嫁唐人。得免賦。故船至時。常有老嫗攜幼女。暨妝求售。所費甚廉。惟不許攜歸耳。娶之後。不惟操作甚勤。

即赴市交易等事俱能任理其地米鹽饒裕食物價廉豕肉一斤不過十餘文餘皆稱是或欲宴客預語其婦是日早出買物次為烹飪客至更為獻饌毫無貽誤及計其費至多二三星而已國中刑法與內地迥異城外曠野築一臺名刑法臺制如內地戲樓每月杪有司將犯人帶至臺上其下集衆聚觀將其所犯何事令該犯裝演出臺然後加刑如偷竊者令其人於臺上作偷竊何物及其形狀畢乃褫衣裸體吊其兩手用粗藤二一頭劈為數縷二人執之分左右鞭其兩脅重者至百血肉淋漓此即內地之杖罪也如殺人等罪亦將其人裸而吊首兩人各執一鎗齊從脅下刺入其胸此即內地之斬罪也又有更重於此者臺外立一木樁高七八尺樁頂釘一鐵杆高二尺許頭有倒鉤將犯人於尻骨處割開其皮套於鐵杆上用力下拉使鐵杆從其脰透出其人坐於樁頂痛楚萬狀手足亂動有至次日方絕者此即內地之剮罪也猶有縛於木樁積薪活焚者不常有也國人善用紅衣大礮又能泗水將至其國有山峙海中山前名龍潭初至其國時有龍無數集於其處後國人於山上常以大礮擊之龍亦懼威徙去近二三十年則無矣乃於此山戍兵作長鐵鎖設於海中見

他國船過此酒者以鎖繫於其舵山上人則推盤車曳之船自至則劫其物名為天送來其國華人僑寓者數千皆種蔗做糖為業擇其能事者一人為首名之曰唐唐人俱聽其約束後有他國王經其處見其富饒詢知因有唐人做糖是以商賈雲集乃從三王分借數百人往彼國教習三王許之召唐大分撥唐大不允三王怒下唐大於獄唐人遂謀與國人互相殺殺始而唐人勝繼國人用大礮唐人無有也致傷死過半後奉將軍命釋唐大而令撫輯之始定其事傳入內地邊吏上聞以唐人雖屬內地之民而背化遠竊詔不問殷在彼目擊其亂懼而不復往矣又云往東洋止三十六更蓋計二千餘里伊亦曾至其國食物昂貴人情狡獪遠不如甲喇巴矣

青坨曰此所述不盡核實按清通典噶喇巴本爪哇故地巫來由種也通市聽荷蘭人之命漢人居者甚衆生長其地者曰土生仔往貿易者曰甲必丹明史作咬囉吧自廈門水程二百八十更約一萬四千里自明迄乾隆時閩廣人寓此不下十萬戶其國本名爪亞日僑居華人曰噶喇吧讀若交留巴推舉華人為之長曰加必丹爭訟口角往質之惟死罪嫁娶乃申報荷蘭嘉慶十

五年始為英吉利所占見海島逸志按此所云甲喇巴即今爪哇為西洋鴉片入中國發源地始英人以餌和蘭人由之蔓延南洋羣島以及台灣見小琉球志唐大即必丹也觀此文末段所序亦可見吾國閉關時棄僑民於海外而弗恤為數十年後與西人交涉著挫敗之由蓋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俠女報仇靈產遺文

顧森廷 崑山

靜海縣薛姓素封家也乾隆二十數年間薛某久臥病家事俱其妻邊氏掌管邊亦名族性儉諸維簡約其姑與二小姑及僕婦輩俱啣之一日薛某送女歸婿家未回黃昏時其姑呼邊氏上樓數其罪而令其女治之其樓三大間二女東西分坐僕婦架邊氏至東首大女令襯其上下衣不留寸縷詰數語命用剪剪肉一塊以熱烙鐵烙之又架至西首亦剪烙如前邊氏大聲叫號伊有第三女在室年十五六歲聞聲趨救至則樓門扇閉不能上隔門哀詞求免樓上者不理女於門隙窺見將其母東西往來剪烙身無完肉又將其足指烙開以大針刺之母聲氣將絕知無生理室有幼弟尚在襁褓恐禍及之亟趨出負弟欲開門出門俱扇鎖乃設法越牆而逃寄弟於戚家當即詣縣鳴

冤邑宰某公親詢其由女慷慨面陳歷歷如繪宰即時赴薛門扣門而入時邊氏已死且有剖腹屠腸之慘乘方喜曰今日除此害矣開樓至其室尋其子女不得少頃邑宰至驗明邊氏屍傷將其祖母公處管押二姑僕婦俱收禁圈圍縣俗凡室女出官人則不齒夫家即退婚女已許家毛姓乃自詣毛門告其翁姑曰我目擊母死之慘父病弟幼執仇之責惟在於我自愧不能守身奉賢嗣市櫛特為稟明惟求另選淑女其翁聞而壯之曰汝若以他事出官則不齒於人為母報仇挺身自任乃孝俠之女吾將助汝不遑何云退親女乃以弟託之舅氏屢赴案質訊力訴冤情哀動左右因祖母揮金四布案至三四年莫結後其祖母憂死二姑俱斃於獄僕婦俱論如法訟始畢是日女稟邑宰曰凡室女以不出閨門為訓今小女子因母死慘毒出乖弄醜出入公門者數歲今幸母冤已雪何用生為請畢命於公堂以明素志言訖向階即欲撞死宰即命救止謂之曰汝之孝義我且重之何得若此乃命當堂拜宰為義父肩輿送歸並諭毛姓備禮娶之弟亦成立噫此女作用有古丈夫之風矣

青坨曰許元仲三異筆談中所載陳湧金案與此案均

爲人倫奇變然而一薰一蕕矣

打算靈庵遺文

顧森崑山塔

有一客買舟攜數千金往漢鎮買貨途中遇一人肩囊求
 附載舟子不許客獨坐舟中殊悶悶見客衣冠中人遂令
 載之行客上船謁見甚恭主客欣悅令宿於頭艙與之間
 談議論風生見主容倦則逡巡退無論晝夜暇則於頭艙
 打算盤不輟主客以爲學習亦不爲意將至而先別去客
 至行家因係舊識賓至如歸明日開箱篋疊內甚輕閱之
 鎖扇依然然而白鐵全失大驚主人問途中有所遇否客言
 曾遇一人然非鼠竊之輩主人詢悉前情愕然曰若此客
 被人打算去矣客問其詳曰此邪術於財帛近處但打算
 盤封鑰不動而盡歸其手矣猶幸知之早伊等得財未經
 還願不敢動也客可於某日四更至某廟潛匿俟伊來神
 前祝告亟出掩之彼則無所致詞必得原物矣客如言於
 某日四鼓入廟匿於神龕內至五更見其人披髮跣足持
 香楮等入至神前陳設自訴情由及銀數目客出拿獲其
 人曰嗟乎命也無多言完君原物可也其時主人等候於
 外遂押回其寓原銀分毫未動取歸而釋其人去今世人
 欲取人財物則云打算他的蓋自有出也

齊學裴見閱隨筆曰南中一縣令入都謁選途次宿遷
 縣友人餽贖銀五錠每錠十兩因置枕匣中佩鏤襟頭
 入山東界啓匣取物銀已無存包裹封識如故他亦無
 所失檢點行李中銀悉未動詣縣存案官使捕者至捕
 請曰途中曾遇面生人與之接談否細思之住宿紅花
 埠曾遇一婦人掀簾問王某在否答以無之又問明早
 開車何時答以五鼓捕曰得非青衣藍裙年五十許携
 一眇童拄栗杖以行者否曰然捕進曰是鐵算盤也凡
 行路攜帶金銀必以粟米茶葉摻其中使細碎不知數
 則不能算如數目了然分兩不訛一與言之即探取如
 囊中物此婦來往大道上行蹤詭密此間已屢緝未能
 獲請示銀式當訪擊破案縣令方悟他銀未失者因有
 碎塊也此一封中整齊五錠故爲算取及南旋聞已獲
 斃之獄捕以銀二錠獻視之即原物交官充賞書之以
 告行人

青坭曰吳斤薊客窗閒話亦載此類之事聞吾黃帥仙
 舟中丞之弟浣溪宰益都交卸遣人往湘措資在舟中
 亦爲人算去傳其法者多辰州苗洞人即江湖中邪術
 所謂鐵算盤法聞人言苟取祕戲圖或茶葉綠荳和米

以裹貨幣壓勝之則其術不行齊氏已聞其理矣近日
輪船火車之患又不在此以貨易往來蘇杭亦老於江湖者
為致昨所遇少年求饒同舟拒之李為言而許其登舟至常山登陸少
舟車票贈之李怪問之曰不敢相欺某乃江湖所謂鐵算盤者也舟
再三謝曰相距數百里何以君長故未取且為君代僱舟車票也舟
數百里內直尺耳又曰江湖間如我輩者不少君此後囊中宜置五
算也蓋別按此所述尤詳盡并取之

楊子和雲庵遺文

顧 森 畝 山 培

乾隆甲子歲余有事於浙省之乍浦其地乃海船聚處有
楊子和者開過塘行為業其人喜交遊家道小康而輕財
好義鄉人稱之彼時有倭國巨舟遭風擊碎四十餘人
據船底飄至其處楊乃收養於家代為轉報衣之食之病
者療之有司上聞其倭人俱穿短衣鞋無後跟席地而坐
食不用箸以手搏食楊特為備短桌數張以供飲食幾及
泱歲部文始轉令有司資送歸國然只空言舟楫黍糧俱
楊為之辦理伊亦希紅帶貨物藉以謀利耳臨行盛設祖
餞遣其子伴送倭人甚德之後經年而歸大獲數萬金其
人在楊處圍坐而食無分上下至其國境隨處頭目俱來
叩接方知其有官將軍者抵國中見其王備言楊之仗
義王乃召見其子極加獎譽除貨外給貨一缸其值幾萬

臨行王又召見面賞倭牌一張許其常往貿易有此毫無
阻撻一牌亦值萬金後其子常往來其國家遂巨富此亦
好義者之報也

青坨曰此為乾隆九年事其時中東通商在我國祇寧
波在日本祇長崎兩埠所云見倭王當是長崎之藩侯
觀楊君所為益徵忠信篤敬可行於異域無所為而為
其感應彌捷人亦何憚而不出熱腸以拯人於危也哉

吳提台雲庵遺文

顧 森 畝 山 培

余初至涿州堂翁吳諱世賢閩人常言伊祖某曾為本省
提台少時一夕閉門在燈下觀書有宵小挖其門旁伸手
開其門關吳見之並不聲張即拔小刀將其手釘在門上
其賊在外曰可惜這一刀沒有扎着吳不理仍看書如故
賊不能忍哀求去刀吳起即拔去之賊既脫不去復叩門
曰乞放進有話面稟吳即開門其人入四體投地曰小人
閱人多矣未見如相公者他日必係偉器願執隨鐙服
役終身吳問何所見而云然賊曰當我攪門之時聲色不
動用刀釘手勇也詐言不中希拔刀另扎乘此而脫竟不
為動智也及哀懇求釋即去其刀仁也智仁勇三者俱全
我故知非等閒人也吳見其心誠乃收為僕吳後建功為

全省提督其僕亦以戰功官至參將不意此輩中竟有如
此識者亦可謂豪傑矣

青垞曰凡人當寒微時其表著而易見者器量與魄力
精神與襟抱其能寬裕而強固豪放而縝密者知人者
必於此著眼其將來所至可操券而得查伊璜之於吳
溫順六奇伊密之於傅聊城相國皆於此得之而紀
文達之識陶文毅文毅之識左文襄皆有得於牝牡驪
黃之外者不謂胙篋中有此士大夫之眼識力然吾
觀狎邪風塵中之女子閨人多者往往有慧觀朗照於
狎客中擇人而事亦往往有此類之巨眼戴紫垣聯奎
告趙文恪謂享大福澤者遇事必謹慎細密無纖毫厭
倦意龔獲浦謂功名一途有氣魄者取之有精神者享
之皆觀人秘要也謹密與精神氣魄即智仁勇注脚也

韓江見聞錄五則

鄭昌時海陽

雙虎棒奇男子者韓江人生鼎革時有偉略少嘗寄跡叢
山古寺中寺僧善棒夜課其徒其在旁覽之已盡得其
法比曉僧下山其徒自習棒其人笑曰何餌金囊鐵也徒
怒呼與角為應手斃其人自分殺人應死自縛寺中守僧
回僧至驚駭其人自白其故僧曰子果知棒法乎為釋縛

試之歎曰法吾法也然神而化矣可萬人敵徒死命耳吾
以誤怨爾爾仍留此可典園圃之事又一夕手棒出為寺
僧巡稼穡遇虎斃之又一虎至亦斃之棒挑以歸僧大驚
曰吾初奇其貌故寓子既奇子技故怨子今夕一棒斃雙
虎雖人力不無神助矣方今滄桑變易海宇紛紛子何不
應聖人之出佐平六合奏澄清偉績乎閩廣西江之界所
稱豪雄者多吾故友吾為方外人不欲復知世事然吾噓
彼以附子易也速圖之於是嶺南山寨聞雙虎
棒事悉雷貫其耳大軍之平嶺南也奇男子走軍門領首
前鋒得寵任武而能謀責兼園內外諸寨會長開風披靡
曰雙虎棒奇男子出扶鳳翼攀龍鱗矣吾曹何格格為而
東南諸郡悉平聞諸朝特授總戎築將軍壘將軍數子皆
顯貴有一子不事榮祿好清靜以奉佛終曰小子上報傳
棒金仙也

有某亞元為將軍所禮曾即將軍席口號觴政云席上一
盤梅孔子問顏回家無讀書子官從何處來戲譏將軍武
人也將軍應聲曰席上一盤薑漢高語張良將本無種
男兒當自強其自負如此將軍既物色傳棒僧不得多建
寺宇追報之其鳳凰山一寺極幽奇佳勝若與紅塵隔有

前朝人員來歸隱題詩曰一掃氛埃今已清數家雞犬月中行道入只合孤峯頂臥聽康衢擊壤聲開將軍身亦中
 人而鬢眉偏向左皆作橫飛勢望之若神云
 又聞之世宗朝有豪士某之京會試一日飲戲園中酒曰
 予請爲今日東命樞通計是時座中疇人所飲數通償
 之時有大內人在座聞於是科豪士中進士引見日上
 問曰爾某時嘗作戲園一日東然乎某奏曰臣彼時被酒
 果有此舉也上曰亦是豪舉即點詞林其文章酣逸奇麗
 絕無塵滓名重一時此公胸次與大公子將毋同
 徐應秋談薈云陳子昂蜀洪射人十年居京師不爲人
 知時東市有賣胡琴者其價百萬日有豪貴傳視無辨
 者子昂突出於衆謂左右可輦千緡市之衆咸驚問何
 用答曰余善此樂有好事者曰可得一聞乎答曰余居
 宣陽里指其第處并具有酒明日專候榮願且各邀聞
 名者齊赴乃幸遇也來晨聚者凡百餘人皆當時重譽
 之士子昂大張讌集具羞食畢起捧胡琴當前語曰
 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爲人知
 此樂賤工之役豈憑留心哉遂舉而破之界文軸兩案
 遍贈會者會既散一日之內聲華溢都與寧中瓦棺寺

初置僧衆設刹會請朝賢士庶宣疏募緣時士大夫莫
 有過十萬者顧長康獨注百萬長康素貧衆以爲大言
 後寺僧請勾疏長康曰宜備一壁閉戶往來一月餘所
 畫維摩一軀工畢將欲點眸子乃請僧衆曰第一日觀
 者請施十萬第二日者請施五萬第三日觀者可任其
 施及開戶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及百萬
 周亮工書影曰萬曆戊申江南大饑時湖郡守陳篤塘
 以義勸借士大夫茅止生年十四歲方舉秀才慨然輸
 穀萬石郡守訝之對曰此先人遺意也聲家之藏未數
 其數實湊三千以足之義俠之名滿天下而妒者之口
 亦以起蓋止生尊人侍御二岑公自辛卯歲即困穀以
 待饑矢之曰自啖者如啖我肉止生名元儀初入金陵
 作午日秦淮大社賦得午日題詩弔汨羅盡兩岸之樓
 臺亭榭及河中之巨艦扁舟無不情也盡四方之詞人
 墨客及曲中之歌妓舞女無不集也分朋結隊遞相招
 邀傾國出遊無非赴止生之社者止生之名遂大噪至
 今以爲美談
 二太爺者高其姓山右人好使酒馳馬試劍豪於孔道時
 屆康熙之季治平有日法網稍疎高慕古之任俠喜結客

偉人貴士外竟旁及盜跖居民間者客多景附之適有一
 貴人晦於行賈與一武士偕遇高約武士為兄弟均善
 之然高忽來忽往雖盤桓累月日而見面無常期貴人陰
 繪高像別去且廉高所燕息處得細詳越數年武士官總
 戎亦在山右界高每依之然野性難馴不可招徠也貴人
 顯握符審機所指肅清召一偉少年為使者與黃金無算
 并封像一軸曰爾可之山右至即可宿某妓館任費黃金
 買妓心與商行事所商之事無他吾欲生致一奇人耳茲
 并多與爾徒衛數百人仍有緘封隨地發可得照應糧
 草也其人倘不能於所宿館生致之爾可提節至某處總
 兵官投以封無弗得也而非常語子誰何密緘此像
 頭行當以爾頭代且此人吾今亦不語子至密緘此像
 與爾往爾至妓館謹勿露但當奉如神明姓字也使者
 極方可伴為不檢微露示妓渠自能為爾道姓字也使者
 如命行果與妓歡妓願訂從良情無不言言必兩相盡但
 每詰所奉一軸為何即勿語忽一日使者拂拭輒略一開
 展妓在旁窺覺曰此非高二太爺像乎君何處得來使者
 樓吐其實云云妓曰渠舊好於吾然吾今委心於君為君
 謀不能為渠謀矣渠數月一來必乘帶鈴馬在一里外早

知之茲期且至君即可蚤伏行伍於外聞鈴君入復壁中
 或可施技擣越數日高果乘帶鈴馬來使者如妓謀高入
 妓室妓面高失常儀高叱曰汝神焉往四顧畢又叱曰爾
 室中藏人奈何使者埋伏未及發高已察之聖妓頭髮飛
 跳衝戶外旋登屋上罵曰吾高二太爺豈死此兒女子之
 手者遂兩手分妓足裂妓為兩半投諸地跳梁沒影響使
 者無如何乃餐封於某總戎健步亦須八日程高已一日
 夕至總戎問來意不之告但索酒酒酣謂總戎曰予少遇
 異人得劍術未曾授於人頃見令嗣英異聰穎願得靜所
 七日夕示之免吾術之無傳也總戎乃館諸城西僧寺令
 其子學焉既七日謂總戎曰子學予術雖未十全可得
 五六由此求之自有神悟時也予明日將有遠行不及別
 尊人高蓋逆知者出於貴人且必窮己於斯云是晚
 又大醉因沐浴更衣且謂之曰明日有追我者借尊人至
 可引至予臥榻前視余遠行蹤也迨天明使者果借總戎
 至推其戶見高已自刎右手提劍左手提其頭身坐木榻
 上屹然不倒榻前一銅盆盛其血別無污使者乃奉其頭
 歸命總戎為刻木完而葬之
 野史氏曰高其草澤間之奸民乎繪像以去意將鋤之也

高之知幾亦在隱約間然則高何不蚤自被濯從總戎後乎顧已知窮已者之必之總戎所奈何甘往受困曰惟其所之所以赴之不避難不累友是有俠客風傳劍術而畢命殆又有數存耶

崑山孫子香兆滙片玉山房花箋錄云蔣文恪公季子元樞天姿明敏早登賢書歷游至臺灣太守其地遠隔重洋為盜匪出沒之所有一大刹主僧某行踪頗不善而與當事往還與蔣尤為莫逆結生死交一日蔣得閩督八百里密札命其立擊此僧不得禍且不測蓋訪此僧為數十年洋盜渠魁也蔣即招之至署盤桓數日欲言又止者屢矣僧曰窺公大有心事大丈夫行為當落落大方何為效兒女子囑囑哉蔣曰不然此事行之於君大不利不行又於我不利故躊躇耳遂出札示之僧默然良久曰吾與公有前世緣故一見如故若不株連大眾則吾為公死否則雖謁台灣十萬之衆亦不能近吾也蔣曰上司只索君一人餘無所問放心可耳僧使人招其徒至命將後樓所藏冊籍取來其徒率衆輦至半日始畢堆置滿庭取視之皆兵馬糧餉器械船隻之數遂命一火焚之告蔣曰吾殺人如麻一死分也但須

好為棺殮吾所任禪房三間牆壁皆金銀砌成即以贈公從來好官不過得錢耳有此巨金亦可解組而歸不然而恐聶政輩之甘心於公也遂慨然就縛蔣親送至省大吏訊於庭直認盜魁不諱問其黨不置一詞加以三木神色自若即請王命決於市臨刑日有狀貌魁偉蹤跡詭秘之人相率窺探當事恐激變亦不敢問待決時又有一黑面長髯者怒目而立僧呼之前曰昨在獄中再三勸汝等改惡從善勿得妄動今如此行徑意欲何為可速退弗謂吾不能斬汝也其人忽不見僧即引頸受戮決後當事研訊獄吏何得放人出入衆曰此僧有神勇無論大索巨鎖雖縲以犀革手一動即紛紛脫落惟哀求其勿累衆人而已至此等重犯奚敢放人探視實不知從何處飛入也蔣回至台灣折其屋得白金數百餘萬即掛冠而歸別構居第於常熟之北門中築園亭極其豪侈不久身沒後嗣不振所居已易主矣

潮城西郊有蔚園古云林木蔚然今人轉稱曰花園明時富戶黃氏居此其富翁曰九公翁有二女曰五娘六娘五娘者國色也城中西街武生林大闔聘之俗傳為林大鼻闔之泉州有陳伯卿者行三俗傳為陳三其兄以進士官

廣東運使三時未娶自闔送嫂之兄任過潮而潮郡守乃
 其兄同年友款留之時值春月三出遊園於樓間見
 五娘殊麗思聘之而聞其許林家欲計得之謀諸那幕幕
 中曰吾此之詢而君以彼對何計之左耶人曰特患吾未
 然曰耳吾有計又烏見彼之不即為此哉爾自聘定六娘
 有計耳吾有計又烏見彼之不即為此哉爾自聘定六娘
 可也三如計請郡伯為主婚人曰爾可之乃兄任數月後
 還娶無不得蓋五娘六娘年相亞皆可出閨期也瀕行時
 詭揚聲於外曰陳三聘五娘林異之倩媒詢黃翁翁笑曰
 渠聘六小女耳三如期返潮且擇吉親迎矣又揚聲於外
 曰迎五娘林益大駭并託親友詰黃翁翁怒曰林家狂夢
 耶彼我長者也安有此無禮亂俗之事且婚六小女者陳
 運使之弟主婚者黃堂之府尊問名卜吉婚帖俱在何來
 此浮游之談哉林不敢言親迎日三在府署詭借民壯鄉
 勇衛諸途又多帶親丁俟黃大門外行奠雁禮畢六娘既
 登輿密令人揚聲於城中曰陳三已奪得黃五娘矣林自
 爾日請黃遭黃責兩家若有隙音問不甚通忽聞此訛其
 家衆皆曰彼雖貴旅人也吾土著力能奪取之時不可失
 三亦陰令心腹人煽林來奪故遲遲其行黃翁老重亦自

信舉動皆如禮萬無意外變間有異言若不聞也屆中途
 林家衆來云爾等何無理越娶吾五娘三衆伴與且伴
 不勝送與林取去至林家啓花轎視之則非五娘因六娘
 也方驚訝問府縣差已奉奪婚票至拘林去官責林曰渠
 自娶所聘六娘爾等何故聘人姊而奪人之妹耶詞
 屈議罪莫知所為託人關說乃曰必要免議將錯就錯可
 耳於是林娶六娘而五娘果婦於陳三又傳五娘有妾洪
 益春亦殊色五娘美而無子益春有子後陳家有大難變
 姓逃其子孫皆食母家姓昭代大貴人洪某乃其後云又
 考李笠翁有王五娘傳奇詎其姓其事與此迥異潮人演
 荔枝記則與笠翁本相近亦與此殊此所載聞諸黏山長
 黏泉人云得其詳如此然此詭計也本無足述述之亦見
 林之鹵莽欠精詳且在內者輕易為物侵亂斯陳得施
 其計否則黃翁固守禮者吾亦守禮見怪不怪其怪自消
 又何亂之不自已哉

青坭曰吾師鄧雲山先生讀書記稱世宗即位後收養
 劍俠蓋陰以牢籠奇士銷天下豪傑反側之心然世宗
 當壁後深諱居雍邸時散財結士樹援及混迹民間諸
 事以示別異於諸皇子甚至客閭潛邸於邸亦不認有

其事於贈閣詩及祭閣文皆棄不錄。曠亭雜錄亦爲之辨。指杭大宗道古堂集所記爲誣。余嘗爲種種旁證。知世宗混迹民間并俗傳委李敏達經商之事皆有可推尋者。雍正硃批諭旨有五年七月硃批杭州織造孫文成奏銷摺云。須知朕非生深宮之主。乃係四十年閱歷。世情之雍親王也。夫既非生深宮。則其遨遊民間。可知否則何從閱歷世情乎。蓋事實之自然流露於不覺者。觀此所書二太爺事中之貴人。卽世宗也。卽花箋錄書閱督所索之高僧亦世宗所爲也。許平叔蘭茗館外史所云之有外山王亦卽緣此種事而飾潤之也。某亞元作戲園東所云大內人亦卽世宗當時微服在其中。特不敢顯言耳。其用李敏達使經商供結客之用。觀敏達以資爲郎先使之辦戶部捐納房可見乃用其葵財之長技。世宗收召劍客俠士故當時黨世宗之大臣如鄂文端亦蒙養此種人。袁子才小倉山房集稱鄂西林相公昇輿之八總兵素精拳勇是其證也。惟近傳之世宗外紀及南陽女俠諸作則多誕不可信。然亦當時有此種種相近之事故流傳異詞因而加甚焉。余別有野史詳之。至所云昭代貴人洪某則指洪文襄承疇也。

而云其說得自泉州人亦見其有本文襄之先世乃有如是瑰異之趣。聞余意洪益春決非凡女子觀於文襄之太夫人斥其子不應反顏事。清不受其奉養則洪氏閨中之傑固不止一人而能毓此開國元勛豈偶然也哉。又曰。君主國家每屆君位發生一次興廢時必有一般材傑隱見於此興廢中間成敗自有天數而英雄又每喜與天數爭權在鼎革時此類尤多。卽如明之成祖清之世宗其踐阼有隱顯之不同且出自一系之爭競似無甚大公案然而其中各黨所事之人材因之潛躍異趣不幸不成而歸於癩癘者仍不鮮如二太爺台灣僧其人皆與當時與廢有關故爲朝廷所忌而必不容之。然有清受命百年後不忘明室者尙仍有人世傳雍正朝八俠之一白秦官者年九十猶服故明衣冠而花箋錄集異云河南磁鐘鎮聖帝廟兩楹中塑一人端立向外左手自提其頭右手持木劍刃血模糊左足紅鞞右則綠青袍大袖攬右袂於腰間擲青方巾於地服飾不倫且蓄髮似是勝國時人相傳乾隆三年間事有司查訪絕無端倪而尸殮立不仆土人卽其肉身漆之接

此人名氏不傳。然即其蓄髮服明衣冠。則其人。有恢復前明之志。可知。而自殊時之狀。又與二太爺恰同。可異也。而孫氏乃以妖術被殛於神解之謬。甚。至謂其為勝國時人。則其人之壽。且百數十歲矣。特從其類。附表明之。

夢廠雜著

俞 蛟山 夢庵

寶店距彰義門二十里。為旅客尖宿之所。亦南北往來必經之地也。離鞏穀切近。金吾緹騎。恆偵探盜賊盤詰。奸宄凡異言異服。形迹可疑者。擒獲無得脫。一日有客黑面虬髯。自北而南。語音似楚。結束整齊。跨黑衛甚駿。佩刀外無長物。入店呼主人。速治具。解腰纏出白金一囊。陳几上。屬買雞豚牛酒。多多益善。主人曰。此物宜善藏。露虞有失。客曰。此物予得之甚易。愛者任取之耳。且予蹤跡遍天下。未逢豪客。豈冀爾寶店轉為萑苻之藪乎。頃酒肴羅列。客掀髯大嚼。連酌數十巨觥。不醉而下。酒物已罄矣。因以餘酒斗許。傾瓦盆。飲黑衛。熄燈而寢。駒聲雷動。逆旅主人白。保甲旋有汛弁。暨緹校數十人。圍繞戶外。擬俟天明執之。日晨客啓門。欲出。衆圍而前。客笑曰。昨霄不戒。陳金几上。汝曹今欲白晝行劫乎。舉手一揮。衆皆顛仆。村中有張姓。

者拳勇絕倫。而尤長於槍。人以張鐵槍呼之。聞喧聲疾趨。而至。舉手欲砍。客胸客駢二指。撥其頭。張即仰仆。十數步外。客曰。如此伎倆。亦欲與乃翁較。勝負。負耶。張固以拳勇自負。授徒數十人。今為客所辱。愧且憤。呼徒集環而攻之。客於衆中奪一棍。四面揮擊。中者輒仆。無敢近。步者客於是從容就。櫃下整驢鞍。跨於背。拔佩刀向飲馬石槽上一揮。中斷。以汝曹頑骨。祇須以木棍。扑作教刑。若試以佩刀。一村無。類矣。發聲長嘯。烟塵滾滾。瞬息不見。春

明叢說

己已之冬。余自汴入京。僦居櫻桃斜街之旅店。旁舍有客徹夜吟。晤繼以歌。嘯次早。覘之。方箕踞坑上。壁豚肩而食。連舉巨觥。旁若無人。時朔風怒號。彤雲釀雪。與夫賣菜傭且反披羊裘。若漁翁。猶簪肩縮。脰作殼。棘狀。客衣單。船脫帽露肘。額上汗津津也。坑無衾褥。而書籍從橫。几榻皆滿。因入室與之接談。客笑曰。僕飲食之人也。風塵勞。悴寂。莫枯槁。無當世用。不詳姓名。何足下告。稔視其年約二十許。語音類吳。下因私詢逆旅主人。客何為者。主人曰。客來匝月矣。至之日。時方夜半。叩門甚急。啓之。兩健兒負箱篋。置之而去。問其姓氏。里居。皆不答。視其行李。蕭條而書籍甚。

富必非暴客故任其居處而不疑然一月來無交游往還
 日用飲食過侈而白金壘壘日者有鄉人自塞外歸來云
 昨歲嚴冬遇客於榆關道上輕裘肥馬行李甚都其夜同
 居旅舍有園林豪客十餘輩持白挺彎弓擊矢思劫其費
 裝客奪艇縱橫揮擊中者輒顛擲十數武外不能起餘皆
 伏地乞命曰鼠輩不足污吳小將軍刃急昇去毋緩如是
 盜皆扶掖背負而散其為系出延陵而驚勇趨健將軍之
 稱非誇語也會余有保陽之役返逾旬而客去主人謂余
 曰吳小將軍於前夕款段出都門矣余曰嗟乎客果何許
 人乎其狼嗷牛飲則有炮焦憑陵嗜鳴叱咤之風暴客猝
 臨從容格鬪則儼然可馳騁熊羆之隊而爭上駟至於行
 裝蕭索而典籍橫陳則不啻竇威之癡杜預之癖也古人
 上馬殺賊下馬作露布安知非客所優為歐陽永叔曰天
 下嘗不乏奇偉非常之士而消磨老死於山林之間卒不
 得而見者天下無事無絲知之也余終不知客為何許人
 也春明叢說

青培曰前一客疑俠而盜者後一客疑俠而儒者要其
 人所為有濁清之別而其睨睨當世無一人物落其眼
 中則一而已然而孰令此二人者一以盜終一以儒老

乎哉謂天下無事使之無寧謂斯世無識人之入使之
 也烏乎

咸豐劉孝子歌序 兼歎山房詩藁

謝元淮 賦 謹

孝子名光貴湖北施南府咸豐縣大路垸農民也父早死
 母曾氏老且瞽飲食臥起皆需人光貴傭工養母二十年
 如一日母亦忘其瞽施南原土司地咸豐處萬山中大路
 垸尤稱絕險薪炭夾峙中貫溪河光貴居山麓茅屋礪礪
 刀耕火種絕地維艱承歡鄉黨稱孝焉咸豐六年丙辰夏五
 八日忽逢地震萬嶺動搖山裂溪涌十餘里內人畜顛壓
 死者不可數計其時光貴方鋤田屋後猝遇奇災不暇他
 顧狂奔入室負母走甫出門即顛仆天地晝晦惶駭不知
 所為急遽中惟恐母墜兩手緊負不敢釋雷霆震掉山石
 亂飛碌訇呼號不可名狀一食頃方定母在背亟呼之呻
 吟有聲則又喜乃負而起將避山下回顧屋廬仍在眼前
 牀篋器具位置如常門外樹木青葱其姪玉蓮方十餘歲
 上樹摘李抱枝而躡人樹俱無恙相視而驚疑屬夢寐環
 顧四面頓成曠畦蓋地動山移去舊居已二里其地則溫
 黃二姓田而光貴田廬樹木毫無損壞然移置於二姓
 田上成沃壤矣嗚呼異哉大難不死母子俱全豈非誠孝

格。天乎田廬如故瘠土成饒夸娥氏二子之力歟其即天以焚孝歟有司上其事表闔諸旌松滋熊柳溪司鐸咸豐歸話其異賦詩紀之

齊學裘見聞隨筆曰湖北咸豐縣某地數百家居民輻輳一夜忽陷為潭中有劉光貴孝子也其居移至三十里外天曉出門視之四無居鄰在溫黃田中屋中樹木以及所有用物皆移於此溫黃人以強占結訟時陳達甫太守知安陸府事親至縣踏勘不爽無不駭異聞之中丞胡潤芝先生贈銀三十兩欲奏不果此事通省皆知天之重孝子如此余樂為書之為世之事親者勸青坭曰此事默卿觀察詩序書之甚詳確因聞於熊廣文目睹之故其詩乃歌行體中述元大德中孝子李忠家邨保山前一日其山忽移民居皆淪為深淵乃其山中分繞宅迂回而過復合為一而李孝子之廬仍無恙其事與此相類但未注出何書耳至齊氏所書出自傳聞故多誤如地成潭其居移三十里外及以施南府訛安陸府欲奏不果之類皆誤惟稱郡守為陳達甫鄂撫為胡文忠可補謝序所未詳其贈銀三十兩正旌表建坊所給之公帑也云贈自中丞亦誤蓋咸豐六年為吾

鄉兵燹中災荒最劇之時是時江淮西饑斃人無算父老每言是歲慘狀輒為吐舌而鄂西乃有地震之災正東南浩劫之年而孝子則獨蒙天佑彌可思也

雙料曹操竹葉亭雜記 姚元之桐城

某太守貴州人嶺多連髮人稱之為某鬍子綽號雙料曹操兩任廣州太守其初任財尚不豐再任人傳其納賄故入人斬決一案其人處決之日署中即見其人羣放爆竹以嚇之某亦尋告歸其歸也赫然一大富翁還鄉矣至家鬼亦至某日呼其名而巧其怒罪焉鬼不去擾之甚常命家人具酒肴以饗之鬼或醉乃不擾少頃如故某固多鬚一日得怪疾鬚之孔生瘡一鬚一瘡百計不效於是糜爛及頸及喉而頭脫家中以金五十倩皮匠縫其首皮爛不受針線乃以豬皮聯之及入棺頭復脫無可如何但納諸棺而已出殯日旌旂耀目道必歷大浪坡二浪坡三浪坡出巷而後至大街三浪坡有磴道道固寬而平也殯至此紼忽斷棺隨地若輓輻疾轉直及巷口棺至蓋開其首復出巷口至街尚有一箭之遙其首忽又若球圓轉至大街乃止觀者如堵豈冥冥亦有曩示刑耶此乾隆末年事黃兌楮安妻親見為予言之猶凜凜畏人也

袁枚隨園詩話卷四曰朱子立中丞高顛長髯多權謀人稱雙料曹操與西林相公共事雲南彼此抵牾朱有句云畏暑鋪長簷思風去短屏頗閒雅不類其爲人康熙間施漕帥諱世綸者亦剛不可犯有句云愛山移舫對隔水問花多與中丞同調朱名綱

朱克敬陔庵雜識卷四曰乾隆時朱某以縣丞待缺陝西娶數年矣銜參聞按察司有女甥擇婿朱心動歸即愁嘆語其妻曰適聞卿母病危奈何妻請歸省朱遣僕送之密以六白金與僕謂曰人與金皆若有之南北任所之無爲我累足矣僕大喜竊載以奔朱因挽客爲媒娶按察甥女朱固權善營幹按察又多與援展轉授繁竟至封疆朱行事率多類此時稱爲雙料曹操同治間有某官者以巧佞躐躋權要而鄙俗不文人號爲半截嚴嵩亦巧對也

青坻曰某太守事亦見梁氏勸戒三錄然吾觀同時尚有一雙料曹操即朱履庵所述之朱某是也推而上之更有雍正時之雙料曹操上下不及百年而膺是稱者至三人之多亦足見近代官場爲藏垢納污之藪非詭譎奸詐之才不克至大官亦可慨矣蓋仕風之污自乾

隆四十年迄嘉慶以至道光中葉皆養癰時期以後則成潰之時也吾嘗考之朱綱卽朱勤愷昌祚之子本漢軍旗人以貴爲郎憲廟賞其好官權至滇撫既得志力與正人爲仇幾致楊文定名時於死地雖以鄂文端之持正猶莫能抗若非滇民洵欲爲變文定死於其手必矣吾郡徐曲辰故知錄曾略述其事徒以肆意攻訐迎合憲廟以固寵故敢於發難耳幸其早沒未至墮敗反得勤恪之謚可謂幸矣至陔庵所言之朱某以情事考之蓋卽朱勛其人也但其人至嘉慶時始得志其初爲卑官或在乾隆末朱氏竟作乾隆時徵助爲靖江人以捐納分陝西候補按察司經歷補咸陽縣丞其賣妻當在此時自此扶搖直至陝藩嘉慶十八年授陝撫中間釀成南山饑民巨變殺無辜之民無數又縱屬吏納賄舉人命重案而顛倒之終至獲咎以三品頂戴休致凡此三雙料曹操其二者皆至巡撫皆姓朱可云奇特近坊行之官場百怪錄亦載朱賣妻事惟某太守負此盛名惜乎只至二千石而止殆乏二人之與援耳三人中似乎朱綱爲劣中較優者然曹操之奸能運智計取得他人之天下而此三人者以加倍之奸充其量不

過封疆大吏而止。實不免有辱曹操之名。殆時運為之。而所處有亂世。治世之殊歟。倘此三人。生光宣時。當不使項城獨步也。吾又為此三人惜也。○近陸士諤所輯蕉窗雨話。稱朱勛貪婪冠時。陰狡特甚。雖仇家莫能盡其贓證。後以渭南柳家棗棧職。以縣丞到省。至開府三十年。未出陝境。考朱實。以按經到省。但借補縣丞耳。此誤。又云。朱為浙人。亦誤。至稱朱作官。其妻精案牘。不假幕友。手則可補。瞑庵所未備云。

書毛大相公亦若是齋隨筆

鄭敦耘 長沙甫

毛大相公者。姓楊。名先和。長沙武生。以拳勇為邑中冠。數百十里外。耳其名。匿其姓。字竟稱之曰毛大相公。毛身長不滿五尺。目閃爍如流星。膂力邁衆。初師族叔楊太和。數年盡其道。運用之妙。殆又過之。於尋常。曼衍家外。造十八粧。馬與人交。恂恂若儒。生口不齒。及拳勇。或求與角。非迫不得已。不肯登場。故終其身。無少挫。初與武進士謝光廷。齊名。光廷能穿拔樹兩指。夾香案。行多力人也。偶與毛試技。老拳突來。毛鶻落。而腦後壁穿。條兔起。而謝已跌。丈許外。笑謂謝曰。硬力我不知。若活力。君不如我。時人服其確論。少時觀劇。省垣與武弁聯坐。豎茗條。失手濡弁衣履。

毛婉謝弁。詈罵旋殿。以掌毛一揮。而弁仆。罵益甚。嘯聚一衝入隊。掣兩卒出。左攔右截。如弄嬰兒。於掌攫其鋒。而顛倒破裂者數十人。衆驚愕。莫辨其誰何。劇為之罷。有相識者。厲聲曰。此絕技。毛大相公也。一哄而散。視兩卒無完膚矣。毛以一身敵百餘兵。歲事而身無寸傷。名益噪。鐵腦殼者。頭觸銅鐵。立碎。胸腹可捶搗。遇壯士。輒乞三拳。一日乞拳於毛。時毛方臥。辭請益。堅當胸一擊。而殞駭甚。用起死回生法。臂上一擊。而起。謝毛曰。吾閱人多矣。未劫掠四起。喻次山其魁也。差弁捕之。莫敢嚮。迺徵毛往。遙見次山。手拔鞘。刀緣山脊。如飛。毛尾追之。纔隔數十武。登石磴。而呼曰。次山。我來。此走何為。次山回首。睜觀。膽遂落。一聲長歎。如木立。毛以巾展。奇辱境。有人不讓。馬數千計。車當道人。馬辟易。否則立遺。奇辱境。有人不讓。馬車不讓。轎之語。行道者苦之。毛一日馳入界。十數販。憩於途。馬觸米。傾販舉木。挑奮擊。毛手奪而折之。十餘挑。叢而集。須臾。皆折。黨益衆。挑雨下。毛奪此。擊彼。奪彼。擊此。左右兩翼如壞。傾倒如枯枝。拉裂挑。折盡。適揮之以鞭。羣販。

帶傷紛竄。毛始躍馬。匆匆去。徐某父子七人。以技勇雄於下。湘聞毛名。東邀馳赴焉。途遇土車。當道馬飛騰而車夫仆。毛於馬上。隻手舉土車。由左岸置諸右岸。抵徐時。方納涼。諸子各挾石。礮出。意自衍也。毛稱其能。擲一足。令舉環而拔之。不少動。旋試棍法。毛隔以櫟。七棍爭揮。雙櫟齊舞。雨來風去。電激星流。不踰時。七棍盡折。徐心嫉其能。饒別時。把實肚銅壺。行酒擊其腦。毛一格反破。徐面相與一。噉而罷。前後訓徒數百人。出其門者。多負盛名。毛輒以炫能。輕敵爲戒。晚年尤善察機。觀色。嘗有十數徒環坐。少憩。條指某徒。大罵曰。若不。良。敢動念。挾吾。皆。磨其人。慚而退。同聲。疊。應。遂。呼。僕。曰。此子。狼心人。也不。避。將。及。我。遲。明。移。寓某。著。鐵。尖。靴。送。揖。甫。下。猛。騰。一。踢。毛。手。斬。之。小。指。顛。斷。去。少。許。憮。然。曰。衛。頭。目。而。傷。指。爪。力。過。猛。也。然。渠。足。亦。自。此。無。用。矣。後。遂。不。復。言。拳。有。譚。及。者。輒。出。小。指。相。戒。曰。伎。倆。如。我。尙。傷。一。指。習。之。奚。益。哉。計。毛。挾。技。游。歷。數。十。年。處。強。兵。勁。敵。中。曾。不。一。蹉。跌。勇。亦。殊。絕。矣。乃。猶。抑。抑。自。下。若。此。其。保。身。之。明。哲。歟。迹。其。定。計。於。倉。猝。料。事。於。幾。先。非。獨。其。力。有。餘。抑。亦。其。智。不。可。及。也。使。天。下。爲。將。弁。者。盡。得。若。而。

人效馳驅。兵不皆精。哉。乃養兵而用。在一朝。率見敵。輒思退。而毛大相公。鑿竟以山林。老。故。歎。歎。而記之時。咸豐癸丑三月也。

吳其峻曰。耳熟此公。伎倆。直如活虎。生龍。擊攫不住。寫入扛鼎屈鐵之筆。益覺生面特開。技奇筆奇。一時雙絕。弟敦。視曰。儻之弄丸。耶。基之穿札。耶。公孫之舞劍。器耶。何骨節通靈。技神乃爾。此公。距今數十稔。其英姿。颯爽。僅資談柄。未附筆端。得此繪聲繪影。脫手如生。人以文傳。庶乎不朽。

青垞曰。拳勇之術。王圻續文獻通考所舉。凡十一家。又有二破法。及拏法。解法。跌法。黃南雷文定。爲王征南志。銘。又分別外家。內家。乃能者爲之。則守以抑。抑自下。而不上。人以自運。其幾先之智。始可立身於不敗。楊茂才之得力。蓋莫外此矣。

虞初支志甲編卷二終

虞初支志甲編卷三

青坨山人輯王慶強纂

壁將軍二事記歸樓齋稿

彭蘊章詠
長洲

玉門關外多戈壁。赤地數百里。或千里無人煙。草木泉水。每多大風過者。車馬飄飄。然不知所往。將軍壁公昌來往。八次營。夜行至鹽池。適大風至。有驛卒勸公禱於神。風頓息。遂建風神廟於山巔。比數年。公再至。則廟已改建。堂宇宏敞。始知過者皆禱而應也。又嘗過一處。地名苦水。者人馬不能飲。衆方議鑿井。公指其地而與之。金鑿成。汲水甘冽。異於他井。因題額。苦盡甘來。戍兵居民。咸公意。每過其地。輒率衆。臚拜馬前。道光十年。浩罕進卡。滋擾公。任莎車大臣。兵民僅千餘人。日夜守禦。賊至數萬。開門迎敵。三戰三捷。不能遠追。兵少故也。惟割耳紀功。編以索懸之。轅門長數丈。賊不敢侵。故他城被圍。而公鎮所獨完。因識二事并及之。

青坨曰。彭文敬相國。自命再來人。吾鄉謝默卿觀察。謂其自知為碧玉僧。耽禪悅。不以文名。然承其家。二林居士。後儒釋雙修。文簡潔可喜。此篇著墨不多。而塞外荒

寒之狀。如繪。末紀戰績。頗能寫出凱旋時。雄武氣象。按戈壁中大風。能捲起車馬者。多為旋風。及風窖之風。莊子司馬彪注。所謂扶搖上行風。觀象玩占。謂飄風。回風。扶搖。羊角。焚輪。皆其類也。夢溪筆談。稱熙寧九年。恩州武城縣。旋風捲大木。縣令兒女。奴婢。卷去。復墜地者。是也。然在戈壁中。又有一種風。窖之異。一斑錄謂。西城關。展東北。有風穴。每風之出。必掀山飛石。為行旅患。越日。又吸氣入內。皆可與此記參證。張文端出塞日記。嘗歎水在中國。何其賤。一至塞北。乃珍異。不可名狀。有飲駝馬。溺者。亦可想見其異矣。○傳聞李提督永芳。隨張勳。果公西征時。大風迷路。誤入關。展彌望沙磧。七日無水。時方盛夏。人馬將渴。死初飲。馬溺。繼榨。馬糞。汗飲之。死者日百餘人。久之。至一石谷。間伏螻蟻。數以千萬。大如覆盆。色如鋪翠。遍身礫。硯口各含一冰塊。大如拳。見人不驚。軍士取其冰嚼之。賴以存濟。尋至大營。勳果命畫圖祀之。李文石觀察云。

誌輿記室。遇曹難林。早聞集。潘 詒會少 稽 變亂倉猝。人生遇之不幸也。事定難已。傳聞失真。則又有幸不幸者。士君子讀書。至古人。是非疑信之間。宜慎思也。

維揚與君立洲。曾隨父遇賊。形毀支絕。而復生。其生近奇。人樂為詠歌。而藻綯之。君自揚數千里。訪予。斬有更蓋。父遺命。其父子。飲然。若有懼於苟得名者。知當日必有懼於苟得生也。是可誌矣。君父名於詩。君名昭。本曲阜孔氏。先世隸旗旋歸籍。居揚。以字氏。嘉慶癸酉。客曹為記室。直林逆之黨。擾曹滑間。先亂一日。邑令謁。觀察在郡。日將暮。有吏葛恆。泰開民間。異聲。議糾乘備。變為縣閣。所阻。令夜四鼓返。怒其家人。期旦日。召葛計事。甫明。而亂作。既戕。令弁揮刃。四斬。君方起。隔室呼父。賊已入。噪曰。降耶。則生父叱之。賊遂斫其額。刃數十下。君倉黃。舉几提賊。賊刃萃止。並僵。仆時。邑有武生王文舉者。以事在獄中。賊刦之。因給賊勿焚。城急去。己當遷妻。子與會某鄉。賊信之王。夜叩各署。僅得廣文某於明倫堂中。乞信物。持赴道署。言狀。觀察能公馳赴曹。而貴陽劉總戎已駐兵。賊衝賊。遂奔滑。曹因得集。數亡。繕治守備。收尸各署。齒血。狼籍。君父子適蘇。動死人間。因療之。得不死。然悶絕。已四日夜。君自言。若睡。信宿。忽醒。膚革。痿綴。無所苦。惟渴甚。呼水。父亦蘇。問曰。汝不死耶。各訊傷病。狀不得動。觀察至。以付醫。父傷十餘。臚出。腸見支骨。枚析。君剝半面墮。一目斷。指裂。頸脅。頸喉。

僅屬。面倒。垂醫。莫能。任有。老人。以丸。封其。瘡合。數月。皆起。父因。名更。生後。二載。父病。將卒。語子曰。昔與。若在。曹不。死。幸也。然亦。奇矣。傳或。過當。後有。能載。其實。者必。心更。記之。若不。遇其。人屬。之孫。君因。父言。勿敢。忘而。縷微。顛末。如此。嗜人。之死。生命。矣。事出。於猝。然一。瞬之。頃。其安。危非。得自。計。惟信。命可以。無悔。命之。所在。即賊。亦不。能制。其生死。故君子。於顛。危患。難之間。綽有。餘地。死則。自慊。必死。而竟生。則內。顧亦。必有。自慊。者。更何。事以。譽聞。為也。吾嘗。歎兵。間。慘擾。多訛。聞當。日滑。城吏。弁見。聞每。殊亦。安得。如與。君之。身歷。而指。正之。者。故吾。因君。言而。備列。曹事。焉。梁恭。辰池。上草。堂筆記。曰。與於。詩者。江都。人。本姓。孔。定南。王後。也。初業。儒不。售。挈其。子貿易。於定。陶縣。嘉慶。癸酉。教匪。犯定。陶與。父子。同奔。賊及。之。將斫。子跪。而請。曰。幸。砍我。勿斫。我父。賊徑。斫其。父子。抱父。頭連。呼。砍我。砍我。我賊。兩斫。之。皆殞。與於。督罔。中。不知。有昏。曉。俄見。其子。手足。動。而。不能。言。俄見。其子。手據。地起。而仆。仆而。復起。然亦。不能。言。又。久之。自覺。喉間。有一。縷氣。蒸蒸。然甚。熱。咳而。言。其子。亦言。初斫。時。如有。神人。敷以。藥。許不。死也。父子。匍匐。出積。屍間。凡。十有。五日。不食。不飲。不知。痛。乃

并、不、死、與、面、受、刀、劃、眼、耳、鼻、各、半、其、子、殊、而、未、絕、今、已、
歸、江、都、飲、食、笑、語、並、如、恆、人、朱、酉、生、知、止、堂、文、集、中、載、
其、事、

青、垞、曰、元、和、朱、孝、廉、綬、字、酉、生、其、所、著、知、止、堂、集、余、未、
見、度、其、所、載、即、梁、氏、所、據、以、入、錄、者、惟、潘、少、白、據、與、立、
洲、自、言、其、情、事、為、更、確、矣、此、二、說、并、載、可、以、互、證、其、奇、

至、潘、氏、傳、聞、失、真、之、說、在、兵、間、為、尤、甚、沈、氏、映、鈴、退、庵、
隨、筆、稱、其、在、徐、仲、升、制、軍、軍、中、所、見、聞、者、及、流、傳、於、他、

人、之、口、往、往、變、易、不、可、究、詰、可、知、茲、事、古、今、一、轍、
人、之、讀、必、具、此、種、識、方、論、事、今、一、轍、也、

載、某、事、必、具、此、種、識、方、論、事、今、一、轍、也、

蘇、某、事、必、具、此、種、識、方、論、事、今、一、轍、也、

見、此、無、之、辨、某、事、必、具、此、種、識、方、論、事、今、一、轍、也、

以、事、此、無、之、辨、某、事、必、具、此、種、識、方、論、事、今、一、轍、也、

應、在、喉、見、換、蘇、某、事、必、具、此、種、識、方、論、事、今、一、轍、也、

頭、要、以、事、此、無、之、辨、某、事、必、具、此、種、識、方、論、事、今、一、轍、也、

則、頭、要、以、事、此、無、之、辨、某、事、必、具、此、種、識、方、論、事、今、一、轍、也、

字、人、則、頭、要、以、事、此、無、之、辨、某、事、必、具、此、種、識、方、論、事、今、一、轍、也、

店、字、人、則、頭、要、以、事、此、無、之、辨、某、事、必、具、此、種、識、方、論、事、今、一、轍、也、

日、與、店、字、人、則、頭、要、以、事、此、無、之、辨、某、事、必、具、此、種、識、方、論、事、今、一、轍、也、

三、藥、日、與、店、字、人、則、頭、要、以、事、此、無、之、辨、某、事、必、具、此、種、識、方、論、事、今、一、轍、也、

仍、統、守、事、故、附、載、至、唐、宋、三、事、以、證、之、此、四、事、更、奇、於、中、與、注、見、一、自、積、
死、志、其、首、陽、也、則、與、治、時、事、自、縣、志、卷、八、此、四、事、更、奇、於、中、與、注、見、一、自、積、
要、之、食、餘、氣、而、不、奇、斷、之、事、雖、人、反、義、為、驚、傳、事、立、潰、載、天、奇、於、中、與、注、見、一、自、積、

書、宿、州、寓、客、養、一、齋、集、潘、德、興、山、陽、輔、

酒、肆、來、一、客、風、格、魁、岸、自、言、京、師、人、無、資、歸、日、說、稗、史、肆、

中、乙、丑、冬、阮、子、秋、屏、見、客、先、是、白、蓮、賊、亂、宿、州、徵、淮、安、兵、

未、至、而、亂、定、座、客、方、論、是、事、客、聞、而、歎、問、之、曰、某、即、客、宿、

州、某、官、所、者、也、官、旗、人、延、某、教、騎、射、室、在、署、後、廊、無、人、涼、

夜、僕、斲、睡、自、起、瀉、鑪、水、忽、血、色、揮、諸、階、出、戶、如、晝、階、

下、有、尺、許、人、馳、馬、橫、刀、叱、之、不、見、度、有、異、坐、而、假、寐、燭、影、

搖、搖、然、忽、有、聲、如、百、堵、牆、自、遠、而、近、難、犬、吠、號、人、馬、奔、嘶、

則、賊、千、百、攻、署、門、至、署、之、第、二、門、伏、焉、賊、入、則、積、屍、委、地、

我、厚、急、取、刀、躍、數、屋、於、圍、中、久、之、聲、定、入、則、積、屍、委、地、

賊、驚、發、火、槍、入、私、門、燭、猶、明、呼、僕、無、應、者、則、再、行、屋、上、

取、亦、斃、焉、覆、少、孀、而、懷、賊、所、遺、金、數、錠、哭、而、出、行、屋、上、

官、亦、斃、焉、覆、少、孀、而、懷、賊、所、遺、金、數、錠、哭、而、出、行、屋、上、

取、亦、斃、焉、覆、少、孀、而、懷、賊、所、遺、金、數、錠、哭、而、出、行、屋、上、

亂、許、城、隅、下、方、磨、豆、呼、為、適、市、瞰、之、斃、於、市、哭、請、

救、曰、不、知、耶、曰、無、則、裂、布、裳、為、索、登、城、絕、而、下、某、亦、不、

辨色呼婦去婦留連不決某曰吾不利汝也分金揮之去
於是坐客皆歎息稱客義勇更酌酒為壽益問客客曰是
日賊復入城掠某遂竄至此他不知也數月去客忘其姓
名略知書彬彬雅有體阮子云

青垞曰寫變亂猝倉筆筆如繪於先兆餘波中亦機警
亦整暇具見俠客義勇

震峯老人傳養一齋集

潘德輿山陽

邑之壽者震峯老人為之冠震峯者里中薛氏翁字也翁
名乘時武學生年九十一矣視其面如六十許人里人曰
翁杜門習靜不與外事其壽固宜翁聞之笑謝而已翁歲
無一日廢書九經正史百家雜技詩賦方外無不讀有難
字忘齒下問答者顛預則歷檢積冊必盡釋乃已蚤起鈔
撮校讎夜披衣坐釋疑義子姓熟諫則曰書者吾冬之爐
夏之扇也夏秋間滯下十餘日書不去手年躋上壽垂簾
燕坐頭頸必中肩背必竦直手足堅定無妄動客至衣冠
祇飭趨送揖拜如習禮少年無狂喜盛怒并市無頽語一
世未出口生計委子孫寒風敗屋神采煥然余每謁翁退
必喟然曰莊生云養形之人為壽而已矣翁非其人也余
所見文士輕情儻棄遭長者不屑一揖持大言壓其人多

矣翁何其恭也昔孔子射於矍相之圃有好學不倦好禮
不變旃期稱道不亂者乃延入翁其射此鶴者歟先王六
藝之教根心術達性命克壽之符不在導引習靜決矣荀
子曰飲食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
疾善夫

青垞曰近今鑄金以事西人者動稱西人能為有規則
之習慣津津健羨偏復善擯我古賢率以不屑一揖之
意鄙棄之何其慎也耶烏知我聖賢九思四勿其為有
規律奚如荀子所謂由禮即有規律習慣之說四農此
文述震峯老人之習慣如此此非我儒家秉禮之榜樣
所鑄成者乎吾愛其不期而訢合古賢者尤在以書為
冬爐夏扇二語吾觀皇甫持正作韓公墓志曰先生與
人洞朗軒關不施戟級平生雖寢食未嘗去書意以為
枕食以鉛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貌美游山核笑
嘯歌使皆樂義忘歸鳥乎可謂樂易君子巨入者矣尤
延之好學而以遂初堂彙藏書名世嘗曰吾手鈔書若
千卷飢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讀之以當友
朋幽憂讀之以當金石琴瑟鳥乎天下之益人神智執
有如是物者哉夫韓尤二公之於書如此震峯之於書

又如。是此。退庵。隨筆。所由。引持。正之。目韓公。以勸。後學。而估。畢叢。談復。引尤。文簡語。以勵。同人也。四農之傳。震峯。其意。殆本。韓尤。二公。而引。進之。歟。

貴因德與集

凌 盈 厚 德 堂

某公撫浙躬儉示人途見坊者婦衣采簪花呼役擁之去坊者固新娶也探轅三日不獲耗乃棄盧捐具得二十金納中軍以請公曰忘之矣引婦於庭呼夫人出則垢敝曳薪從竈來曰夫人也如是而業坊者而過之戒飯脫粟遣歸歸無家矣乃自經死程撫軍在浙盧杭之竹壁引火也災輒千百戶乃為土塊數方置轅外懸書令以塊易竹役洵洵按戶索金而竹壁如初江某守湖州令既昏毋得篝燈且夜巡門隙之有光者則兩繫塵生以返生蓋朝市而夜讀者也以聞上官乃調

青坵曰袁簡齋小倉山房文集中有儉戒一篇其事與此同或云袁所識為朱文端公撫浙時事與此不知是一是二錢梅溪謂文端撫浙按古制婚喪祭燕之儀以教士民又禁燈棚水嬉婦女入寺燒香遊山聽戲諸事是以小民肩背資生如賣漿市餅之流弛擔閉門默默不得意文端去而李敏達公來大弛其禁一切聽民便而民大悅因而謂文端是儒者作用敏達為英雄本色此言是也大抵為政弛張隨時會文正收江南後大開秦淮鐙舫意與敏達同欲以復太平氣象當時涂朗軒制軍方守江寧不曉文正意而反之世頗以殺風景譏之其先若湯文正撫吳又與文端同意乃以培地方元氣均未可以一孔之見測之若近世官場所謂天下儉一國儉之稱則徒以矯異立名與民生無與者亦可以覘世變矣○童槐過庭筆記載高安撫浙見署前屠戶妻艷飾倚門召入署至廳屏後指一織婦曰此我之一品夫人試觀被服何如所作何事汝夫殺生命養家職侈乃爾不速改當杖懲於是聞者悚然益相勉以勤儉蓋同一事而傳聞互易也元按袁隨園亦記此事隱其名而大肆訕詆隨園亦通品其非笑正人得罪名教真

不知是何肺肝。又某書稱高安撫浙崇儉獎廉。論氏嫁娶之節。里黨寶蜡燕會。止五簋。俱有常品。浙人呼為朱公。席道見婦人盛妝。問其夫賣菜者。命入署。至廚下。問誰為夫人。時夫與女奴雜作。婦人莫之辨。公指示之。曰。此炊者。夫人也。命留侍。夫人午飯。饌惟蔬菜。食畢。命之出自是。浙俗一變。以上諸所記載。均是一事。而傳聞異詞。並附志以廣參證。○簡齋袁氏有儉戒與嚴蔽二篇。以見行政防弊之難。於是張仲雅雲璣簡松草堂文集。復廣其義。重舉袁氏所述此二事。以見義云。或問除弊何先。曰。州縣中弊端百出。除之不勝其除。難以更僕數也。然弊有不可不除者。亦有不能悉除者。如必欲絕風清。無論其斷不能絕也。且因是反增弊者。有之矣。湘潭前任有以除弊為事者。遇下鄉。恐胥吏之擾民也。乃行一牌。列款其上。一切夫馬供應。毋許胥吏鄉保等索民間一錢。先一日傳至其處。嚴切曉諭。以為若輩斷不能藉端需索矣。居無何。有控保證不法者。內有云。下鄉傳牌者。例與費四百。後累次增多。云聞者失笑。此所謂絕弊而反增者也。大抵凡事皆未可矯枉過正。過則雖良。法意美反為病民之舉。憶昔吾浙有某中丞。以

儉率。下一日出。見一小家婦人。繡衣簪花。立於門中。丞命婦人詣轅左右。不知所以。擁之去。及至轅中。丞已忘其事。其夫坊者。而新娶也。探刺三日。不得信。乃售其屋。不足。又售其妻家之屋。得數十金。賂左右。為之請。中丞始引婦入。傳呼夫人。隨有蓬首敝衣。從竈下來者。中丞指謂婦曰。此夫人封一品。其服飾如此。而汝乃華妝。必飢寒之將至矣。以後當勤儉為務。吾所以訓也。賜之粗糲。而遣之。婦數日為所拘。已甚。甚歸。又無家。遂雜經死。又江南某大府。御下嚴。巡所屬。有奴挾妓飲酒。橫索州縣錢。事發。杖之斃。以為無敢再犯矣。後復出羣奴之所犯。更甚。以為小過。即死。雖大亦不過如是。姑快吾意。而冀其未盡知也。人亦以罪不至死。而竟若此。何忍復發其事。於是上下相蒙。豈非矯枉過正之弊哉。張氏所謂有不能悉除之弊。始即章文簡公所請。弊乃養人之物。未可輕言釐剔者。歟。至會衍東小豆棚卷十六。稱朱高安撫浙有美政。雖往往有過正之弊。人以為非。一日途中見嫁女者。極華盛。朱問之曰。秀才某妻也。朱命彩輿移入。節署直達內堂。新婦出。見一老婦。斂荆布裙。方桔棹灌地。自菜畦來。令婦人入室。琴書外了無長物。婦

謂新婦曰我起居八座尚安粗糲汝家何奢侈乃爾大人令汝進署將以觀我型庶幾訓汝身也新婦謝而出後歸夫家果能相夫成名封淑人按此所言與諸書略異則傳聞之失矣

記汪瑚事國朝嶺南文鈔

黃培芳香馬石

何子曰我國家承平二百年草澤間奇材異能之士湮滅殆盡卽有何用哉庚寅閏夏月夜與彝陵何子瀟論古來奇士因言乾隆間汪瑚事甚悉爲記之

汪瑚宜都人兒時賣菜爲業晨興荷擔寄蕭寺輒疾走還家而後鬻菜於市寺僧詰之爲買餅餌啖其母也僧曰孝哉孺子可教於是教以技擊丁甲壬遁諸秘術人無知者嘗乘舟渡河笠爲風落水汪踏水面取笠人始異之有舅氏官歸富甲鄉里汪往省見急裝客徘徊門外汪告舅曰此非孔道客殆爲舅來耶舅問策汪難之舅曰甥能識客必能禦客毋辭汪不得已應之曰此特偵者耳後當大至可備白金千盛筵二至時烹茗待之後三夕閑從者於室舅從隙窺汪時夜將半汪獨在中庭忽一人自天而下汪呼茗茗自牖出已而紫纒者十餘人相繼下汪連呼茗舉筆向牖茗置於筵累十餘碗不墮因徧餉客汪曰公等

庚初支志 甲編 卷三

來僕已喻旨願主人非他僕舅也僕非他某師弟子也雖然主人已治具餉客且奉千金爲壽衆唯唯飲饌取金去蓋素馨服某寺僧而隱隱知有汪者也由是舅大寵異之爲納粟作令數歲解組歸遂閉門謝客乾隆初汪年踰六十川督某眷屬出宜都被盜喪重費汚其婦女督聞之大怒檄縣令刻期捕盜否則罪令懼計無所出或謂汪可辦盜乃急踵門求汪汪始託辭他出既而察令廉吏卒許之語令曰此去入蜀境巫山中羣盜在焉請具大船在彼俟我汪乃乘小舟晝夜達則巍峩嶮峻中羣盜結砦自衛汪上及半坂遇邏者大呼曰速告爾曾汪瑚來也盜魁聞跪迓砦口請曰茲事重大願明府貸此三十餘人汪曰擲不義金本無足問淫惡者不可宥也羣盜意汪隻身來可攢斃之方動念手足已如繫乃皆大驚異汪色魁曰止汪徐出袖中綆悉縮而去還至水次汪先登舟繫三十餘人於舟尾曳之從水中行過大船始加桡遂接治如律自是汪愈引匿然迄今問宜都故老無不知有汪瑚也青垞曰汪氏爲令似多此一事然其前後所突見之一首一尾何其權奇而偶儻也其連染乃舅淪入宦海中度其所爲必有一二與俗吏殊其丰采者惜年遠無從

七

問之至被盜喪重資之川督倘即蜀民所歌之前有獻忠後有相公其人也耶然覺羅寶興督川似尙在其後姑存疑俟考焉

記麻城荳腐翁事國朝諸儒文鈔 黃培芳香石

汪瑚後麻城有荳腐翁何子之師胡君少時識之翁設小肆於野貨荳腐爲業胡君嘗因觀劇過而憩焉翁問所觀則皆盜賊勇戰事翁忽色動曰余亦勇者今老矣請爲郎君戲乃步出肆門一躍壁上立復一縱至地瞠視之猶然偃僕翁也胡訝曰翁胡爲者曰余固盜也今爲郎君言當無害三四十年前約予爲兄弟者十人以材力爲差余居十長者嘗率十人行經鄂城長者曰此行無他求就某方伯假五千金耳適方伯納姬燕賓客乃夜踰數重垣躍下排闥而呼曰我輩十人偶經此乏資幸假我五百金行矣久不應叱咤促之寢門啓姬出從容語曰諸豪士幸見過不腆酒食無辭醉也金細事且備矣人易之環而飲酒半二孳婢其昇一物至擲地聲轟然衆起視鐵棒也婢曰娘子約能舉此惟所欲於是自第五人以前舉棒棒不動長者乃撩衣前脰絕亦不動而棒忽折暈矣頃五人皆死姬鐵棒下餘五人急躍上屋姬從屋上拘之下各跪

而乞命姬曰鼠輩不足辱吾棒留若指貸若死耳啓兩手示胡並亡其小指刀痕宛然余自是亡命至此不敢言勇矣余老矣

蘭灼林古宦述異記曰鹽山孫蓮塘侍郎督學江蘇時偶閒步至廚下見一庖人岸然長大而缺其右耳截然如削去者怪而問之對曰小人故肢篋者流也同夥十八人皆拳捷多力遨遊江湖間每夤夜入人家持械索財物莫敢抗者如是者數矣一日至一處見巨第互數十畝而孤峙村外最後有高樓五間意必金帛所聚乃揭竿入甫至院見窗中燈火頓明似已覺者條見樓門豁開一小婢持絳紗燈自內出一手提寶劍立階上問壯士之意欲何求可速言之勿驚我老夫入衆曰煩白老夫入請各賜百金即自去婢微笑曰汝等敢出大言必有異能請試之能勝我手中劍便如願而償乃從容下階衆欺其細弱爭奔之挺刃交手婢毫無懼怯左持燈右持劍往來格鬪疾若飛隼劍光閃處如星流電掣諸械當其鋒者截然削落脆若瓜瓠於是十八人皆懼伏莫敢枝梧婢笑曰鼠輩豈足污吾劍耶旋聞隔窗呼小紅婢遽返身去俄見樓上又數婢皆持燈提劍如小

婢狀擁老夫人出鶴髮駝背手扶杖著地聲顛重
 疑是鐵鑄成當階置羅漢椅坐其上謂小婢曰諸客以
 窮迫來我家借資斧宜少給之汝何孟浪若是即喚衆
 使前衆匍匐階下夫人問汝徒幾何衆以數對夫人即
 命各贈十金爲茶水費旋卽有婢取金一裹擲階下衆
 崩角叩謝小婢從旁稟曰此輩最巨測不小懲之將復
 來請各留其一耳夫人領之婢乃下階攘袖各截其右
 耳衆驚受割莫敢喘息割已夫人曰勿令踰垣出使
 遇兒輩盡粉矣乃令婢掣樓上索繫銅鈴累累達外
 院索動鈴響外間應如雷一條間重門洞開內外燈
 燭齊張光明如白晝兩廊下列武士百餘刀戟森立如
 霜雪衆戰慄不敢行夫人遣之曰去去無傷也乃鼠竄
 而出自是遂改行爲庖人

爲捕役與蘭氏所述大同會七如小豆棚十四載平頂
 僧一事亦復相似則稱某公子入都值巨盜十餘人店
 中先有一客但於窗罅以氣吹之頭並落最後一人但
 微噓其頂而逃後公子在都友紅寺一僧嘗對弈盛暑
 不脫帽一日帽落平頂見自此僧之棋頓挫於公子云
 又夢花雜志卷三載南京鄉試士子所遇一更夫自述
 與夥劫資遇一黃瘦生亦如之不應事事從同如是大
 概說部互相勦襲以炫奇故一事附會如此之衆凡讀
 近世說部皆當以此觀之

書江南生事養素堂文集
 江南生自云江南人不言姓字年可三十無鬚顧身竈立
 動止倣詭於嘉慶十四年游瀘縣往來杜藍莒州高阜間
 逢人輒譚韻學遇又士講經聞其說者吾橋不能下久之
 林生逢馨延館於金竺庵從之學屢勸生多購書昕夕講
 貫不休有問疑義者則曰出某書第幾頁第幾行檢之果
 然問者初以爲偶然也而已而無不皆然性嗜酒酣醉以往
 輒佐僚悲嘯學侶莫測其由皆避席去待人無主客禮尤
 厭薄富兒有造謁者則閉戶或大聲讀書客因是絕好習
 禮儀設几席倩諸生爲介紹而已爲賓則漿辟自西階上

跪拜聲折如儀彷彿叔孫通之綿叢也邑令楊朝位聞其名請至署生布衣躡履昂首而入楊示以所作生評論詆訶不稍阿楊心折之每夜譚經多達曙其聲往往與學者

許氏未曾泚筆為文而衣帶間繫片紙乃所作武寧盧氏慨園書屋記也其述經學則以漢魏為宗所縷指宋明及本朝十數人皆鴻博考據家在館半載恆拊膺太息一似有大不得於其中者或曰生姓李以贈蔣客詩自署李我也語音類楚或又曰此楚之王百齡也質之皆非是一日忽欲歸奉之金不受曰吾無用此遂去

薄空疏相鼓噪而真才遁焉不知其禍乃中於國家也况今日更風斯下也乎

書王恆一葬棺事業業堂文集

張樹介 武威

王恆一名敦敬西安府咸寧縣人與余交數十年矣為人有心計而翔實慎密好行陰德未嘗告人余廉知其葬邵氏七棺事卓有古人風爰紀之

咸寧邵君友渠壬子科舉人辛山東樂陵縣以負公祭襪職監追疾死家籍沒妻憤恚卒子愷庚申舉於鄉以風疾逝妻憂殯友渠弟友洛亦孝廉中年淪喪妻子偕亡貧不能葬匿俱寄於南城外洪福寺恆一偶游此寺見破廊內棺壘壘風雨不蔽前和多謔裂甚愷之問主僧曰此誰氏之棺也而朽敗若是奚不葬僧曰此邵氏之七棺也寄此有年矣後嗣替微歲時且無焚紙錢奠杯酒者而又何能葬恆一曰余為之葬可乎僧曰此大好事奚不可者恆一遂蹤跡邵氏之後無人焉得疏族某同至其兆域按照程位揆日悉窺之以羊豕酒食祭之揮淚去

張介侯曰昔漢陳寵掩雒城外之露骸而冤魂息哭曹褒葬射聲營之停壘而軍士騰歡史氏以為美談自俗習梟薄此風曠寥今恆一於邵氏素非親故又無人激勸之而

慨然葬其七棺。此豈有沽名之念。以存於其中哉。蓋其側隱自性然也。余又聞某孝廉其母病亟。酷貧無以爲斂具。一卽厚贖之以畢其喪。嗚呼。是豈不足以甄狀也乎。

青坭曰。人事何嘗邵氏科第蟬聯。一轉眼花。家居爲墟。落無復一人存。天之盛衰。斯人大可畏哉。而無如人之席。豐盛者。毫不作一零替。想率肆意自足。亦若百年不可拔者。以余所見。比比然也。如王君者。行心所安。舉此一事。而平日之肝膽。照人畢見。雖不求自表好事之文。家必力予寫而傳之。然則人亦奚爲而不勇於行義也哉。

書劉默園觀察蚶洋出險事。養齋文集張澍武候

歲在道光辛卯十月。余自豫章買權來武昌。訪盧厚山制軍。適劉默園觀察司鹽政於此。一日劇飲。言渡蚶洋。事心目震蕩者。移時。作而言之曰。是不可以無記也。觀察曰。昔曾作圖題咏者。頗多。願君少留數日。圖到爲我題之。並丐紀事之作。余曰。余事急。恐不能待。是夕歸寓。卽作四詩。貽之。返江右。迺爲此記。觀察之言曰。方家君以鹽道調臺灣也。福建虧空事發。使者至。大吏皆獲重譴。家君爲前任。肩虧短巨萬。而遠隔重洋。音信不通。余悚懼之甚。听夕不安。

乃思破產紆難。遣疾足歸。斥賣田宅。收拾生計。仍邀各鹽商於寓。謂之曰。我家君在此。任受爾等規費乎。衆皆曰。無我家君爲爾。請加鹽價。緩徵課。有之乎。衆皆曰。然我家君代前任。任擔虧短數萬。今事發。禍且不測。爾等忍漠視乎。衆皆曰。願有以圖報。請明示之。余乃曰。今事棘。時迫。諸君將短解之。銀於二十日內全繳。余已使人收各鋪本息。爲諸君償。如何。衆皆曰。諾。乃相與跪於露處。指天爲誓。卽書券付之。以司馬朱某爲中保。事可以集矣。余念未得與家君謀。事屬專輒。必須渡海面請之。卽僱大船至廈門。水師提督史公與泉道季公。諾曰。子何往。頃海氛不靖。寇盜充斥。子隻身涉鯨波。烏乎可。若有急事。郵書以請。命可也。余堅欲往。二公曰。子必欲往。今有換班兵四十名。鎗炮火藥。皆具。子偕去。可以防護。然艇匪出沒無常。其慎之。余乃乘潮行至漁洋。遇前任臺灣府王公船。回又貽以所用製寇之火球暨火藥諸物。余乃益自壯。風順四日。抵臺灣。奉父命。仍回一日。抵黑水洋。夜半聞炮聲。股天海水爲沸。阿幫呼曰。賊至矣。奈何。舟中九十餘人。相顧無人色。有爲舟師寫帳之章。占者謂曰。事急矣。請少君衣我衣。我衣少君衣。賊至必先點船戶名。少君應之。而過庶幾可逃。命我不忍。

刳腸之酷必蹈海以死耳。余曰：子胡然舍身以救我死則俱死耳。子胡然章彊之相與抱頭大哭，既易衣，余乃號於衆曰：人輸有絮之被褥各一件，其價至省，債之衆曰：何爲。余曰：第速出之。徐告汝，又號於衆曰：人出破爛之單衫褲各一件，價俟後債衆又曰：何爲。余曰：但輸之既而物皆具急令將船中大小木植竹竿繩索均搜出於船四隅，繫爲欄干，以被褥張之，繫以繩濡以水，俾溼透裂舊衣，糾爲繩浸以油，兩端燃火，已而賊舟至，余乃令兵四十，水手二十餘人，皆持鎗直立艦前，不發。賊酋望之，亦不敢前。久之，天將曉，有執紅旗而麾者，賊舟竟揚帆去。時無風，余乃禱於神，以下所向投。琰則蚶洋吉則縛施往西南行，時已昏暮，未能至蚶洋也。恐賊追至，危甚。詰旦見山峯遠聳，衆皆謹曰：已至蚶洋矣。見山麓列船數十班，兵謂是巡哨船也。呼之來援，俄而船至，乃賊船也。衆大錯愕，計無所出。見賊於船頂，取小艇數隻，下十餘賊，登之鳴金爲先聲。鎗炮齊發，忽炮子穿舷之上，板檣帆俱毀。榜人咸匿，船中余乃令兵丁裝鎗審視，而後發。燹十餘人墮水，急燃火毯，擲諸賊船。穢數人火星迸散，飛延賊船之火，藥一舟焦灼，賊乃大駭。先是舟中懸間香，倒掛烏四籠，是臺灣攜來者，方急危時。

念我等羅患命也，何忍使此鳥受苦。乃解縱之，羣來海中，無鳥賊見，數鳥盤旋飛舞，大驚以爲神物，祐福人則大罵開帆去，乃僱漁舟牽百丈至福州云。

張介侯曰：時先生尙未服官，年才二十三也。先生真勇哉。先生知兵哉。

青垞曰：乾隆末年，閩省虧空爲一巨案。當時總督伍拉納巡撫浦霖皆逮京受大刑，越日赴菜市，伍兩目猶能左右視，浦右腿已夾斷，可謂慘矣。而發其案者爲將軍魁倫，司奏者爲林明府，喬蔭純廟震怒，立授魁倫爲閩督，窮治之。藩司怖死，臬司以冤殺七命，同時舉發已擢陝藩，追回正法。道府褫職，州縣伏法二十餘人。總理清查局者爲田布政，風儀刻覈，寡恩勾稽，出入皆卽現款，爲斷又以追促了事，應劃應抵者皆未及分別，事後庫款乃浮出數十萬金，而死者不可復生，人皆嘆息。旗人塔倫岱令田古有循聲所虧都有實款可抵，以未及查出絞死人尤冤之。朱文正公尤憤，魁氏之與大獄決其無好收場，後果以督川因教匪事失機，伏法田布政以心疾死，無不歎果報不爽也。然當日閩中吏治實極污壞，倉庫皆空，有貪人如和珅輩居政府，相倡以納賄。

無怪其然。事後。咳。法。治。之。已。晚。蓋。平。日。民。間。冤。憤。所。積。也。然。如。默。園。之。父。幸。而。平。日。恤。商。有。績。得。臨。時。之。援。手。耳。否。則。期。迫。虧。巨。法。嚴。安。能。一。時。獲。濟。可。見。作。好。官。終。不。負。人。天。之。保。全。良。吏。重。險。中。俱。化。為。平。夷。若。或。使。之。豈。偶。然。哉。默。園。父。子。得。人。心。如。此。臨。難。且。有。願。為。之。死。者。即。其。不。忍。聞。香。鳥。一。事。足。見。平。日。居。心。悉。在。太。和。元。氣。中。英。年。有。此。仁。德。殆。其。父。慈。惠。所。貽。乎。介。侯。徒。以。智。勇。推。之。未。盡。也。智。勇。固。藉。仁。以。成。之。也。聖。言。豈。欺。我。歟。

四。不。論。先。生。傳。檀。花。館。文。集。路。德。齋。四。生。產。

四。不。論。先。生。余。門。下。士。能。文。者。也。嗜。酒。遇。酒。味。酸。澀。者。初。猶。皺。眉。三。盃。後。漸。入。佳。境。汨。汨。下。喉。以。至。於。醉。曰。不。論。惡。好。一。瓶。亦。醉。一。壺。亦。醉。曰。不。論。多。少。夜。睡。方。熟。曉。眠。未。醒。有。呼。之。者。曰。酒。來。矣。則。蹶。然。而。起。披。衣。而。飲。之。曰。不。論。遲。蚤。飯。前。飯。後。見。酒。輒。飲。未。之。辭。也。曰。不。論。飢。飽。於。是。同。舍。諸。生。羣。呼。之。曰。四。不。論。先。生。健。於。文。通。詩。賦。課。試。輒。冠。其。曹。而。性。情。坦。率。不。立。崖。岸。接。人。無。畦。町。以。好。飲。故。常。為。人。捉。刀。余。輒。覺。之。曰。四。不。論。手。筆。也。何。誑。我。羣。相。與。諱。飾。堅。不。肯。言。呼。先。生。至。詰。之。曰。此。文。易。酒。幾。許。則。俯。首。不。作。一。語。其。樸。實。類。如。此。人。見。先。生。之。易。與。也。凡。幹。才。淺。學。

武。夫。羣。少。及。市。井。織。人。之。願。接。交。於。先。生。者。率。以。酒。為。媒。將。有。所。求。先。以。酒。為。餌。先。生。欣。然。飲。之。不。少。疑。雖。數。所。厭。薄。者。以。觴。酒。相。招。未。嘗。不。飲。飲。未。嘗。不。醉。醉。後。有。求。輒。應。不。計。其。可。否。也。余。因。而。呼。之。曰。百。不。論。先。生。以。四。不。論。飲。酒。以。百。不。論。交。人。先。生。殆。矣。余。屢。戒。先。生。勸。之。節。飲。不。能。聽。一。夕。感。噩。夢。忽。銳。意。斷。酒。其。季。父。聞。之。曰。暫。戒。耳。不。三。月。將。復。飲。請。待。之。已。而。果。然。同。舍。生。某。蕩。子。也。揮。金。如。土。其。父。兄。約。之。嚴。不。逞。求。計。於。先。生。先。生。許。諾。貸。估。客。金。三。百。與。之。某。歸。過。期。不。償。估。客。索。之。急。先。生。不。得。已。至。某。家。坐。索。之。某。飲。以。酒。召。歌。伎。侑。觴。伎。固。善。媚。見。先。生。熱。腸。請。託。終。身。先。生。信。之。謂。紅。拂。紅。線。復。出。也。竟。效。桑。中。之。奔。士。林。大。駭。余。置。酒。饌。先。生。曰。飲。此。作。別。此。間。不。可。居。矣。先。生。淚。溼。溼。下。不。能。仰。視。自。知。衆。論。不。容。跟。踰。而。去。絕。學。捐。書。將。浪。迹。以。終。半。年。餘。忽。踵。門。負。荆。願。力。補。前。惡。復。從。余。游。余。不。信。諸。老。輩。及。門。下。數。十。人。為。之。請。余。惜。其。才。許。之。而。嗜。飲。如。故。不。擇。交。如。故。一。日。自。外。歸。醉。顏。醜。矣。余。問。曰。飲。酒。乎。曰。然。多。乎。少。乎。曰。多。清。乎。濁。乎。曰。清。余。有。濁。酒。一。壺。能。復。飲。乎。曰。濁。酒。亦。佳。但。積。滯。腸。胃。間。經。宿。不。化。次。日。猶。作。惡。減。飲。食。某。向。也。飲。之。今。不。敢。矣。余。竊。喜。曰。四。不。論。竟。

發此論可教也。因謂之曰子但知酒之清濁亦知飲汝酒者之清濁乎。余酒雖濁其素處則清是王宏之餉淵明侯芭之餉子雲也。子所飲者清矣其來處果不濁否。酒之清濁可論可不論。招飲者之清濁願先生論之。先生感然變容若慚若懼若悔若悟。余大喜急呼酒至滿斟之曰能明余言。嗜昔之過庶幾免矣。飲此為約可乎。先生立取一解飲而盡疾趨而出。余因更其號曰一論先生。

青垞曰此間生比部掌教關中書院時之文其人殆即書院肄業者非寓言也。比部為制舉家精嚴法律之鉅子持論刻深其為此文殆有感於嘉道後國家刑法廢弛執法之官幕羣以四救先生之目為宗其弊至不分曲直枉縱任意當日法家之議論行事皆以陰隲子孫為的如酒人之四不論者故以清濁况曲直而希其人之一論及此焉。此會文正於粵寇初興時致歎於當日官場中積數十年應殺不殺之人應結不結之案馴以致成土匪橫行之巨禍而歸罪於道光三十年以前之人物。詆為鄉愿黃縣彰有朝恩論閣老皆其人如歙縣而政事舉墮壞於冥昧之中者皆此四不論之流所作成也。若以俳諧游戲小品視之淺矣。

路德門生

卜者傳禮花館文集
卜生者卜於濟南市見一鏡土花剝蝕斑如鷓鴣心知其異試占之秦漢以上物也購以百錢攜之歸置書室中剔其背隱隱有古篆文曰無射乃師曠所鑄十二鏡之一也。大喜焚香祝曰青銅君來從晉都晦曜泥塗二千餘載乃歸於吾吾將貯子以古錦之囊盛子以雕玉之櫝吾游四方與子同車吾老蓬華伴我琴書死則從子以葬不以貽子孫子欲之乎祝訖而卜其兆為破近在午時生曰烏有是哉吾將守子俄而午飯熟妻使婢請之不至使子請之不至妻自往呼之不應問其故又不答見案上有鏡黯淡不可以鑑生以兩手撫之目直注不轉瞬妻急攫其鏡生起而奪之鏡墮地裂為三生頓足叫絕忽大笑曰我誤矣毀鏡者我也非子也使我不善卜鏡安得毀乎吾惡知夫自全者之非以自禍也吾惡知夫善死者之非以善生耶吾向以吾術為至通矣今乃知其無益鏡之毀吾之福也不然者吾其為京生矣自是閉門讀書終身不卜

青垞老人曰此本路氏集中論說類之造化篇余因節出之署為卜者傳
孝鵝傳復齋文集
會 鋪 齋 堂 順

孝鵝者復齋所養鵝也。壬子冬，嘗署雲和學博。溪齋無事，比至春，有鬻子鵝者，爰取二頭，養之以消寂寞。渴則酌水以飲之，餓則握食以飼之。齋有雞，將奪其食，則常以物捍之。是兩子鵝方脫殼，失母視養之者，無不可恃。有是一似，即其母也。因隨余所處，輒伏足旁，行亦從之。鵝一雌一雄，雄者特甚，及卸事，乃籠之以歸。由雲和至家，後先籃輿，稍遠，離其雄者，則四顧鳴不已。既至家，夜授以栖，早啓之，是鵝率由廊下而堂，而寢至余臥所，遇余或未起，即伏牀，根不作聲，視余攪衣起，則哥哥然先出房門，立以俟。無日不然，或使人驅而浴，諸溪率不多時，即反其雌者，雖終日浮唼水草，非所繫戀也。余嘗出鄉三日，是鵝立於堂之後，鳴而不食者，亦三日一門，莫不爲之感動。是秋，余復往省垣，及金華、嘉興、江西、桐城，至戊午冬，始一回家。前後凡六年矣。至家之夜，是鵝遙聞人語，忽長鳴，達旦，蓋猶識是養之者之聲也。及早疾趨，余所坐處，引頸鳴兩膝間，有不勝悲歡交集神情。問前此雌鵝久矣，不在更子之匹，且復有子是老子鵝，仍概置不顧。終日追隨左右，如始養時。其明年，余游閩中，家中以余次女居鄉，將是鵝寄養，以就水草。越辛酉，余自閩歸，曾至次女家，次早有鵝，且行且顧，直

庚初支志 甲編 卷三

上大廳，賊而飛鳴，向余前不意，即余所養老子鵝也。聞寄養二載，從未至廳，乃亦聞聲而知，既見，更一步不離。如是三四日，迨余將乘籃歸，是鵝乃從與前，先昇者趨自左，格之，則自右趨，自右趨之，則自左趨。時女家嫗黨送余者，互抱以退，則如嬰兒中道失慈母，其哀嗷之聲，殆有不可聞者。吾以思夫人萬物之靈也，人少則慕父母，有妻子則慕妻子，况禽鳥乎？計是鵝爲余所養，曾不過百餘日，而以是鵝依戀所養一至於此，其在於人，非所謂大孝終身慕父母者乎？余非閒居無事，何從得盡其性？又何從知物情之摯固有一至此者也？壬戌，余補授湯溪學，欲攜是鵝往爲亡兒故，不堪以之增感。用屬次女家善養之，以盡其年。後五年，乃死，余次女徐塔爲葬諸徐坑之山，嘗聞天寶末，有沈氏孝鵝家，是可并傳矣。

青坨曰：道光中，寶應劉君寶楠，曾以烈雁家徵詩。一時如包慎伯、潘四農，皆有題詠。揚文端公題以物猶如此四字，乃與此文未幅，因孝鵝推及於人之論，同一用意。是雁與是鵝，得此皆可傳矣。○周樸園書影，稱大梁山貨店市肆養鸚鵡甚慧，東關口市肆有料哥，亦能言兩店攜二鳥相較，鸚鵡歌一詩，料哥隨和音，清越不相下。

十五

料哥再挑與言不答一字人問其故曰彼音劣我而黠
勝我我開口便為所竊矣臬司有愛子病篤購以娛之
賈人籠之以獻鸚鵡悲愁不食自歌曰我本山貨店中
鳥不識臺司衙內尊最是傷心懷舊主難將巧語博新
恩留之五日苦口求歸乃返之山貨店垂頸氣盡萬曆
間事也鸚鵡能詩世所未聞錢牧齋選入列朝詩集中
尤奇按此鸚鵡依依戀主不以枯苑易心慧而且烈有
孝鵲之孝亦可稱孝鸚鵡孝而能文居然華實並茂之
儒者矣

說馬有獲齋文集

李道平安 謹王

或蓄馬龐且峻雄而有力鬣長蔽目不見物嘗游牧山中
羣獸莫敢角遇虎輒鬥門輒終日無勝負而退見者告其
主人而譽其馬之勇主人曰壯哉馬乎然馬不勝虎者鬣
蔽目也去其鬣馬必勝矣遂翦而去之明日尾其馬之所
之果遇虎馬見虎顛而躡不及三接而馬為虎所斃主人
惋惜而去道思其故而不得歸而告其父老父老曰而亦
知夫天下事成於勇敗於怯乎始之所以敢於門者以目
蔽不知其為虎故其氣猛故不懼既而知其為虎則神
怯矣怯故餒餒故敗天下事成於勇而敗於怯比比然也

獨馬也哉予聞之故說馬以為世鑒

青垞曰善夫滇上先生之言也今之磨驢必扼蔽其目
馬尤善驚故馭馬駕車者亦必蔽其目之四周去其蔽
則易驚驚必敗天下事必不計利害者乃能勇往直前
聖人所以有愚不可及之言也禍福太明趨避計較之
心勝矣施於事鮮不害也雖然馬能與虎鬥其馬決非
凡馬惜乎其入之鑿損天真不善用其長也梁敬叔勸
戒四錄稱西安王將軍有駒黑色用兵金川木果木之
變將軍乘之以戰勇健異常人近之輒蹄蹶賊不能拒
將軍首先血戰冒矢石潰圍出功成後鎮守西安以馬
久勤勞不施羈勒為搭松棚一間馬日則出城入終南
山自擇水草夜則必返自何門出仍自何門入西安城
日入下鍵往往掩關待之馬能飲酒斗餘以熱肉下之
隔數日必入內衙視將軍或嗅其足將軍輒撫摩之飲
食之始出一日忽晚歸汗淋漓身將軍疑人乘騎次日
遣弁密隨以往至一峯下則有虎在焉見馬至便與鬪
及昏乃散峯側有古刹弁詢諸僧言鬪數日矣還報將
軍虞馬或被傷選健卒往捕虎令前弁導以往徧尋不
得其處因命施槍炮轟擊後馬因日出城歸亦不再汗

年餘斃。將軍泣而瘞之。西安城外有碑曰：王將軍葬馬處。然則此馬遇主其福命亦勝於滇上所說之馬矣。天下同一事而收場異者，豈第此二馬哉。

李芳傳六韋軒文集

李會馥 次香 感

李考不知何許人。道光辛卯夏，行乞於沈子美仲之門。敝襦草履，面顰黑膚，草起稜，類世俗所畫八仙中李孔目狀。操北音，求寄宿。家人呵之不去，肩而入，巧笑曰：吾豈圖作梁上君子者何？肩焉美仲聞言異之，就與語，甚雅馴。似嘗讀書，知學問者，因延之入，叩其姓氏，曰：聊復爾爾，不足道也。見案上有唐詩，忽發狂引吭而吟，聲達戶外，因為言歷代詩學正宗別派及漢魏以下唐宋八大家古文源流，異同得失，妙解瀾翻，皆俗耳所未聞。僮奴輩怪其延巧入室，咸來窺視，既見其據上坐，指揮談論，作都講，衆皆匿笑。羣犬狺狺相率，顧其坐而嗥，巧如不聞。談自若，頃之為設酒飯，卻飯飲酒，豪目中，以無主人已而為具湯沐。約髮爬垢，易以衣履，岸然雅士也。善各體書，縛敗絮為不律作擊大字，方徑尺，骨格遒勁，出所楚中咏古諸詩。恣肆詭譎，近昌黎長吉兩家，醉後與論古今成敗，能以已意斷廿二史中人物高下，與時事得失，皆鑿鑿可據。唯說

及制藝則耳目皆他向，意殊不屑。因自言李姓，芳名，天津人。父由進士令晉之靈邱，以耿介忤上游，罷去，囊無一錢，不得歸。寓介山僧寺，四年無垢禪師賞之，乃歸。其孥於天津，少以父命強為時文，應童子試，一售而僑父沒，妻亦隨亡。貧不能自存，有友某為湖南麻陽令，往訪之地無佳山水，鬱鬱半載，辭而行，友以數十金為贖，行半月耗其大半。於酒家傭過洞庭，維舟遊君山，託同伴守其囊，纒約半日，即返。既至山，悅其風景，留三日始下，比至故處，則無有矣。乃狼狽渡湖，尋途北歸，今得達此，不自意全也。明日携以出遊，羣兒譁其後曰：巧也，芳笑曰：吾得矣，吾得矣，曩吾初渡湖，鬚髮蓬蓬，人咸目為囚，晚投旅店，無被纒，則疑為賊，及問余徹夜吟誦，聲則指為顛，今乃還，吾本相呼為巧，吾得矣，凡住七日，每飯不過盃酒，必盡器之，所有一夕飲，既酣，與主人作謝而臥，明晨排闥入，則寂無人，脫所易衣履於牀，仍著其故者而去，遂不知所往。

青坭曰：其來突然，其去悠然，加倍刻畫，以寫其人如生。龍活虎令人捉擊不住，妙人妙文如是如是，吾鄉處江淮間三五里中，必有村塾，四時常有游學窮酸掉弄文字，寒態可掬，遇主翁好事者，輒薄資之，其中間遇有文

士落魄者則刮目優禮憐才者或挽授館穀粵匪時文士流離者多藉此以反其家當時父老右儒禮接賓敬富室座上常有此輩此誠鄉俗純厚近古者自學校開而流風頓寂矣

李芳傳 梁溪文鈔

沈用增 孝感 鹿

李芳者博學能文不徇時好性嗜酒貴己賤人拂其意輒怒於色丁亥三月芳游楚北無所遇乞食於途至余村面鰲黑髮長寸許雨無蓋跣無履以草裹之身衣絮袍一絮袴一百結藍縷草繩匝三周蟻蝨行其上如蟻緣樹村人集詢之聲鉤襪不可識適余自外歸芳示余零丁一紙始知為天津諸生而已西選拔山西縣令某之仲子也能書且善繪事余延至家授以筆仿趙王孫書又臨平原率更體畢肖為具湯浴之易其衣芟其髮越日試以文數百言頃刻就五經諸史外尤熟阿難氏書述其名非獨余未見且亦未聞寄余家月餘日為家大人寫真一先叔繪圖一贊語楷書見者以為三絕余有聚頭扇芳以蠅頭小楷默書唐人七言絕四十餘首盡幅不錯一字平時訥訥如不能言酒後耳熱時輒自命曰余徐渭也文章詩字俱可匹文長所不逮者畫耳一夕忽欲行固留之不可得乙未六

月芳復來衣履稍完肩聳舊書叢雜無全冊大呼曰沈棠溪安在余時游沔北從弟玉堂喜其來處之館灸酒飲之館中蒙師憎其狂謾之以言芳大怒投几曰公等不過識數十字耳儼然坐皋比訓人子弟設如我李芳目中尚有入乎膏燈發所誦少陵詩朗誦澈瓦屋竟夕不輟日未融大罵出門去

沈用增曰昔徐渭文章躡韓會詩才超何李負嶽奇不世之才卒不免以狂疾廢芳果其流亞耶何相似之甚耶然渭不得志於有司而胡公延為上賓中郎傳其逸事芳則鈍鉤巨闕薛燭難逢纍纍喪家恆儕餓隸抑又困矣余雖識之風塵而所處者卑又不能薦之當路豈芳之不幸歟嗚呼世之不幸者獨芳也歟

自記曰此道光己亥作也初李生留寓吾里先舅父西峯李公將招致之以其酒狂不果然訝其人作有小傳載公文集中後聞增作此傳公取閱大笑曰甥年少便能筆墨為人寫照大奇他日作文勿拾人牙慧則可自標亦幟矣今距三十二年檢舊稿憶公訓言不敢忘故存之
青垞曰李西峯所謂沈美仲即棠溪父也然李生兩至

孝感。怡遇彼中之能文者。西峯及棠溪。各爲傳以寫其
人。可謂不虛此行矣。吾考津門獻徵詩注。其搜討遺佚
甚勤。然卒不及李生。豈其人卒客中轉徙憔悴以死而
故鄉人遂無復知之也。耶。特本表微之意。並輯沈氏所
爲傳。附李氏傳後。庶斯世尙知當日有此走死不顧之
狂生也歟。

盲孝子傳六草軒文集

李曾獲孝感

孝子十四歲兒也。涂姓。乳名坤兒。曾祖之遇。祖道泰。父次
昌。皆邑諸生。母王氏。次昌少穎。雋有夙異。爲詩多涉神仙
中語。人殊不解。遇疾雷閃電。他人恒怯避。去次昌乃神思
飛揚。移案當階。就電光作詩。頃刻成百餘首。腕不得停。電
熄乃止。自亦不解。何故。年二十九而卒。孝子四歲以痘盲
母無依。僦舅氏沈宅以居。機織度日。孝子以慧甚。八歲即
代母執爨。飲食輒進甘於母。而自食其劣者。母使從塾師
讀。口授二三過。卽十餘行。皆自誦聽師講。子游問孝。章至
於犬馬二句。忽歛歛。嗚咽師大奇之。丙午二月。母患心痛
藥罔效。孝子涕泣。輟食左右扶持按摩。五十餘晝夜。衣不
解帶。一日母病急。孝子潛磨利刃入廚室。解衣自嚼。其左
臂割之。逾時病良已。孝子仍上牀扶持。如故。俄而鄰姆入

見血漬地上。問之。瞪不能答。姆見其左臂不伸。疑焉。強解
衣視之。則凝血殷殷。腕指皆赤。姆大駭。欲聲。孝子急掩其
口曰。我毫無所苦。勿令吾母知也。子聞而歎曰。嗟乎。盛矣
哉。鬼神之爲德乎。夫人焚香禱祝以求鬼神。未有能致鬼
神者。若孝子之割臂無苦。則所謂鬼神者。又何近也。耶。方
孝子孩提時。祖遺租業。盡爲其悍叔奪去。母不能支。而孝
子又盲人。咸歎息。其母謂有子如無及。聞孝子之事。遠近
又無不嘖嘖羨之。夫遠近之父母。皆有子而不盲者。也有
不盲之子。而乃嘖嘖羨人之盲。子何哉。得無不盲目者多
盲心耶。然則孝子之母。可謂有子矣。予作傳時。在其事後
七日。母已強半愈。聞孝子終日涕泣。懼其不起。予謂必無
害。予以鬼神能呵護孝子。剝肉剝膚。而無痛。豈忍死其母
也哉。非特此也。孝子十四歲耳。來日方長。自茲以往。鬼神
庶幾終其身呵護之。

青坨曰。作文有久之自成癖性者。如宋楊大年。作文必
聚客飲酒博奕。方能構思。明王與宗必醉乃能爲文。愈
醉愈奇。近人馮子良爲詩。必鬻指甲流血。此文稱涂君
爲詩。必值雷電時爲之。蓋亦經久而自成癖者。豈他有
神奇耶。○按孝子孝感人。蓋卽清初涂尙書天相之族。

傳中未及為補之近世有說部名夜航船者稱董文毅公宿世有夕指畫必成社課女尤藝教此或然與家然已開至異做以某生指畫必成社課女尤藝教工而速其影所開中平每出御章必字為一諱此女則始七及為

記所見讀書延年筆文鈔

熊少牧 兩沙

咸豐丁巳秋湖南補行壬子乙卯兩科鄉試二場有某生試卷書七言絕句二章其一云記否花陰月下時倚闌偷和定情詩今宵親試秋風冷溼透弓鞋君未知其二云黃土無情玉骨眠幾番歡意渺秋煙何須更作登科記修到怨鴛亦是仙按語意乃薄倖負情者所為有司擯逐之宜哉然詩甚清麗非青年慧秀者不能作有如此才而不自檢可憎亦可惜也夫果報之說儒者所弗道况鏗院奎光壁耀多士如雲豈鬼魅所能掩至蓋此生平日蕩逸性成毫無顧忌及入闈構藝心神強攝其幾希之存偶一發露始省半生劣行洵為天地神明之所不容因愧生懼因懼成惑顛倒登弄轉不覺輕吐其實耳夫豈真有所憑哉嗟夫小人為不善竊幸其秘而可欺孰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以溺情越禮之私揭之於千萬耳目昭彰之地身敗名裂悔將何追詩云無曰不顯傳曰妖由人興世之豪縱自

喜者尚無以禮法為迂拘與

吳又桓曰清夜鐘發人深省

青垞曰科場果報見於科場異聞錄科名顯報等書甚夥此所書亦見梁氏池上草堂筆記殆確為當時目擊者世傳闈中例有懸旗招集恩怨二鬼事余五次秋試殊未見聞或言咸豐以後已寢其事都無所據也錢梅溪履園叢話稱張清恪公撫吳監臨鄉試時吏以召鬼故事請公正色斥之其語侃侃正與此篇所論同而是科果清淨無一病者嘗聞之同里周君淑中書祺言乙酉秋試武昌首場題紙甫下方臥而構思並未入寐突一童子立號前執其左腕冷徹骨比詰以何為且曰若殆誤認乎猶不釋忽簾之上隙露一婦人面張望頻搖其首曰此非是此非是童釋手去君淑即起詢鄰號曰有所聞見乎則稱頗有陰風一道過去俄而隔二號一生舍中譁噪號軍大呼某爺自經矣衆趨視其人已為號軍解救但手裂其卷狂囂不止衆令號軍守視泊出場其人始清醒君淑言此號內有二空號故誤尋至渠處或言其人工刀筆所構此婦孺之冤殆不甚重故裂其卷而仍不索其命理或然歟

梁恭辰勸戒三錄述卓文端公云道光乙酉冬余在京
聞江南鄉試三場有題詩卷面者係七律一首後四句
云薄采慈姑吟怨句漫煎益母治相思臨行互翦羅衫
袖珍重啼痕好護持末書寒九王復題蓋坐寒字九號
也是科闈中有兩王復一安徽人一江蘇人後乙未歲
余以闈學典江南試得一卷已定前列因詩結聯用四
美兩字嫌其不甚莊重遂斥之及拆彌封閱其名乃王
復也按此詩清麗不減熊氏所見故并存之至梁氏北
東園筆錄亦有考正召鬼事云召鬼之說歷來相傳如
此京城貢院明遠樓四角高插藍旗聞亦係爲召鬼而
設而余隨任粵西值家大人三次監臨鄉闈亦未聞有
召鬼之舉豈邊省獨不行乎然歷來場中果報之事則
層見叠出亦與他省無殊也據此所述北闈之藍旗召
鬼相沿未改而外省不盡有此梁茵林中丞監臨粵西
鄉試在道光時知爾時外省便無之不知於咸豐時矣
記買茵兒讀書延年室文鈔 熊少牧 兩廬 長沙

郭一布肆售以錢二百餘兒大喜過望而歸經憩所菌復
苗如初心釋焉仰視有巨蛇蟠樹間首下垂噴沫因懼然
念曰食此必斃非菌斃之實我斃之也急奔布肆告以故
還其值戒勿食時菌已就鑊將具酒會談矣啓視之汁綠
而滑覆後圃地墳起寸許東西隣聞者走相責已而相慶
釀錢數倍其值酬兒嗟夫一肆之命懸是兒手脫令不返
告亦無從蹤跡而答之返告仁也還值義也仁且義途人
而聖賢也然而生死之機爭於俄頃亦危矣哉閱數月又
有餐菌暴卒累其家訟繫者潛虛子聞而悲焉是兒事乃
不可不記

青坨曰湘中之菌四時不絕嗜之者往往爲所毒然嗜
之者自若也薛氏庸庵筆記稱道光中寒山寺以毒菌
殺百四十餘人亦後園赤練蛇所成者說部載宋高宗
時吳山寺中生一輩大如盤五色光潤以獻張循王表
進之詔仍令供佛液汗下流寺犬噉之應時猝斃於是
棄而瘞之茲殆與此毒菌同類大都此物顏色異常者
其毒必烈不第赤色爲然也然惟赤色則其毒尤著此
所書及李如茂所驗皆從亦蛇口中噓成即他物殷赤
而碩大異常者類無不如是譜史載李昇本徐氏其家

赤梨樹結一實大如升剖之有赤蛇蟠其中廣五行記
 李崇真為益州刺史廳前有柑大如雞子有小孔如鍼
 及剖乃有赤斑蛇蟠其中又章梟在成都亦有柑大如
 斗以鍼刺其帶流血剖之乃兩頭蛇也夢庵雜著載紹
 興人有食茄而斃者剖之蟲生穰凡瓜果中藏蛇而其
 實殊常者諸書不可枚舉皆可以毒菌視之否則殺人
 無疑衛生者慎之

李如茂公家傳止所寄古文傳鈔

辜 滢 守 饒

李公諱永輝字如茂世居與安南山下父諱儒桂公為季
 子家貧鬻薪自給堂上甘旨不缺而已有飢色以孝聞遺
 產數畝腴瘠各半父區為兩命籌占之兄得瘠不服再占
 如初兄色變公曰是易得也何爭為即以腴讓兄自取其
 礪時公甫髫齡已能此鄉里隨之自是兄感且愧亦厚遇
 焉一日食菌而甘留半啖公隣飲不值比歸兄毒發七
 口皆斃公號咷曰天乎兄何罪而罹此禍且予徒以杯中
 物遲吾歸誤兄一家暴斃吾罪也頓足哭甚哀盡質產治
 其喪且殯之時康熙壬辰七月也翼日山行經兄得菌處
 嵐氣蒸鬱地盡菌也怒拔去之念下必伏毒物兄以是死
 讎也急歸荷鋤往掘之及尺得一坎圓如井蛇盤屈其間

殷色氣腥臭見人口吐煙煙觸鼻立暈少瞬蛇遯追之及
 蛇怒昂首迎齧公奮鋤一擊斷為兩手撮以歸血淋漓示
 曰是物實殺我兄後每與述及輒哽咽不自勝云道光壬
 午洪蘇亭明經之霖採遺事載邑乘稱曰善人其後二十
 五年公裔重修族譜以姻誼請予立傳
 贊曰予聞公有弘量族無賴子衆而強數以非理凌公弗
 較戒其子為怒讟之式久之無賴子衰替不自活公仍賙
 恤之一妄人擠公於廁衣履悉垢穢見者不平欲鞭之公
 不可給曰吾自失足落溷耳其能容物多類此噫劉寬羹
 汚朝衣妻師德睡面自乾以公所遭絜之孰謂古今人不
 相及乎疑公為人必賦性濡忍少剛斷乃遇蛇倉卒奮不
 顧身卒能報讎瞑目又何烈也賢者信不可測抑友愛
 之忱迫於不容也獨是其兄爭田變色不知去死已近而
 公以壽終後裔方與未艾於戲造物之報施亦巧矣哉
 周壽庵曰饒有太史公風味
 郭小仙曰敘次全摹旨左
 青垞曰飲食生人復能殺人故食物異常者均不可入
 口凡木耳及菌赤色或下有毛或夜有光及煮不熟者
 皆能殺人此蛇既為赤色其吐毒成菌亦必赤色惜乎

愚夫之不悟也。然毒物能殺其兄一家。不能殺義讓之君子。天下翰凶之事。趨避固存乎其人耳。○李文石然犀錄稱蒙古營盤蘑菇大者盈尺。其下多藏兩頭蛇。毒甚烈。然則凡毒必有毒物依之以生。可畏也。

辜義民公家傳止所齊古文偶鈔 辜 滄 守 慶

義民公滄太叔祖也。諱奇鵬。字賢程。先世居閩。父諱棟。祖諱任。卽樓村始遷祖。生有至性。家貧。未學而力耕。有膂力。善技擊。遇者謂其武人。及見公事親孝。居喪哀毀。又疑其營學也。明社墟。公聞變。擗哭。日使酒。謾罵伴狂。人不敢近。往於田且耕。且哭。見者哀其志。會國朝定鼎。下令薙髮。更明制。公聞之。放聲大哭。或勸公遵制。毋頑且玉步之。故天命之矣。順之不失為俊傑。矧公農耳。非士大夫比。公嗚咽。曰。是髮者受之父母。而先朝之制也。薙之義不忍。吾雖農。獨無君也乎。哉。哭愈甚。髮卒不薙。遂為遷者所得。殞首無嗣。

無死而竟死。忠之愚者也。嗚呼。不可及矣。

周倬軒曰。鬱勃有生氣。

青坨曰。明季因薙髮事。激成巨變者。吳粵動連州縣。如江陰。如嘉定。屠城兩劫。皆由地方官偏迫薙髮而起。匪第一二人殉死如飴而已。清初入關。本無意變漢制。徒以賊臣孫之獬首。先薙髮為同列。所不齒。遂奏請以此一事號令天下。有司奉行。復不善而烈性男子赴死。不顧如義民公者。當無慮千萬。而新朝忌諱方志。族書舉不敢載名氏。鬻焉。君臣之義。半寄於農。毗里畜之中。若我七世祖父諱晴者。因不薙髮。逃入蕪黃山。碧與族祖定安。尚書諱燦者。拒新命。間流離者且十餘年。尚書為永曆遺臣。盡節南京。公亦為耕農。沒世。吾族譜稱。為遺民公。是也。近人為髮史。摺樞太偷。將彙先民。因不薙髮。就義者於一處。特於此發其凡焉。

王老虎傳止所齊古文偶鈔 辜 滄 守 慶

與安張雲山金鑑嘗為余言。向晤一地師鄧姓。瀘溪人。云伊地有王姓者。以盤剝起家。人號為王老虎。年六十。蓄二艾妾。無子。日敲木魚誦三王經。自懺悔。一日隣居素號活無常。經其門。聞木魚聲。笑曰。死期將至。誦經何益。無常言

禍福多奇驗。王聞之色變。遂問故。告曰。爾生平得分外財。三千犯冥譴。某日當死。王不覺汗下。私念果死。妾終為人。有貨雖多。亦無所用。即刻日嫁。二妾還借者。券免其償。製衣衾棺槨。皆具告別。於所往來。歸途遇少婦。肩輿過橋。甫半忽躍入水。王大呼曰。有能救者。賞金若干。漁舟競救。賞有差。問婦何故。輕生蓋鹽商。涎婦色。故借其夫金。不責償。不知其餌也。積年利重。棄婦。婦驚。抗。懼。情不甘。為狗。屍行。然不行。則夫債終無還日。故陽從而謀。自盡。釋夫累。亦借以全己節。王聞而義之。問子。母金幾。曰。二百耳。王慰婦。歸而自負金。徑還商。不受擠之。出王怒。以頭觸石。血淋漓。不止。罵曰。某借若金。償如券。足已。而必以人償。是媒禍也。我三日當死。死者家等死耳。即拔利刀。將自戕。商懼。納金。出券。固謝。王乃歸。屆期。沐浴更衣。具酒食。宴戚友。即罷。端坐廳事。日既暮。挑燈達旦。卒無他異。始疑無常。賺我召之。來將讓之。無常慙而前。怨曰。爾旬日間。散金三千。已抵俸。入罪。又救活一命。全人夫婦。且增壽一紀。有一子矣。冥官以予多言。洩事。予重杖。創猶未愈。裸而示之。信王自後。力行善事。得娶妾。果得一子。年七十乃死。

自記曰。曩年曾撰小說一種。名曰道聽錄。此即錄中之

一則也。飢驅以來。游羅多故。原藁遺失已久。近因心緒不佳。不復作此矣。

青垞曰。非王老虎。不能有此大澈大悟。一澈悟後。不難以死救人。居然俠烈男子。所謂彌天大罪。當不得一悔。字蓋凡人一念到死。則萬念全灰。百事可做。此胡文忠公教人須懸一死字於前。以辦事職是故也。吾親見畢生迷於財。溺於色。趨死而不知悔者多矣。人奈何而不謀晚蓋也哉。○吾鄉有以盤剝起家者。里人以貓頭鷹呼之。札又云。顧俗以訛索財物者。稱為貓兒頭。生活見留書日。州陳晉有等。結黨。託公事。俗號貓兒頭。元與章云。大德中。杭州陳山。楊忠烈公。當時同人戲以野貓頭呼之。楚寶云。梅長公。因檢燕。追隨。每頓足呼曰。我伊渠。不如野貓頭。致奄黨。忽忘我耶。野貓頭者。公與連平居相。爾汝之辭也。此名之義。蓋居常誦佛。輕薄者。狀其敵。木魚聲曰。三分利。三分利者。蓋彼鄉惡俗。重利盤剝。率以三分滾算。不周年而子可過母。謂之臭蟲。利俗稱。蠱蟲。一日夕。展轉滋生。可至曾玄也。此人之家業。果隆。隆起。晚雖病狂。然其子孫有博科第仕宦者。甫三十年而式微矣。惜當日無人以此傳示之。又考此事。馮少山庶常。屢曾取載。入所著談屑卷三中。末云。辜守庵。其里人也。知之悉。為作傳。予撮其崖略於此。蓋即指此篇。今

按之則全錄。辜文略竄。字句幾處而已。

王典史播骸記慎動齊文集

蘇宗經 文陸 豐林

互古以來。輿圖之廣。莫如本朝。西北一方。廣地七千餘里。其離嘉略。關三千六百里之近。而有烏魯木齊者。內地罪人多。遣於此。嘉慶初年。鬱林孝廉陳君甲。送知會同縣。因事成焉。久之。卒於戍。傍無親伴。茂林鍾鳳圖。戍所之門人。也。為之殮殮。附於祖塋。春秋祭掃。十餘年。陳君家貧。骸不能還。適王公朝鳳。選博白縣典史。鳳圖聞知。往見。跪不起。王公驚曰。是何為乎。曰。陳某吾師也。生而受罪。死。不歸鄉。此至其家。萬五千里。舍君今日之機師。骸無入關之會矣。王公曰。起子篤師弟之義。吾獨無朋友之情乎。鳳圖喜。開墓檢骸。裝殮完密。并陳君遺物。付於王君。拜而送之。道光元年秋。王公至鬱林。陳君家人悲喜交集。釀數十金。以酬王君。不受。夫天下盡情好義之人。每於艱難之事。見之。俗之薄也。門人視師如教。書匠焉。當其在門已為隔膜。及師死也。一弔足矣。何望經營身後乎。鍾生之於陳君。自始死。以至歸骸。竭力盡心。喪三載。其平日讀書學古。不徒泛泛可知矣。王公之於陳。素非交與。一旦以鍾生之託。任而不辭。萬水千山。送骸天末。此又非好義之至。而絕無

自私自利。懷嫌避忌之心者。不能也。王君亦和平。蘊厚。好讀書。見事勇為。在博數年。卒於官。壽五旬餘。天之音報善人也。抑又何歟。原注後王君之骸其岳父隨任者運去

青垞曰。近世江忠烈公。以三次護送其師友。鄧鶴齡。鄧興愚。曾如龍之檣。風義動天下。唐公訓方。繼之。亦兩送清泉。唐生安仁。段生殯。歸其家。他日丁果。臣氏取忠。更有送故友王君喪。歸浙一事。鄧伯昭皆有文以贈江。丁蓋風義之感人也。如此而江唐諸公之建樹名業。即於此事下之聞忠烈之載鄧柩時。一日曾死。兩馬復以馬病而為詩以禳之。又叱逆旅主人不納輿尸。而逕驅以入。與顏軍門鳴皋。以帕蒙會。試武舉。朱某首入。店殮埋。同而正譎各異。以六十日之久。經四千里之程。其魄力之雄偉。在在可見。大抵六十年前。吾國儒者皆篤尚風義。不第寒酸同病相憐。即達官貴人。好士亦如出天性。如畢秋帆之優卹蔣心餘。程魚門曹習庵之身後汪文端。廷珍由都門還金。優貢鸚鵡於其家。皆可矜式。後人者。洎歐化興而膠結。至情盡解。但知自居豐厚。汰侈其心體而已。如王典史者。地處卑微。惜不遇江唐諸公。而崇尚識拔。此吾為表襮高行。復不禁俯仰古今。因之

三歎息也。

存孤記 慎勳書文集

蘇宗經 文苑 鬱林

我朝鼎定之初。威令之行。未暇遠被。狐狸豺虎。荒微猖狂。鬱林則謝正奇等八人。各立山寨。劫掠鄉村。衙役兵丁。多其羽翼。地方官無如之何。紳士鄉民。吞聲忍氣。各求自全而已。南陽太守楊揚。知致仕家居。不忍鄉里之顛連。入衙借箸。畫計誅鋤。而耳屬於垣。賊人懷恨。順治四年正月。正奇糾賊夥圍州城。武舉鄭振祖兄弟。與武生顏伯素。起義救援。疆場盡節。既而惡氣愈熾。越數月。復圍城陷。擄知州入楊家。將復畫計仇也。惕知聞變。一子始三歲。四顧家中。無人可託。時有乳母周氏。侍婢福氏。惕知令負孤而逃。并產券以付之。二氏束券於身。衣以藍縷。汗其面倉皇而出。賊欲殺之。氏曰。此我子也。我等傭工婦人。主人之事。於我何干。賊釋之。二氏奔出城。遇一兵。求引避難之所。兵曰。爾肯配我。我與爾逃。二氏曰。諾。間關數百里。逃之賓州。惕知一門已遭賊刃矣。二氏居賓十年。所有產券。潛納絮衣中。無人知覺。順治十四年。正奇等伏誅。二氏帶孤而歸。出其券不失。一紙後。是孤生子。奉二氏。祀家祠。以為義母焉。嗚呼。杵臼程嬰之事。誠大丈夫之所為。千古罕有不意。

乃見於巾幗中也。當楊家被難之時。白刃臨門。雖男子亦為喪魄。而二氏從容受命。以脫虎口之孤。何其勇也。願汚己身以依於人。為孤而非為己。十年之久。而券不絕。何其智也。仇人既滅。而即歸家。孤與產俱完。而楊宗不絕。何其仁也。豈非誠心自然。克存血性者。而能若是乎。使二氏生為丈夫。當家國急難之際。必能盡心竭力。拯救扶持。不負所託。彼食人祿者。無事則依阿取容。以為忠順。及乎患難猝至。而脫身遠避。袖手旁觀者。聞二氏之風。能不汗哉。

按本集有南陽太守楊公傳。略云。楊公名惕。知字貽白。號敬夫。鬱林人家。素貧。業於農。耕穫之餘。潛心於學。萬曆乙卯。舉於鄉。出宰威縣。旋陞刑部員外郎。遷郎中。以南陽太守致仕。越數年。李自成陷京師。懷宗殉國。公聞報。撫膺大慟。及聞福王立南京。奮然起。買舟東行。有捐軀報國之志。至羊城。聞南京復陷。不得已。反棹而歸。鬱鬱不適。清夜或聞哭泣聲。初。鬱林賊目謝正奇等八人。糾衆嘯集。各據山寨。號八營。劫掠鄉村。暴如狼虎。公謀於知州。欲誅之。而官之左右。多其黨也。謀洩。正奇等恨公甚。順治四年。正奇糾衆圍州城。擄知州。肆殺戮。居民多死之。公聞變。知不免。一子始三歲。願乳母周侍婢。

禍二人可託。并產券付之。遣之逃。賊入家。公遂遇害。後十年。正奇等伏誅。二氏始帶孤子與券而歸。一脈之傳。至今繁衍。

青垞曰。江右陳士業集中。曾述廣西韋土司。自言爲淮陰侯後。而鐘室亂。作淮陰之客。匿其三歲兒。請於蕭鄴侯。俾走南粵。趙陀養爲己子。賜姓曰韋。以示存韓之半也。其事奇矣。乃不謂二千年後。復有此粵西存孤之事。而其人乃出自猥賤之兩女子。不更奇哉。吾外家黃氏。其始祖來羅田時。被禍有友晏公。以身代死。而存其孤。其事在有明之初。今七庫坤諸黃猶世祀晏公。於始祖之廟。予嘗爲殉友記以表之。乃知此種節俠之風。出自窮檐中較士大夫爲尤多。而其艱苦尤甚。宜乎文庵亟亟爲之表襮也。歟。鈔本慎動齋集十餘卷。余於廠肆中得之。尙未行世。爲摘出一二入此書。

虞初支志甲編卷三終

虞初支志甲編卷四

青坨山人輯王壽強纂

書義牛事 宋 賈學齋文集

余 楷 勤夫 長沙

慈利有義牛。其牧兒方七八歲。困臥草間。虎至。牛力護之。衆農集趨殺虎。兒故節婦子也。長娶某氏。鄰有豔其色者。不遂。間約弟與鬪。兒斃。節婦認不勝。鄰置酒慶賀。節婦愈。稱鬱感。牛前德與婦撫牛泣。且訴牛怒奔鄰。鄰飲未罷。利牛起縛牛角。觸鄰腹。腸出。死。其子來救。又死。牛歸數日。不食。死。衆鳴諸官。冤遂白。

余子曰：異哉！牛既奪主虎口，又斃其仇，而自殉，則牛也。吾豈能牛之乎？彼夫負君國之仇，苟且退避，不圖報復，亦獨何也。

青坨曰：明人盧牧州居澎湖，爲島居隨錄，專刺取動植礦物中瑰異之事，多具新理，有助致格之學。嘗謂毓禾制而成形，曰靈砂。以之餌獼猴、鸚鵡、鼠、犬等，變其心。輒會人言，夫所謂能人言者，特具人之形式，未可云變其心也。若此義牛，所爲則真可謂能變畜類之心爲人心，且更爲俠義之人心矣。奈何世之人多出此牛下也。此

虞初支志 甲編 卷四

牛之所以殉其主而不欲生也。烏乎？○按巴陵杜仲丹，孝廉，貴墟桐華閣文集，又書牛報讎事。云慈利縣有牧兒，年甫六七，臥牧所草間。虎暴至，取兒。兒所牧牛力捍，虎不得近。兒邨衆望見，虎鬪牛急趨前，助牛殺虎。及兒長，鄰某豔兒，婦色非兒死不可得。婦嗾其弟驟鬪斃兒。兒寡母，認官不得，直攜婦長號兒所牧牛前。牛即前爲捍，虎者至是怒奔鄰某舍。鄰某方以訟勝，飲賀賓牛突前，觸某，出其腸。某子前搏牛，牛又觸之。某父子皆死。牛下牛奔還，兒寡母所不食數日，死。牧兒姓氏傳者忘之。據此所書事，與余氏書不異，而情事略詳。杜所聞後於余，而其文較余氏更勝，故並存之。○又按此事，湘人爭傳之，而入文人之記述，其熱於人口可知矣。揣其時當在嘉道間。然余讀重訂宜興舊志軼事，中載江陰陳定九鼎更有義牛記一篇，云：宜興銅官山農吳孝先家畜牯牛，其幼子希年牧之。希年時跨牛背，隨所之一日，牛食草潤，邊虎忽從林中出，欲攫希年。牛以首向虎，徐徐嚼草行。希年伏牛背，不敢動。虎意在攫牛背，兒牛遽前觸虎，虎不及避，跌入隘澗中水浸，及其首旋斃。希年驅牛返，父集衆往昇虎歸。他日孝先與鄰人王佛生爭

一

水佛生富而暴。毆孝先至死。希年訟於官。佛生上下行。路欲斃。希年杖下其母。周日號哭於牛前。曰：曩藉汝免。吾兒於虎。今且父子俱死矣。寧與我洩恨耶。一日佛生方延客歡飲。牛猝登其堂。觸佛生。斃。復斃其二子。鄰里趨白邑。令聞之。知希年父子冤。乃寢其訟。據此。乃與慈利事無一不同。但一則漁色。一則爭水利耳。何以絕肖如是。疑必有傳訛者。定九為清初人。其記此事當在康熙初載以前。然則湘人兩記。或由義與事展轉傳說。誤屬之慈利乎。蓋小說家書事不必有意相襲。大抵因傳聞異詞。故一事忽屬之此。忽屬之彼也。即此一則可見矣。

書明都督總兵秦良玉佚事

存誠齋 何曰愈 香山子持

明都督總兵秦良玉者。奇女子也。其征播征蜀。征遼。征奢崇。明復重慶。屢敗張獻忠。羅汝才。平紅崖。觀音寺。青山。墩諸大寨。蜀賊底定。征播之役。一日連破金築等七寨。為南川路功第一。累遷至都督總兵。及張獻忠犯重慶。玉獻策請保十三隘。撫臣邵捷春不聽。又請盡起溪洞兵。懇給廩餼。捷春與陳士奇皆不許。獻忠遂長驅大進。全蜀遂陷。明史已大書特書之矣。然玉之始末。未得而詳。余官蜀年久。

嘗求其佚事而不得。道光庚戌。余權新都篆。廣文劉石溪言。嘗見石碁志。及馬氏家乘。於陳鶴亭處。因述所聞。得梗概焉。玉生於忠州之鳴玉溪。字貞素。年方毀齒。聰慧絕倫。父葵。歲貢生。兄弟三人。尤鍾愛之。幼課以章句。長通經史。曉大義。當萬曆時。盜賊蜂起。葵知天下必亂。以兵法部勒子弟。且謂玉曰。汝雖弱女子。盍亦習兵。毋徒為寇魚肉。玉欣然。與兄邦屏。弟邦翰。屏同習騎射。擊刺之術。葵又授以韜略。學成而玉尤精。其法葵嘗語諸子曰。惜不冠耳。汝兄弟皆不及也。玉曰。錦繡錦車。曷嘗冠哉。使兒得掌兵柄。夫人城。娘子軍不足道也。葵益奇之。緣是問名者皆未肯輕許。石碁馬千乘慕其名。求委禽焉。葵許之。子歸後。千乘敬之如賓。一日語千乘曰。今四海多故。石碁界楚黔之交。不可無備。且男兒當求樹勳。萬里奚用坐守。為千乘然。其言遂與玉治兵。斬白木為桿。號令皆商之。玉其下亦敬畏。玉至不敢仰視。萬曆二十八年正月二日。賊夜襲官軍。諸營皆潰。玉與千乘先期令於軍中曰。有解甲韜戈者。斬夜半寇大至。玉與千乘首尾夾擊。大敗之。督臣李化龍匿不以聞。玉口不言功。而白桿兵由是名聞天下。千乘以論開礦事。忤內監邱乘雲。逮雲安獄。瘐死。子祥麟未壯。玉奉命。

襲職。遂卸裙釵。易冠帶。家將文指。揮妻白氏。祥麟婦張鳳。
 饑暨左右侍婢。皆男裝。雄服隨玉。征戰奢。崇明之圍。成都。
 也。畏白桿兵。遣使樊定邦。齎金求助。玉大怒曰。賊奴敢污。
 我耶。遂斬其使。焚書以金帛犒賞三軍。往援成都。適四川。
 布政使朱燮元。破崇明呂公車。會玉兵至。斬獲無算。崇明。
 大敗。遁去。圍遂解。玉旋復重慶。蜀平。玉之奉命援遼也。杏。
 山之戰。洪承疇敗績。劉綎全軍覆沒。玉獨完師。還初。玉入。
 都。上召見。賜一品服。御製詩三章。褒美之。有世間不少奇。
 男子。誰肯沙場萬里行之句。朝野榮之。都人聞白桿兵至。
 聚觀者如堵。馬不能前。玉歎軍嚴秋毫無犯。至今京都。虎。
 坊橋西。迤北。都人呼為四川營。以玉得名也。獻忠之未入。
 蜀也。蹂躪大江南北。武昌魚幾不可食。楊嗣昌欲誘之。使。
 入蜀。以困之。知其長。玉遂解玉兵柄。獻忠知玉不用。遂犯。
 蜀。捷春士奇。復不用其策。而全蜀陷。且屠矣。子婦張鳳儀。
 張忠烈銓女。與夫祥麟守襄陽。孤軍與賊戰於嚴家莊。援。
 兵不至。皆沒於陣。祥麟亦有勇略。屢立戰功。仕至指揮使。
 晉宜撫使。祥麟之殉襄陽也。先與其母書。言兒誓與城存。
 亡。願大人勿以兒為念。玉批其旁曰。好好真吾兒。其書今。
 尚存。玉既罷職。閒居甲申之變。聞帝殉節。煤山衰經。望闕。

咸初志 甲編 卷四

大勳氣絕者。再時獻賊屠蜀。獨不敢犯石。往避難於其境。
 者皆藉保全。每開慘殺。輒痛憤不勝。嘆當道失策。以順治。
 五年戊子。疾卒於家。年七十有五。明永歷四年也。葬城東。
 之迴龍山。將卒。戒祥麟子萬年曰。今蜀惟石柱完。以我在。
 故也。我死寇必至。城東南萬壽山險阻。可守。吾已預備糧。
 糧軍備於此。有警可率軍民守之。勿以資寇。踰二年。賊將。
 譚宏等果大至。焚掠一空。萬年遵遺命。先率軍民保守。萬。
 壽山。幸糧足。賊屢攻不克。順治十六年。王師平蜀。遂率衆。
 納款。賜勅印。如前。明故事。萬年卒。傳洪裔裔。傳宗。大大傳。
 光裕裕無子。妻陳氏。青年守志。撫姪光裁。為嗣。乾隆初。以。
 不謹。降通判。尋改土歸流。馬氏自宋建炎以來。撫有境土。
 六百餘年。珍藏頗充。每春秋陳設。照耀庭中。廳丞某。延之。
 與幕賓。劣生數人。緣事籍其家。未盡者。為族子光緒。乾沒。
 而馬氏家藏罄矣。亡何丞書見女將金甲。腰弓矢。怒目視。
 曰。汝何破吾家。抽矢貫其胸。而仆。幕賓劣生亦相繼暴卒。
 光緒裂腹死。馬氏家藏既盡。惟御賜蟒玉一品。服今尚璨。
 然如新。云後為盜竊。至江右。官詰知為上賜玉物。贖還其。
 家。玉用法嚴。有犯雖親族。不少貸。料敵如神。綠兒沮於當。
 道。未竟其用。使終老。牖下盜賊喋血。而游嗣昌捷春士奇。

三

不得辭其咎矣嗚呼玉生而忠勇沒猶靈異子若婦皆慷慨捐軀豈非有以教之哉真近代奇女子也陳鶴亭又言石柱志及馬氏家乘玉墓碑書明忠貞侯太子太傅字於都督總兵上鶴亭嘗親謁其墓洵然未書永歷四年某月日葬云考明史無封侯及加宮銜事豈永歷追贈之耶不然萬年豈不謬哉姑存之以俟博覽者考證焉兄邦屏亦沒於陣贈都督僉事賜世爵弟民屏都督僉事晉副總兵葵嘗戒諸子曰汝曹能荷戈不忠於明者非吾子孫也皆唯唯晚年自號玉溪遺老當萬曆之時天下尙未大亂而教諸子皆成干城一家馳驅王路以紓國難女爲奇女子男爲烈丈夫忠烈出於一門彪炳史策葵實教之何其賢也因並書之以補史傳之闕

清朝瑣屑錄曰上海浦東有呂某者自崇禎國變時其妻被擄呂鏢居後十五年忽一雄健丈夫腰弓跨馬至其家索酒食問呂何姓室何氏父何名一一告之其人隨抱頸而哭曰我卽爾妻也關山遼隔靡日不思近已從軍授職陳明後奉旨尋夫乃得歸隨解腰頭五百金付呂作生計此順治己亥年事

青垞曰張南林對雪亭文集有乾隆三十八年代石柱

同知祭秦良玉文稱秦銜亦云明少保前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鎮東將軍石柱宣慰使司忠貞侯秦夫人之墓可證忠貞侯確爲永歷朝贈爵今京師四川營於光宣中設女學其類亦書秦少保則良玉不第贈宮傅且贈少保矣少保當亦爲永歷追贈之銜芝龕記傳奇湘秦氏事力辯面首之誣誠爲卓見觀於此文其庭訓凜凜知其父乃純儒之有用者宜其一門烈烈豈復有立身不潔之事爲此語者殆因土司喬野不甚別男女故疑秦氏染其習烏知其乃出身儒門閨秀風義凜烈迥非尋常女子堪比輕薄文士何足以測之呂氏婦亦明末奇女子爲附存其事於後

山左詠安監紀略清芬閣集
安得侮者慈禧宮小內侍都人士所謂小安兒者也面微頰服飾斬然性狡黠而誕謾跌宕氣餒赫一時己巳歲秋忽稱奉懿旨挾其徒數十人浮連南下揭榜曰採辦守土吏事之惟謹七月抵山東境時德州知州爲天津趙新津吏以欽使報趙君疑焉使人詞之見鉅艦二尾豎異色幟船上人有僧有優有娼有商賈服有俠士裝而所謂欽差則六品頂戴一少年閣也旣而登岸布席於地男女雜坐

歌呼。叫號。飲。甚。豪。趙君得報。默不語。局戶作粟。馳報中丞。時東撫。為平遠。丁公葆。嶺頭。微。沿途。收守。到。即。截。留。無令。逗。越。趙君得。微。已。不。及。而。東。昌。知。府。程。君。繩。武。尾。其。後。而。行。至。濟。寧。知。州。王。錫。齡。亦。如。之。將。順。流。南。下。矣。會。水。涸。道。梗。不。能。舟。改。道。遵。陸。而。南。遊。之。意。亦。倦。折。而。北。將。登。泰。山。泰。安。知。縣。何。安。泰。因。誣。以。入。省。丁。公。令。館。伴。驕。留。而。抗。疏。請。誅。之。奏。至。王。大。臣。咸。以。祖。制。宦。官。無。擅。出。國。門。者。矯。制。罪。大。且。三。足。烏。旂。慈。駕。所。建。非。人。臣。所。當。御。請。誅。之。以。伸。邦。憲。兩。宮。可。其。奏。遂。於。某。日。誅。安。監。於。濟。南。市。其。徒。十。四。人。駢。首。併。戮。中。外。傳。以。為。快。方。何。之。館。伴。也。日。與。之。縱。飲。遊。為。樂。亦。陰。懼。不。勝。常。密。請。於。中。丞。幸。業。已。入。告。勢。不。能。中。止。憶。丁。卯。戊。辰。間。余。在。京。師。安。監。勢。方。熾。建。大。第。厚。載。門。出。入。無。節。朝。士。有。趨。附。之。者。性。好。鷹。犬。禽。鳥。娼。優。百。戲。之。屬。嘗。走。車。於。天。橋。衣。裝。詭。異。騎。從。甚。都。觀。者。填。街。巷。總。憲。武。陟。毛。公。將。擒。治。之。稍。戢。而。官。內。務。府。者。事。之。尤。謹。常。怒。一。郎。會。監。工。使。曝。赤。日。中。以。困。之。必。附。已。而。後。已。其。作。威。福。如。此。或。者。曰。安。監。之。受。誅。亦。天。幸。耳。趙。君。何。不。擒。之。而。丁。公。入。告。猶。婉。曲。其。辭。得。非。懼。後。患。乎。余。曰。何。子。論。人。之。苛。也。獨。不。見。天。津。大。吏。乎。設。盛。筵。陳。聲。樂。格。乎。如。

奉。大。賓。德。州。為。山。東。首。站。使。趙。君。亦。從。而。效。之。彼。不。且。安。然。南。邁。哉。趙。君。發。其。機。而。丁。公。持。其。鉏。不。可。謂。非。快。舉。也。雖。然。二。公。得。行。其。志。則。有。故。矣。我。朝。祖。制。總。管。無。過。三。品。其。餘。青。衣。灑。掃。備。奔。走。而。已。不。銜。命。不。預。政。不。與。外。臣。交。宮。府。秩。然。肅。然。二。百。餘。年。間。無。有。如。前。史。之。百。一。故。內。外。大。臣。咸。得。執。法。以。請。彼。兩。漢。唐。宋。元。明。之。代。其。能。有。此。盛。德。歟。

青。瑤。曰。此。事。薛。庸。庵。筆。記。曾。紀。其。始。末。而。不。及。此。之。詳。聞。小。安。藉。慈。禧。太。后。之。勢。頗。為。穆。宗。所。惡。此。次。之。誅。為。穆。宗。及。恭。忠。王。奏。請。慈。安。太。后。行。之。及。慈。禧。聞。已。無。及。事。後。人。咸。歸。美。於。丁。文。誠。然。無。宮。府。內。定。乘。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雖。百。文。誠。奚。益。此。文。未。幅。所。論。是。也。聞。小。安。誅。後。數。年。其。瘞。處。曾。憑。人。為。祟。誠。厲。氣。所。生。而。後。之。皮。小。李。小。德。張。亦。繼。小。安。而。起。者。惜。無。人。以。處。小。安。者。處。之。○。族。弟。彥。夫。官。陸。軍。部。曾。儼。李。蓮。英。之。宅。與。比。戶。而。居。李。之。妻。尚。存。起。居。服。用。猶。可。想。見。當。年。氣。燄。內。豎。有。妻。且。為。之。孀。守。亦。可。笑。也。

書。破。地。雷。事。天。岳。山。館。文。鈔。李。元。度。次。平。江。青。雷。破。地。出。

城塌十數丈守陴者雜輒石擲空中賊隨以入號地雷及
 礮嶺涉湘道郴桂掠業煤礮者數千人益咄咄立辦墮名
 城不可勝紀發而未破者惟長沙南昌二城耳若武昌廬
 州吉安杭州及義寧諸城主者明知賊用此技不能禦坐
 汜於亡死數十萬人烏乎劫數不可回歟咸豐八年七月
 余以平江軍三千分守玉山廣豐常山三縣賊自建寧出
 二杜關猝犯廣豐守者裁五百人聞警濟師千人往援賊
 圍之三市我軍嬰守不能下賊詞知援豐者率自玉山來
 玉城虛可襲也十五日賊二萬掩至守卒僅七百城外民
 塵櫛比曰七里市三里街百貨所棲余親逆戰十里外斷
 賊浮梁賊以步隊綴我軍騎賊趨上游躡水渡將薄城余
 急入拒守賊踞西門外市塵為窟穴急火之燼三十餘戶
 賊撲火炮聚殘壁為壘穴壁施火炮平擊城上人我軍堅
 守兩晝夜賊忽罷攻鉦鏜聲雜作有老卒驚曰賊今穴地
 用鉦鏜掩鉦鏜聲耳昔破吉安義寧皆此術也乃懸賞令
 壯士絕城破賊壘余立埤堦間督戰飛礮中左頰仆流血
 升餘幸斜擊得不死時十八日日暎時也越日軍士來告
 地道已逼城計安出余裹創巡城知縣袁君翼相顧失色
 余忽悟拒之之法急下令起小西門汜北門計城百丈最

受敵每二丈挖洞一廣二三尺深五尺許橫出城根下勿
 傷其址土皆內輦城以外勿透風每隊穴洞一計洞五十
 限半日成達者斬乘未喻其法也逾時工竟問工何為余
 曰每洞選壯士持短兵晝夜蹲伏其中飲食溲溺皆更代
 賊穿隧至勿驚縱以短兵可立斃衆如法行袁君猶疑畏
 余諗之告衆曰賊之為地雷也必緊貼城根忌偏斜偏則
 不相值忌旁洩旁洩則力殺計鑿隧必橫長十餘丈我先
 伏隧以待賊是賊十丈而與吾遇者五其尙能逞乎衆皆
 謀曰善十九日晡賊穿隧道將及城親卒乃告戒勿聲
 磨刀以待俄斜穿及洞衆躍起立殪二賊隧墜為賊屍所
 壅不能出追乃灌以水隧道破越日賊渠登南門外塔山
 隔江望城中新土纍纍如蟻蛭知術敗又三日竄德興玉
 山圍解余上其法於鄂撫胡文忠公公飛書報曰子法信
 善矣然我軍亦用此制賊若武昌吉安九江皆著成效
 今方擣安慶法為賊得則吾術亦敗矣其祕之余遂絕口
 不復道其後安慶及江寧卒用此法下巨懸纒焉益服公
 之遠識也常遍閱兵家言古法鑿地道止用以滅城基或
 出奇兵掩敵無潛納火藥轟城者故備禦之法於古未聞
 嘉慶中王師平滑縣地雷法始大著粵寇竊其餘緒所過

多殘滅。然卒以是自斃。天道誠好還哉。是役也。余情急智
 生千慮中。偶得一以所守至約。故立談破賊而不勞。今粵
 賊已盡殄。反覆思之。無以易此法也。筆之以告當事者。
 薛福成庸庵筆記曰。咸豐癸丑二月。金陵之陷。粵賊募
 得黔人之善挖煤者。由宜鳳門穴地火攻而入。至同治
 甲子六月。威毅伯中丞曾公仍募得其人。由太平門外
 穴地火攻而入。斯事奇矣。又庸庵文編曰。賊在宜鳳門
 外靜海寺中。掘隧道百餘丈。抵城隅。實火藥其中。二月
 乙酉旦。地雷發。城潰。賊驟登。第二雷又發。殲賊數百。賊
 遂大至。
 譚嘯雲守虞日記曰。賊於小東門外掘地道入地四五
 尺深。而橫掘之。因城河之水。不過三尺。擬從河底無水
 處掘入城脚。因此地水區土薄不克成功。未能如攻六
 合縣時。從河底掘入。而城遂破也。然又將掘別處矣。夫
 賊之掘地道也。必離城數丈。路掘至城底。否則城上易
 見而易防。故宜遠掘成之後。用空棺實以火藥。埋在城
 底。而洞中悉鋪棉胎稻草。將火藥播其上。每於夜間。丟
 火入洞。頃刻上轟。使城崩壞。輒石俱飛。煙塵迷亂。而大
 隊遂得從缺處擁入。守城者苟不預知。而爲之備。豈不

危哉。然地道之成。必須恰在城底。過與不及皆無用也。
 而所掘之人在黑暗洞中。何能知恰當與否。故未掘之
 先必預爲度量。且辨其土性。方可施工。賊中有專司其
 事者。謂之士司。幸城中盡知其情。亦有能其事者。故得
 預防。又曰。夫賊之掘地道也。於垂成之時。離城遠近不
 等。必先搭臺用大木橫架數重於其上。名曰天臺。及至
 火藥上轟。城牆倒塌。輒石亂飛。賊不能嚮。倘散居遠
 處。又不齊集。故當時暫躲其中。俟其稍定。卽一擁入城。
 別門亦另伏數支。臨時乘勢爬城而上。守城者苟不預
 爲之備。措手不及矣。又云。防地道之法。先當察其情形。
 在何門動作。約在某段。令警者數人側臥城邊。用大缸
 覆其上。鑿孔俾出氣。囑其靜聽。地中蓋因警者善聽。且
 缸中聲易分也。又以杯水排列其間。令人靜視之。以察
 其動靜。審之確。卽由其處掘出。使穿灌以水。然猶恐審
 之未的。掘之未穿。而猝發難禦也。故先築月城開內濠。
 以防之。夫開內濠須附著城脚。闊數尺。深數尺。闊若城
 外掘之太過。必至透穿。而我卽以水灌之。倘彼成功。而
 城崩擁入。尙有此濠之隔。以緩其勢。而我於月城中可
 力抵之也。夫築月城止離內濠二三步。以輒石疊砌成

牆中開數眼。可施鎗炮。用大木橫架數重其上。約五尺餘。高城如彎弓。而濠如弦。形類半月。故名撥膽力並壯者守之。是日築於西門內。從東嶽殿下。至城門口。自辰至酉。方成。內濠未開。而掘出者得其窟矣。又云。遣善掘地道者。督夫從東嶽紙庫旁。城脚掘易數處。而方得其窟。灌以水。繼以糞。用厚木板托洞中。撐以短柱。并將城外。地向上掘。通令人輪守其口。以為夜出劫寨之便。途予見洞口約橫二尺。直三尺。窺其中黑無光。不知其深淺矣。

李調元南粵筆記曰。海澄公黃梧。故鄭成功將也。投誠後守海澄。鄭攻之。梧曰。鄭氏善穴地攻城。今且為隧。乃下令沿城五步置一水缸。滿貯水。每缸撥五人守視之。明日有報水動者。掘之。則為隧者。已至其下。入火藥。然之。煙出。鄭營隧人皆盡。

鄭光祖一斑錄曰。凡平地數十里。外人馬大衆行聲。可探之。於地下。法以四五尺大竹通去。其節直埋入地。留尺上出。以耳就之。其聲轟轟然。
李心衡金川瑣記曰。掘地置窰。深夜伏聽。可得數里間軍馬行動之聲。

青坨曰。李次青書破地雷法詳矣。譚嘯雲於掘法防法亦詳。陳之李雨村又述禦之之法。此類聽聲之事。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宋方回虛谷閒鈔。沈括夢溪筆談。皆言之。而發明其理者。莫先於墨子。墨子曰。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於城內掘井。以薄城幕。內井使聽耳者伏壘。而聽審知穴處。鑿內迎之。則為諸法之所自始也。劉氏格物中法。謂地氣本自通達。段氏方氏所紀之異。由不知地氣本通之故。反吐為異聞。若一斑錄與瑣記所言。其理正同。將來必有設法於地下。傳聲者比近時之無線電報更捷。然則此種事實。雖為過去之迹。不適今日之用。要其理想。自有可供研究之資者。故為一存之。以備聲學家之討論焉。

書泰州梓人殺女事來靈閣文鈔

金和 上亞元純

泰州東鄉有梓人者。鰥居無子。惟一女。得狂易疾。非守視恆慮。有他禍。梓人由是業盡廢。貧矣。與人言甚患苦之。鄉有富甲。居相近。其鄉約某所素妒。因嗾梓人曰。而殺而女。置甲田。吾助而。發甲計三百。千可得。害去而利。至何憤憤。為梓人。諾不甚。堅鄉約。論况再三。梓人意乃。決是夕。以酒食。食女而斃之。負尸置諸田而歸。及旦。鄉之人聚而譁。鄉

約喜亦以粹人至則所置尸田固鄉約田也衆詰鄉約無以應粹人惟賸視鄉約泣且號衆路窺其異將鳴之官鄉約懼乃盡貸其田賂粹人亦三百千甚矣鄉約之狡而爲粹人愚也說者謂粹人初負尸出時終夜行惘惘急不得甲田許天漸明畏人故野棄之實不知有鄉約田粹人之自言如此殆有天道焉而吾謂不然夫粹人苟不忍於其女雖百鄉約言何益彼向者特未得其女死所耳而鄉約者適迎而啟之使竟置甲田事議甚三百千尙不可必惟於鄉約則必之矣然則人亦何賴於教人惡而人之巧不視天尤可畏哉吾友史秋齡自泰州以此事質吾吾爲書之如此秋齡謂何如也

青垞曰見聞隨筆載有訟師教人殺奸夫婦而婦死夫逸者則令其人於黎明時出外不論何人殺以歸乃所殺者恰爲訟師之子爲道光中如皋開豆腐店者之事與此酷肖人謀巧矣不謂更有巧於人者天道好還證之此事益信

水摸此君圖文集

吳名鳳 伯翔 臨津

水摸者善摸水中之物漢口人有業之者歲乙酉余宰德化時有奉差滇南運銅者遭風覆舟沈失銅十有六萬已

撈起三萬餘斤未能全余乃遣一介至漢陽覓水摸爲撈取沈銅處距城二十里余乘舟往觀之計水摸四十人乘七船船以次排列兩旁夾籠中寬二尺許用長竿卓入水中摸者赤身繫白布腋下緊縛之胸前綴以長繩有五六人在船牽拽之摸者下船扶竿略停先以手掬水澆其面濡其臍溜入水中復露其首作急喘勢張數四躍然而下凡有十呼吸繩忽動牽拽急出之有所獲則抱攜以上以銅日久沙壅難摸須先用長竿縛以竹置重以鐵椎十數人拽之撞入水底剔煤出沙其銅乃見整銅百斤爲一元散銅裝入箱亦重百斤摸者遇急弗能移則以鐵拑銜之加以鐵鈎入水經營往返數次拽長繩者數十人助勢相呼其人抱箱出水如獲拱壁是日得銅七百餘斤

青垞曰劉佛卿嶽雲格物中法引魏源水守篇云水底潛伏閉氣爲難宜屈銀囊而三管竅之上二塞鼻而一口含之使氣自相呼吸而水不能入也此較前人講浮水之法而用豬脬者又進一層矣光緒中佛卿農部在杭州梅小巖中丞啓照欲作一器令人含口能伏水中行佛卿仿魏氏法而作令水軍試之不能耐久又作管塞鼻管運以豬腸腸運以盤浮水面備換氣水軍不便

有溺死者。此二件。中丞皆自取。大高水桶。入水試之。而後給水軍。佛卿謂入江河之水。與入水桶。固不能一例。觀究未為穩著。佛卿又言。泗水之法。甚多。皆含水一口。然後入水。須臾出水。吐之。又含一口。而入。更迭為之。粵寇圍金壇時。馮君夢華言。有銀工應募。伏行河中。數日。至大營。求救。詢其法。類此。廣東采珠人。亦然。無他巧。但精熟自能耐久。莊子所謂。生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是矣。伯翊此所述。則為吾鄂人。泗水嘗用之法。入水復露。其首作急喘勢。喻張數四躍。然而下。此余在江頭。數數見之。者要之。泗水之善。終不外精熟自能耐久。一語天下何事不如此也哉。阮文達寧經室三集。有記任昭才。一篇。曾收入經世文編。稱昭才善泗水。入海底。能歷數時之久。行數十里之遠。嘗言海水十餘丈以上。有浪。撼人。再下。則水不動。湛然而明。冬日甚溫。未述昭才在海中。起二千餘斤重炮。其法甚巧。較此水摸事。尤有穎思。惜未詳昭才入海。久而行遠。究用何法。大概不越精熟耐久之道也。至沈於水者。上視闌而下視。明則紀文達槐西雜志。亦有此說。而援張衡靈憲。劉邵人物志。水內映以證之。余考大戴記。亦有金水內景之語。古人固早發

明此理矣。

封禁山此君圖文集

吳名鳳臨津

信州封禁山。周圍數十里。南際閩中。東連浙界。九江鎮每年來此巡閱。或三省總戎到會。哨皆以奏。聞蓋其慎也。其中入山之口。石砌為門。形似封禁。實則口內無所不通。其中野馬野豬。虎豹。蟲蛇之類。人遇之。且受傷。或殘肢體。而死。獼猴喜擾害人。如舉兵器向之。則猴子怒而相隨。或自高推石塊。下或沿路攀折樹枝。竟日攪擾不休。其最險之處。土人摸壁。先過以長布。牢繫樹身。後來者牽布攀石。匍匐徐度。下臨不測之谿。一失足。則墮落千丈。矣。有平坦處。腳下皆動。似輾而中空者。以多年樹葉所積。不能著實。耳。銅蛇山者。黃巢所據之窟宅也。凡撫軍總鎮。必以到此地。為準。然入口小。任令人持牌。至銅蛇山。釘於樹。以志行蹤。取前釘。舊牌。回銷。大吏實不能深入也。山中。之利。向取山水。挖瓢。或燒木炭。堆積山內。俟澗水來時。順流湧出。近年則求利之人。愈多。開闢之地。愈廣。竟至雞犬。麻。阡陌。交通。旅店。酒食。貨物。交易。與封禁二字。大相刺謬。矣。山內多鑛。金銀銅鐵。無所不有。一處兩山。對峙。人不能上。太陽照入其內。遙望有銀數十桶。內一桶破。銀攤於地。昭然可

見近山居民有兄弟二人設法執野馬帶至山上用長繩繫於山樹其弟先腰縲而下持長鈎至桶邊取得一錠重二百兩有一老叟出曰此銀不可取汝窮苦姑令攜一枚去若再來命休矣其人驚惶無措急搖繩令其兄提之出兄見問之備述其事兄轉疑弟之誑欲自下更多取之既斷而人不出矣其他恍惚誕之事不可盡述山上見雲海雲滿谷俯看如煙山下大雨充沛山上人不知也其高峯人不能躋而山上溪水流下尚有菜葉絕頂固大有居人也山中瀑布甚多高岩亦有魚則以大雨傾注時魚隨瀑布飛騰而上山內有雀身不盈握而拖尾至長尺餘奇獸野馬多不經見大吏來則牒山神謂我奉旨入山求神將鬼魅怪物一切收斂如是則入山果得安靜若微未員弁則不能也此蘇提台為我言之蘇鄱陽人諱兆熊初以武舉為江西千總游陞廣西提督現在予告回籍彼三次入封禁山皆二十餘年前所目擊也

青坭曰封禁山去廣信府城不遠咸豐中沈文肅之夫人乞援書中所云避難之山也吾縣亦有封禁山名天堂山縣互鄂皖豫三省之交數百里明季遺民立巨砦

漢初支志 甲編 卷四

其上四圍寬廣可二十餘里惟一鳥道可入須探身攀附怵心駭目僅可得上如此者有數里之遠是為斬黃四十八砦之一故亦名天堂砦永歷初族祖定安尙書為砦主與麻城朱周遠害尙書及曹石霞明府相扶起義至今山椒猶有石器遺迹存焉其封禁之由因乾隆十八年馬朝柱踞此為白蓮會黨魁謀與皖豫諸匪黨作叛事露馬遁入蜀此山本縣民江姓業至是入官封禁設兩千總汛兩巡檢於英山羅田之徼春秋會哨二次例允其公牘專達於武昌安慶兩省會大府不由府縣也山形奧峭阻層巒複嶺奇花異木雜產菁密中最高勝者曰道人岩猿啼嶺駐雲巔又有薄刀峯鐵盔山最高聳入雲仰視莫測其頂有巨蟒啗葛根為食人望見樹木左右分披颯颯作風雨聲者即蟒出行噉葛者也鳥有白雉之異有尺許小松蟠曲鬱盤可蔭一畝如虬如龍蒼古畫所不到生懸崖峭壁者不少有蘭入冬始花有仙人非旋雜旋長有龍湫濤雨輒應山魃木客常出沒入者往往迷道採藥者多結侶而入間於平衍處得米黑如漆皆明季山砦之遺療病甚效砦在其巔一望寬平無際有走馬場今荒草彌望森林皆在山半

十一

其上多風夏常積雪故動植甚稀鐵礦成塊多乘山水流入溪中知鑛苗甚旺瀕霍山界諸嶺上多古碑皆漫患張進之秀才因此疑漢武帝所封號南嶽之霍山即此山以在江淮諸山中此為雄壯之最也姚彥長比部謂卽南朝諸史所謂之西山語皆有見吳氏所述之封禁山實與此多同至其所謂尾長尺餘之雀則吾鄉不但天堂有之鄉人呼為孝尾因其尾長多白每飛拖曳如一條練輕颯可愛亦有尾朱色較白者尾略短也聞馬朝柱遁後西入峨嶺後二十餘年高德苟文明王三槐等果以白蓮亂及三省吾疑皆馬之徒黨特紀載家未之及耳○吳氏見聞錄所云湘黔交界之金雞嶺光緒中有常德鐵工黎三逐金雞入其石洞中見日光所照遍地皆金屑與此所云銀桶者正相似然則地不愛寶何處無之並非異事但傳之者不免附會失實耳

鄧將軍寶刀記此君園文集

吳名鳳 伯翔 臨津

副將鄧子龍江西豐城人也與劉大刀同以戰功顯戊戌夏月余在豐城工次應西園廣文為余言鄧將軍有寶刀伊從鄰家購得之蓋學宮左側卽鄧子龍將軍舊宅也余聞之翼然曰竟有此乎遂與程酉山大令至西園署取寶

刀觀之刀頭長一尺八寸刃有血跡鱗魅見之要領寒矣未無尖而剗上如短刀形刀背厚半寸鏤孔作飾如珠纒繫刀嵌於柄有鐵護手刀柄長四尺漆內嵌細銀絳極工緻乃馬上所用者鋒已磨去圭角疑後人不甚愛惜植刀於地年久朽脫其銳底曰鏹平底曰鏹也刀之長植之可齊余鼻以手提之亦不甚重其人故寶其刀耳西園謂子龍戰功多苗夷此苗刀也學署左有元戎第其後裔亦式微矣將軍詩名橫戈集曾借觀之詩首自跋在瑞山遇異人授以拳經兵陣圖等書如子房之遇黄石公也余謂此說嘗聞諸他書中矣前出東門見元戎第額心竊異之今乃知鄧將軍故里不惟識其里并見其所用之寶刀此奇人也我見其刀亦奇遇也更語西園借橫戈集詩快讀之以觀其壯懷之所寄者何如也

文廷式純常子枝語曰國朝堂子之祭事近祕密至今漢講官不侍班滿講官侍班者言祭時燈燭皆滅亦可異也昭榼嘯亭雜錄以為祭鄧子龍楊寶龍邊紀略云奉天多鄧將軍廟將軍名佐成化間人按四鎮三關志鄧佐者定遼前衛指揮使也成化三年隨總兵施英按奉集堡遇敵二千餘佐率五百騎敗之復追至樹遮里

峻山峭壁中鏖戰。忽有一校策馬退走。衆遂潰。乃下馬步戰。久之。知不可為。遂自刎守臣。其事立祀遼陽都御史吳楨為撰碑記。或曰京師堂子所祀亦將軍云。案大清一統志亦有此說。彭孫貽客舍偶聞云。九月朔是當申歲。戊駕出東直門迎鄧將軍神主入大內。黃歷列輿轡前上親拜祭。詢諸故老鄧將軍何人。乃勞萬乘躬祭。或曰將軍島帥毛文龍部下善鬪。戰沒有神靈。立廟島上。太祖起兵時。戰急甚危。求庇於神。顯靈脫於難。立廟遼陽。每祭必先之。元旦亦先必謁廟躬奠。致祭否則宮中時時為厲。查慎行人海記。劉獻廷廣陽雜記均稱鄧子鄧子龍。又沈國元從信錄。伍袁萃林居漫錄均稱鄧子龍。以勳倭陣亡。青島按置鈞天咫偶聞稱堂子在東長安門外為龍之國社以俗稱祀鄧子龍為非謂太祖因子龍為明人所獲子龍倭出塊故祀於堂子非專為鄧而設然堂子中之祀鄧則確也

青坨曰。故老相傳。太祖遇追兵。正迫時。鄧子龍救之。得不死。故許以世世於元旦躬祭。且相傳有裸祭之說。則近於以人為犧牲之意。乃野語也。吾嘗見墨拓將軍所書自作詩。詩宵岳忠武口脰行草亦英爽飛舞。如見其人。老友陳二庵將軍語我。曾晤內務府司員嘗與堂子之祭。每除夕以二滿員詣廟中。從人止於門外。此二員

者以黃綾作手套。並手黃綾一幅。背燈入開廟鎖。暗中探得神位所在。取出舊綾幅。以新綾幅繫於神首。叩拜而出。竟不知神像如何。世傳神像瘳惡口手脅足。取滿人而舍之。執之挾之。既之究無人驗。其然否。文芸閣以祀將軍必滅燭為可異。實則滿洲祭神大典。皆男婦同拜。拜獻後必有背燈一式。將燈燭全滅。且與祭之男子皆避出。惟女子仍禮神於暗中。不出尤為不可解。然則燭滅一事。固不足為異也。

汪士鐸江寧村

記達什巴事汪梅村先生集

達什巴黑龍江鑲紅旗人也。巨首。頂身帶圍五尺。面紫黑。色瘡癩糾結。短鬚。纒類勁若鬚。鬚性剛硬。不隨人。唯諾體至重。常馬不能勝也。以魁梧多力。給事帳下。多禮堂。隆阿將軍愛之。使率馬隊為前鋒。每戰左右跳盪。敢深入四眼狗置陣。彌山谷。公持矛衝突。前後血流。殷野。卒陷陣而回。積功至參領。顧公雖武人。然與人交。有終始。所善馬兵。西林類。既卒。公分所得俸。給其家。不倦。喜文人。然有某生者。事之十餘年。亦無所不合。某曰。公粗直之性。無苛求於人也。後隨多將軍赴關中。不知所終。某生黃州人。時惡達公。同時馬隊某云。公勁捷力勝五六百斤。最厚重。不雅馴。

嘗死。父弟常勸。孺法勿聽也。乃活之。而置孺法於理。

述異記曰：德清諸生蔡子標，從乙酉諸部弄兵，被執。大

言不屈，索肩輿衣冠入見，語不遜。甫就刑，觀者如堵，忽

衆中出一人抱持子標，大慟欲從死。刑者駭奪不可解。

子標曰：「了無一面將何為速去？」其人曰：「吾與公同起誓

患難無失，今何忍獨生？然後知子標密友。子標欲生之

而不得也。是日同刑。六人臨期，忽多一人，願不得其姓

名。罪唯錄曰：蔡孺法、德清諸生乙酉九月，諸路鄉兵盡散。

率遺制薙髮或不薙，鄉人羣妬指目之，強無賴又持爲

奇貨，資金錢。孺法獨抗不如制，羣以其素剛決執之。嗣

舉兵二百餘舟，走應陳高良德清城下，戰不利，去。當

事迹之縛其父與弟，索孺法孺法出髮，猶在頂，爭曰：「獨

孺法受江束命事不遂，當死。父與弟嘗苦諫我，因活父

命而孺法死。

青瑤曰：德清蔡氏，所謂二十年來兩狀元者也。乃其先

有此兩諸生，奕琛則宰相也。狀元宰相世所欣豔，易世

而後人所欣豔，乃在此而不在彼。子高此文作於咸同

間，故敢昌言自矜微尚，否則戴褐夫集中與此相類之

作陷刑戮死矣。天下事亦何常之有乎。

記繆觀瀾君留照驅狐祟事。勸廣文 張壽榮 鎮海

余交繆子德新，有年矣。習其家世，知其先有捫龍先生事。

並知有留照驅祟事，心異之。日偶與傾談，德新因出其大

父遺照視余，貌端莊矜重，如其爲人。復詳述狐祟事，句余

記之。余重觀瀾君行誼，曾許爲作傳。此異事亦不容無記。

爰觀樓言之。初，客有精青烏術者，於罌上花嶼湖獲善地。

以語君，謂非厚德者不足以膺是地。君思捫龍公淺土未

葬，德亦相稱。購之會營兆，匠石徒役紛集。君身蒞其間，日

以視事。因於比近楊氏家假館焉。楊氏有隣方姓，其婦祟

於狐家，攪擾不安。君每過厲聲呵禁之，稍靜。未幾祟復作。

君怒，撰三疏書紙，以其二授婦家，命焚其一於窳突。一社

廟自袖其一詣郡廟城隍所焚之。俄大雨如注，電光閃爍。

繼以迅雷，出無行徑。因憇小廟中，比霧返館，見方氏戶外

大木合抱者，劃然劈剖，焦灼仆地。詢之，知由霹靂下擊而

然。數日，其家何異。遂無聞於後。婦德君甚，願父之不許婦

泣曰：「兒孀居無依，弱懼侮，翁誠憐恤，當見許始允其請。用

是君視婦如己，出婦亦時過楊舍，問君起居，敬恪有加。居

無何，兆成君歸里，未一年而婦復遇祟，遣人邀君至三日。

寂。然。君。乃。歸。婦。謀。為。餽。遺。恐。君。卻。潛。置。其。餽。舟。中。途。舟。子。以。告。君。必。欲。返。之。而。距。婦。家。遠。不。得。已。畀。諸。其。戚。周。某。家。屬。為。轉。致。是。晚。崇。復。作。並。語。婦。曰。汝。以。繆。先。生。為。父。彼。未。嘗。女。汝。向。所。餽。遺。盡。棄。其。戚。周。某。家。後。可。無。招。矣。探。之。信。乃。遣。還。人。告。君。欲。君。更。至。而。君。實。以。年。逾。周。甲。不。能。遠。去。姑。持。囊。所。畫。生。像。與。之。曰。將。此。去。懸。室。中。崇。當。絕。蓋。第。權。宜。其。詞。非。有。所。必。也。婦。得。像。懸。之。物。竟。欲。躍。卒。晏。然。於。室。者。十。八。年。未。嘗。復。崇。先。是。婦。無。出。惟。一。女。適。同。里。蔣。姓。疾。革。呼。女。告。之。曰。我。受。繆。氏。庇。深。重。感。不。忘。汝。其。志。之。語。竟。乃。卒。後。其。女。念。去。君。家。遠。無。可。以。為。報。每。遇。春。三。月。望。知。君。家。於。是。日。掃。墓。花。嶼。湖。旁。出。早。候。之。事。竣。迎。邀。其。家。盛。筵。相。款。歸。必。以。食。物。餽。送。遺。其。子。親。賚。至。舟。今。七。十。餘。年。其。孫。尚。不。怠。噫。異。矣。非。君。之。德。入。人。深。其。能。若。是。乎。而。如。蔣。氏。者。以。外。家。之。所。德。亦。共。德。之。雖。瑣。瑣。一。飲。饌。且。世。其。事。抑。又。足。多。以。君。之。大。端。當。載。傳。中。此。其。餘。緒。已。有。不。同。乎。人。者。則。君。足。傳。也。是。為。記。

捫龍先生傳。張壽榮。鎮海。捫龍先生傳。履文存內集。捫龍先生。姓允昌。名字曰禹欽。鄞人。以有捫龍事。人呼為捫龍先生。初其家窘於生計。因輟學。治岐黃書精之。出其術濟人。應手效。求者日踵。至無虛常。客慈谿。東鄉西經堂。邨地當通衢。行人梭織。聞先生名。以疾來視治之。並驗咸不欲其復去。因賃屋棲止焉。會有病家相延。徒步往暮始返。綠山澗行未盡。忽雷電震。燐雲匝。四垂大雨。如注。衆流奔赴。洇深注。汚勢滔滔。不絕。先生止山麓。雨霽起行。溪流暴漲。竟無能渡。方徘徊間。覺數武外有物。橫水面。長互谿迂回。就之。見若沙磧。若古木。昏不復可辨。躡其上。滑俯而匍匐行。捫以手。得渡。比躡岸返。顧物儻忽滅。水汪洋如前。心疑焉。歸語家人。莫得其故。因言余回思所捫物體黏膩。作其鱗之。而今出手一再。聞腥涎未去。意其為龍歟。羣視之。信乃驚訝。聲相屬。相為舌。擡不下者。久先生自捫龍後。醫益神。治益衆。藥物經其手。益奇。驗後有傳其事者。徧閩巷。雖婦孺能詳。遂皆以摸龍先生稱之。捫音近摸。方語轉呼也。先生性誠篤。其治疾推論。標本詳究。色脈必心。盡而後已。力不能市藥。裹者給之。不責償。所入少羨。以濟貧。窶行之終身。無改年逾艾。卒於家。

論曰。顯孫氏言。葉公好龍。而天龍下此。或傳記者所託。諷耳。而蔡墨述象龍氏能知龍之嗜欲。而飲食之以擾畜龍。又何其言之誕也。傅子曰。屈伸從時。變化無形。偃伏翬翬。舍卒藉上。凌太清。所言爲允。今以無形者。形而偃伏。翬翬舍卒。藉之以渡。若擾之畜之。而馴其如蔡墨所言。相去又豈遠耶。聞先生捫鱗。後餘腥。留掌終其世不滅。以之治人。靈驗愈著。豈龍欲以其異示人耶。抑將致先生以名耶。夫先生平昔所行。溫然愛人利物之心。龍之所以施於先生者。又所謂挾然天地生物之心。以我之心。召天地之心。此理之可信。而非誕。豈足異哉。然而窺是者。渺矣。

徐氏承烈聽雨軒筆記卷三餘紀云。平孔紹武。康西鄉人有。至戚遷於孝豐之某村。平往省之。居數日。歸以相距百餘里。期一日抵家。遂於五更起身。行至一巨澗。時天色尚暗。渡後未來。而水僅深尺許。因跣涉焉。將至岸。聞香氣。酷烈異常。俯視水中。有物若積沫。旋轉於迴瀾。間手挹而臭之。香愈烈。而稠黏甚。平知其異。脫頭上草帽。就水承取之。置諸所攜竹筐中。及岸見沙際臥一巨松。因就坐而拭足。松身溼而且膩。其冷如冰。正在著履。間忽風雨驟至。遽上岸入路。旁待渡土室。避之。未幾天

漸明。下視所經澗中。洪流汜濫。而至將及。巨松霹靂一聲。松忽蠕蠕動。伸首舒爪。奮身隨流。去平始悟。適聞所坐乃龍身也。歸以草帽所貯物。就日曬乾。稱之得九兩許。識者曰。此龍涎香也。蓋龍近水臥流。涎於旋渦中耳。試焚少許。香之酷烈不減。澗中時而其烟蜿蜒而上。作游龍狀。因攜至揚州。售之。得價不貲。其草帽亦以香故售百餘金。平歸富豪一鄉。

青垞曰。捫龍事兩見。皆出浙江。繆氏得其腥。以昌厥醫。平氏得其馨。以潤厥屋。殆如宋人說部。稱相人者言。肖龍之一體。便貴極人。臣也。耶肖其貌。便貴擢取其微。質便富。龍能富貴人。如是乃今博物家。必以爲誕。而不信何耶。然吾聞龍有鹽楊。用修云。吉弔上岸與鹿交。或在水邊遺精。流槎枯枝黏裹。號紫稍花。道樞所謂鹽龍。有益。韓薄者也。又春渚紀聞。蕭注破南。登得所養鹽龍。長尺餘。以海鹽飼之。鱗中出鹽。能與陽事。酒服一錢。爲蔡京所得。龍有膏。裴綱傳奇。西域僧金剛。仙於峽山潭旁。咒水開一泥。鐵三寸。躍入瓶中。語寺僧曰。此龍也。吾至海門。以藥煮爲膏。塗足。則渡海如履平地。拾遺記。海人乘霞舟。以雕壺盛數升龍膏。以獻燕昭王。然以爲燈光

曝百里龍有蛻春渚紀聞張澤居鄆州夜還昏暗道傍
木枝有光因折以燭路晨取視則枝上一龍蛻大如蟬
殼頭角爪尾俱全暗則光燭於室手參碁記取蛻龍牙
一枚手握之隨局自然機變橫出其他龍珠龍鮓莫不
以分自龍體為奇究其為物也善睡而多懶耳聾而目
不見石其狀又恰與今日人情相肖安得白將軍以鞭
築之築之而變化不出但見其攫拏相爭鬪以塗炭我
山海民物而已烏乎此陳希夷生當五季受五龍蟄法
而長睡不欲醒也

高才女始末高才女遺詩

韓家文 八壺 萬年

光緒三年丁丑十月二十三日亥時生於雙井草堂前數
日室內時聞異香移晷不散誕時胞衣碧色識者賀為貴
徵

戊寅年週歲薄發痘瘡無一切孩病喜花下游往往神注
不移若有所悟

己卯年三歲甫離懷抱常依祖父旁愛弄其筆墨夜二更
始就母寢祖父珍愛之雖硯為潑筆為禿書為汚亦不之
厭指謂人曰此女嗜好不同他時定能文事惜予不獲見
時其祖地培先生年已七十二也

庚辰年四歲父初授以女四書脫口成誦讀至女子當輕
行緩步日三復之自是舉止一變教以四聲舉一無不通
曉時同學長者尙資轉授臨川樂兆修南昌朱長興極許
為異品
辛巳年五歲讀千家詩一日隨父與姑丈徐聯三在庭前
雀躍若狂用手招天曰我吞天我吞天逾時笑謂父曰我
能屬對父初不理擾之再三姑試以淺近語對答如流繼
以地脚二字命對應聲曰天心祖父拍案驚奇賞以糕棗
翌日張耐香先生聞之面試以眼鏡二字對曰銀鐲張曰
銀字不對宜改手字隨應曰耳環亦可張曰何聰慧乃爾
撫摩而去
壬午年六歲讀孝經祖父見背朝夕就次舉哀有若成人
閒獨倚柩旁飲泣見者為之流淚每飯必祭雖久不懈遇
忌日未嘗簪花御葦
癸未年七歲讀詩經文間以離騷授讀開卷首章即能自
分句讀秋夜將寢忽至父書室曰我能作詩即誦其今夜
梅花昨日朵之句時文在座囑其續完代為書之自後或
四五言長短句率意為之無不與法合究未嘗教以體制
也自八月至歲終得詩百首然識字不多概文為之起草

時有索文書禮聯者。文戲曰：爾代之歡然無難色。書成宛合。緣格因是遠近以聯。扇索書者不絕。字以大更佳。然亦未嘗學書。十二月二十九日爲人書春聯。口吟香流橘井。水分明。七字父聞而問之。不對。固問之始。實告問橘井何解。對曰：井旁有橘。見父作畫。援筆即肖。嘗以父外出於庭。堂懸掛畫屏。臨之逼真。每爲人畫扇。必有一二佳句以綴於後。多未錄稿。

甲申年八歲。讀易經。性耽吟。父慮其勞。時禁止。勿作得詩。三十七首。初名國煦。邑前輩劉春浦先生。以能詩。目下稱才女。七字命對。應曰：讀書心上敬先生。因贈名淑宜。

乙酉年九歲。以父遊閩。專隨文讀。授唐詩。作詩二十一首。戲作草草亭對云：我坐獨笑。花開靜看。文曰：我坐獨笑笑。何事答云：花開靜看看。有情。

丙戌年十歲。讀四子書。作詩二十二首。姚子琴先生謂是女當能作論。移案階前。試以女子久雨。士希賢三論。頃刻立就。未加刪易。時值縣試。觀者如堵。詔爲仙才。

丁亥年十一歲。讀書經禮記古文。作詩十七首。擬昌黎公雜說二篇。作暗水流花徑賦一段。讀舞典。至修五禮。未及翻頁。隨口云：如五器卒。乃復父疑其預讀。然頁尙黏合。未

開令復誦不能記一字。問學剪綵。卽肖生物。弄鍼。婦人多所不及。

戊子年十二歲。正月讀爾雅。二月讀周禮。作詩三首。讀史。閒援經相證。無不出人意。表平筱珊贊府來佐縣治。與其父有舊。至館。因見姚鼎善在座。命對狀元宰相。皆由此七字。初不欲對。贊府解其意曰：有女狀元。父隨促之。始曰：古帝前王。稱到今。文見其平日讀書。作詩寫字。未嘗肯居鼎。壽後遲則暗泣。茲獨不然。細詰之。果以意不屬己故也。三

月朔以患潮熱。伏案者屢。因教停讀。然猶間或讀書。寫字不嚴。驅不去。其熱時作時止。父母初未介意。十八日忽四肢厥冷。精神恍惚。延姚子琴謝藹園吳立臣李勳奏汪步雲諸先生相繼診治。氣喘腹鳴。潮熱如故。舊脫一齒。藏之囊中。病劇時檢出。佩之於身。於四月十三日未時氣絕。臨終枕席清潔。無妄語。只尋所讀書。所作詩文。曰：我將歸矣。嗚呼惜哉。其父奔走南北。授讀日少。文亦潦倒。未能長在館中。統計四書六經。不及兩年所作詩文。未嘗爲改一字。喜讀雞鳴詩三章。臥病聞雞鳴。猶反復背誦。最順父父言。無不懷遵。母或姑息。亦不從也。葬萬年城東三里蔡家源。祖山表叔黃登梯扞也。時在光緒十四年戊子五月初三。

日。

江容園式高才女遺詩序曰甲申五月十有三日萬年儒士李林子昭以客歿戊子四月十有三日萬年童女士高國煦淑宜以孀歿姚西編小邑而人才輩出然其如如此摧喪何哉子昭席素封而刻苦自勵使幸不早沒其所以任斯世斯道者當不可量遺書之授梓宜也淑宜父少迂故世家城邑中邑賢士大夫多主其家少迂承之酒樽飯盞日不暇淑宜之歿諸與少迂友者深但悼之而亦哀其遺詩以授梓人少迂不能止也竊惟自有風詩以來類多女士之作或因詩而傳其人或因人而傳其詩淑宜具夙慧於詩不學而能謂因詩而傳其人可淑宜事父母孝六歲居祖父喪能盡哀盡禮謂因人而傳其詩可然使淑宜不幸殤歿及笄而字伉儷相莊奉舅姑而育子孫固人倫之常亦人生之幸豈必待吟咏以傳而顧不然而區區者天若靳之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循覽終編泚筆識之垂涕道之矣青垞曰高才女遺詩二册惟最後附文聯一卷為餘千女士張玉環手繕楷書甚端勁均刊於光緒戊子夏李張女士復題二絕於後有云早知文字干天忌十二年

中梅讀書及只慚不是簪花格得寫遺文字亦仙之句前有冷齋李德高才女傳因始末記較傳為詳故置彼錄此卷首樵有才女小影雙髻手卷貌極秀媚存詩自癸未七齡始論說皆十歲十一歲作其文聯附刻四字乃十三歲童子姚鼎壽書書亦瘦秀始末記中稱才女遇事不肯居鼎壽後後不然則以姚童子意不屬已故豈十二齡女子便有援繫之意乎觀其詩清妙靈秀之句甚多知其慧根夙具故情懷亦能早通與張氏所書十三齡貞女同為造化靈秀偶然一洩彼固可敬此尤可惜也亟為表之

武七 恆節齋文存

陳代卿 宜雲

武七堂邑人家貧食村落間長而有力嘗為人轉磨負繩作牛馬走所得傭錢積不用數年至三百餘千黠者為之謀曰汝錢自蓄無生發何如母子兼權他日不可勝用也武難其人黠者願代謀武盡以予之仍作苦自食不用一錢黠者以其撲拙從而乾沒之武屢索不得自念欣苦得來頓歸烏有憤極而病曹騰中忽夢入語之曰汝一生困苦無大享受能創建義學乃有轉機既寤述所夢於柳林歲貢楊樹坊楊曰義學非可亦手辦汝後有錢交我代

存決不汝負。毋聽匪人言。一誤再誤也。武復爲人傭積錢數百千。悉付楊爲。覓富家存放。日益增長。楊勸令娶妻。爲嗣。續計武不可曰。吾前夢未始一刻忘。今將以此設義學也。楊議設於本莊。武嫌本莊設於私且慮奸人侵吞。不如柳林大莊。乃購腴地若干畝。建置學屋。近莊聞其義舉。皆來助儲蓄。既富。租粒出納俱爲定章。次第設經蒙二席。延諸生訓蒙。經席則請孝廉主講。薪脩豐隆。禮待尤極。優異入學。日武先與塾師叩頭。以次遍拜諸生。童其盛筵。請邑紳陪塾師。飲自立門外。屏息以俟。讌罷而後。暇其餘。瀝自以乞人不敢與塾師抗席也。開館後。武在塾守候。一日見塾師晝寢。武長跪榻前。久之塾師醒。見武驚起。自是不復晝寢。或遇諸生嬉戲。亦向長跪。學生遂相戒不敢出位。人有樂施必叩頭謝口。喃喃爲祝詞。俚而有韻。蓋天籟也。邑令聞而義之。呼至署問之。不言與之食。不食而去。余同年張廣文玉榮見其人頭蓄髮一握。蓄右則去。左蓄左則去。右貌癡。身肥。蠢然鄉愚也。與之蒸餅。則食。碎留。整賣之。以助公費。延入座。不可命。至明倫堂。小憩。俯仰四顧。遂巡而出。所設義學。始柳林。次臨清館。陶凡四所。遠近皆呼爲武善人。年五十餘。而卒。邑人感其義。爲立祠於柳林。以祀

之。余初聞張言。又晤余門人堂邑學博孝宏。基所言尤詳。遂集所聞而爲之傳。

聊城楊孝廉毓春爲余言。武七未沒前數年。每見少婦。卽叩頭乞爲義子。或訝而詰之。則曰。天罰吾寒。乞目不識。丁願來世投生善地。有願讀書耳。嗟乎。此丐孜孜爲善五十餘年。其視讀書之可貴。乃至是耶。至其以傭錢與義學四所。此富室所難而出之乞丐。豈不異哉。

常惺惺齋筆記云。魯丐者武訓。積資與學。爲世論所嘉許。而其佚事有爲人所未知者。武爲魯堂邑人所居曰柳林村。本名七邑人。重之以其名不雅馴。改稱曰訓。謂其人其事足以垂訓於世也。武於行乞之外。兼充推磨之役。鄉間小戶家無牲畜者。輒雇令爲之磨麥。一斗取其爲人推磨。婦女在側。輒以一相厚之布障蔽其目。不願視。磨聲起處。武乃嗚嗚作牛鳴。與俱旋轉。有時學驢馬走。厥足跳盪爲狀。滋樂不言苦也。磨畢始揭其蔽。目之布一掉首。遽去。時爲清光緒間。其頂上髮辮猶存。願極纖小。又常變易其地位。左右互爲乘除。每一歲終。則必一異其狀。見者恆目笑之。弗願也。嘗自爲辨子歌。

曰一邊去一邊留立個義學不煩愁語極可嗤而其志則良苦矣其所得之食物苟猶可下咽者必盡饜之以供興學之用其留以自食者皆極粗糲穢惡不堪言狀者也其初儲錢僅六緡特謁某富紳請為生息富紳拒之則長跽不起卒得請而後已閱數稔合計子母近百緡遂為建塾之始其卒也年八十許積款至數千緡治田四百餘畝其所建之學塾已三十餘所矣每朔望徧詣各塾塾師之失職者生徒之曠課者武皆長跽其側泣且告曰我以失學至此悔何及矣願公等哀吾志成就所學吾死亦瞑矣聞者皆大感動遂無肯廢學者此為居近柳林村之某君所述吾嘉武訓之志行以為未可沒也故書之

飲冰室文集云張先生山東人佚其名及其縣少孤無父母兄弟戚族數歲即為乞兒日夕乞或日得十數錢而先生惟日以兩錢市粗糲自給積數歲得餘錢六千邑有富家某工會計頗自好先生踵門長跪乞見聞者揮之唾之不去予以錢不受主人畏其乞謂其亡命也避不見先生長跪六日夜主人計無所出卒見之見則長跪請曰丐者有所求於貴人貴人必深許我將言

富家者曰若欲乞錢耶先生曰丐者非就貴人取錢乃以錢予貴人丐者有錢六千將藏之貴人家而取其息焉息則視常加重一年以後以為子母貴人其許諸主人畏其乞也又以其數之無多也竟許之先生拜而去此後乞所獲盈一千輒持往富人家如是者十年所乞及其取息子母相權幾及百千先生曰乃今可以少行吾志矣邑故瘠陋就學者少先生乃僦老廟為學堂招寡人子學焉聘邑之學士主講授奉脩脯豐有加或鄙不願就先生輒長跽不起必得請乃已釋菜之日治盛饌饗教師先生不自為主人請邑之搢紳有望於鄉里者陪讌焉或卻不願往輒長跽不起必得請乃已而先生日以兩錢市粗糲自養如故邑之人莫不笑先生然皆審其愿憐其愚以故居恆乞錢與之者頗優異於他日先生悉寄富家權子母每三歲而所權者足一學堂之用先生乞食至八十歲成學堂三十餘其聘教師講搢紳皆以跪得之朔日月半輒詣學堂省視察其教師勤者輒跪拜謝之或有惰者則長跪垂淚不起以故教師莫不畏先生靡敢惰者行之數十年學堂中受業子弟彬彬濟濟擢高第成通儒不可勝數而先生日以兩

錢市粗糲。自養如故。室中子弟環先。生長跪哭。拜乞無自苦。而先生如故。

青垞曰。武氏於光緒中。經山東巡撫奏請。付國史館立傳。當在獨行之科。其垂名史。傳殆即神示。所謂轉機乎。

此所錄三家之說。小有差異。或誤其姓。或異其卒年。或異其所立學校之數。要大端不異也。吾謂武氏所得力。即在汝一生困苦無大享受。二言證以阮翁池北偶談。

所稱康熙甲子京師黃衣神示。刑部筆帖式某之言。如合符契。神曰。汝福本薄。如甘貧。可延壽。命慎毋妄求。若有贏餘。則促算矣。可知人生有命。命苟無祿。任汝翻江。

我罪戾耳。吾見世之走阱冒網。終陷於不良者。其故何哉。大都不知本來之福薄。而妄欲違天。以求逞。乃至所本有者。亦失之。又奚咎哉。武氏深曉此中玄竅。犧牲其

一世之享受。為他人謀福澤。而土宜一己。駒駒以終。乃克延其壽。至千古不朽。大恩乃動鬼神。曾文正之目。李忠武也。武氏洵遠矣。計息金以官紳所捐。遂至鉅萬。置地以三分。

十畝。有奇。訓不毀一文。依然行乞。邑人郭亦捐助。柳林集東以外。三十餘人。又於館陶臨濟各設義學一所。皆以武訓名之。十四年山東

五十餘人。又於館陶臨濟各設義學一所。皆以武訓名之。十四年山東

子行幸熱是易而根詞意學言忘濟生訓學巡
勤君也為出計者錢惟和幸便又通以其所享東義撫
之第在土辛用年十貫即日長隨易吸而布慶學而母仍君
故清夫者錢九千餘積寸雅邑用錢林門自之幣銅難作而與儲力學仍君
鄉光緒二十二年何如積寸雅邑用錢林門自之幣銅難作而與儲力學仍君
焉下略按此二月年公可補諸病說所於未備故錄臨之清以爲獨
略按此二月年公可補諸病說所於未備故錄臨之清以爲獨
略按此二月年公可補諸病說所於未備故錄臨之清以爲獨

劉氏兩童後記 魏常子 杖語 文廷式 雲閣

晉書五行志下。建興四年。新蔡縣吏任僑妻產二女。腹與心相合。自胸以上。膺以下。各分辛卯。余在江西。有贛州某。食則此飽。而氣性不同。恆互相毆。擊沿路。索食。觀看。余適在。西山。瑩地。未得目驗。頗疑。為採生。折割之類。後陳右銘。按察。為言。曾召入。湖北。臬署。親驗。果生。成也。此與晉書所載。大畧相似。

青垞曰虞初近志有俞曲園劉氏兩童記其事詳矣然
 俞氏所舉史案尚有未盡者漢中平中雒陽劉倉妻生
 男兩頭其身齊天保中臨障婦人所產亦然唐儀鳳中
 涇州獻小兒連心異體咸通中晉陽毛家有嬰兒兩頭
 四手聯足劉銀時南海民妻生子兩首四臂宋乾道五
 年餘杭民婦產子連體兩面相向者三家淳熙十年番
 陽南鄉產子肘各有三臂及長鬪則六臂並連嘉定元
 年鎮江後軍妻生子一身二首四臂祝允明語怪載弘
 治未太倉家生兒兩身背相黏著兩面外向其首如雀
 其陰皆雄居易錄稱康熙辛未冬京師民家生子一
 身兩首皆五行家所謂咎徵獨愍帝建與中有此異而
 內史呂會引瑞應圖稱為連理瑞為四海同心之兆識
 者無不哂其妄然文氏所記有可補俞氏未備者故更
 輯入以廣異聞

父年三十餘對予言二人時亦忿爭遂不共枕紐轉其
 腹肉東西各睡乃無所苦唯病則同病余思此二人者
 死必同死耳後乃不知其所適

連城周運鏞見聞錄曰有孿生者身體各俱而兩人之
 背則聯合為一合處之肉闊二寸許咸以為無用勸為
 母者溺死之其母不忍卒留撫字每乳此則彼呱呱乳
 彼則此嗚嗚及稍長能行時此欲南而彼欲北彼欲東
 而此欲西後遇一醫士教以繩束其合肉漸東漸細日
 久僅如指大乃以刀割斷之截然分為兩人急以金創
 藥敷之竟得無恙此真同氣一體之人也

青垞曰此二則皆閩人所記所云兩頭共身人略與俞
 氏文氏所書同時但彼在江西及湖北此在福建其為
 二事歟抑本一事而其人往武昌復往八閩炫鬻異聞
 歟要皆為晚清奇聞則一也

周運鏞連城

閩地賭風最盛而莫盛於花會之賭求神禱鬼占夢徵謠
 闔境紛紛如醉似狂有所謂倒旗者為紙旗三十六面而
 書花會名號於旗上前一夜齋往深山窮谷鬼窟神叢之
 間乃焚香爇燭殺雞犬陳酒菓豎旗於地而禱奠之然後

閩侯林紆鐵笛亭瑣記曰前二十年余鄉居有人傳述
 橋南有異童兩頭共身觀者予以小洋錢一枚即與人
 談話余即日臨觀果見此童子年十一歲面目如一駢
 立腹上有肉相聯臍眼即在此橫肉之下腎囊作紫色
 大如鵝卵聯臂跳擲甚輕捷予之酒此飲彼亦同醉其

歸待旦往驗其旗有失去不全或倒仆於地者即查係何名號以之占壓如射覆然每多奇中然此事殊危險怖人吾鄉某甲遊閒好博囊資輸盡計無所出不得已爲倒旗之謀近鄉有一山叢林深昧昔鄉人避亂於此爲寇搜殺甚衆樵牧者每當陰雨晦冥輒聞鬼哭甲深夜至其地時月上遠峯狐鳴深谷心頗疑懼方割雞豎旗忽見前山一巨人高與天齊跨山越澗而來其形甚速每一舉足輒里許瞬息間已至面前一陣狂風燈燭盡滅甲驚顫汗流浹背欲走不能只得匍匐草間屏息待命巨人取雞裂而啖之復傾壺入口一飲立盡隨手拔一旗納諸袖中而去久之甲驚魂始定收拾餘旗急尋歸路回憶巨人形狀心尚怖悸極力奔馳身屢顛厥及至家視拔去旗係某號次日竭費得數千以某號爲孤注因得贏錢百餘千從此戒賭不敢復萌倒旗想矣

青坨曰世傳賭近殺亦近淫而此則所言乃能致鬼與吾里所傳取新死者之靈座吾鄉人捲懷之入博場可獲勝因而有竊此以求勝者吾聞金陵古蹟有逍遙樓傳爲明太祖惡游民嗜博者創逍遙樓於淮清橋北備諸博器於中犯者閉入數日餓斃矣其後餓鬼頗爲祟因

改建鐵關帝廟以鎮之今廟祀甚盛嘉慶江寧府志載之此又一因賭致鬼之一事矣吾謂近日都省所謂麻將撲克者人士視爲身心性命幾於寢食之不可去身晚清志士曾以亡國奴戲目之惜無太祖其人者閉之逍遙樓爲餓鬼雖然以今日賭風之盛即十萬逍遙樓又烏足以貯之

萬密齋先生醫案彙記曾漢齋語

吾里自宋立縣至前明始有聞人然如張玉泉胡柳溪蕭敬吾吾族歷峯刺史諸公皆有著述都不傳傳者祇文學萬密齋先生全之方書至今尙徧海內重鐫刪潤自明迄今凡數次顧先生不工文字讀其書者往往病其質復以其質故中下之材皆能通其說而其書反藉以廣傳先生治病神妙天開以史公傳秦越人例爲之傳者應臚列以驗其實願自來吾省郡縣方志編先生列傳甚簡約不足以見先生之長私竊憾焉僑京暇日讀其遺書刺厥方案彙爲記錄舉其落落大端以示世人之知先生者先生之術最擅幼科次則痘科先是家江右時大父杏城君即以幼科名於時厥考菊軒先生機能繼家學成化庚子歲客羅田娶吾里陳氏遂生先生在時羅田及都省之人

爭以難症相屬倚之若長城良由其始與聞厥考緒論復
 從玉泉柳溪兩公游習制舉業補諸生旋歸於庠自後壹
 意學求醫家經方識力遂出乃翁上翁每語陳儒人自幸
 有子久之遂積三世經驗所得筆之於書不忘所自輒以
 家傳家祕顏之即今天下所傳誦萬氏醫書是也世人愛
 其淺近簡切類以為研心新道者導之初枕甚至有井水
 飲處家挾是編若兔園冊者但曰萬氏萬氏云耳並不曉
 其名籍也先生晚年一見穉子往往即辨其能長成與否
 一兒未晬慧甚能讀書決其難育後果傷一兒病痢以獲
 蒼白尤散愈其家謬飲以阿魏丸而睡先生至告以故則
 大驚驗之已死徵商吳儼妻三十餘生子二齡經祕與其
 夫爭激怒嘔逆不食食而吐鼻中作食臭醫治以反胃不
 應先生曰此孕也當學生汪不信予以藥未五日愈後產
 二男英山問氏六歲兒病驚至則已死將飲矣先生察其
 色未死四支尚溫止勿哭鍼其湧泉而甦其父母喜謝曰
 未也兒宿痰未清當再發否則必成痼不聽越歲八月果
 昏悶不知人事更來求治為進散火去痰安神利竅之丸
 又炙風池曲池二穴半載而安吾族三峯太學竹泉太守
 之子也有兒二齡多病先生謂乳少所致大學亟明其然

太守乞治先生曰必以乳少治之方留既而果驗乳缺
 之瘠宜集聖丸無則飢病故以肥兒丸治之也先生於兒
 科外痘科尤為名家撫治鄖陽清平孫文恭公應醫會梓
 行其痘疹書繼而文恭之七歲女得不治之逆痘治之而
 愈羅田令朱雲閣有家人子周歲先生見之曰此兒不逗
 引而笑謂之無情笑心火之象也恐出痘不治次年果腫
 痘作癢死胡縣丞明著中年產子項細聲微先生曰天柱
 頰而元氣弱他日不勝出痘之毒九歲以痘癆李氏子四
 歲驚風先生愈之旋曰胎稟弱矣如滋養數年俟氣充出
 痘便佳急則難救次年以痘密不膿死斬水周惠之子婦
 魯氏新孀孤男女各二均未痘先生往視謂之曰二男及
 女之長者面光太露額紋青不宜痘惟少女充實明瑩可
 無患魯氏不聽半月後長女二男相繼以痘癆惟少女存
 一日坐於執友家有二幼婦欲入門見先生趨起不前其
 翁諭之曰先生老輩可毋避二婦年均二十餘先生曰殆
 均未痘痘將作矣然一可醫一不救越月如之又有患痘
 死半日矣先生命置污泥中三日痘苗進藥數匕而愈先
 生第七子婦徐氏痘中壯熱狂渴目紅唇裂痢水逆症悉

見先生曰。毒在三焦。非大發。大下。不救。力以通聖散。大劑與之一進。而敗。徹去。痘甚。密復。以十全大補湯。加減進之。而愈。斬水汪氏。素信巫卜。時魯家湖鄉人。盛傳有黑神。託巫傳語。人爭趨之。汪氏以病往禱。巫作神言曰。爾家良賤。十八人當去其三之一。俄一婢。以痘死。急挽先生往。則一婢狂熱。作顛先生曰。速解之。汪氏請先治其孫。婢不可。不問且神言不救者。且有六人矣。奈何。先生曰。醫病不可強分。貴賤余當悉活之。以驗神言之信否。乃作三黃湯。大劑與之。得利。神清。痘出。餘十六人。並如法治之。無一死者。又嘗為吾族思泉太學之子。治黑痘。人謂其能奪天功。先生止治奇症也。一胡氏孫三歲。腦後生毒。如桃漬。而白膿不止。先生曰。是為無辜。疔無治法。烏類有曰。夜行游女者。晝伏夜出。入人家。布毒於浣後之兒。衣服之則病。俗傳能掠兒魂。與傳尸相似。適有鄧風子。善推拿。胡請視。謂可治。留五日。而兒殤。一吾族小亭翁之子。嘗腹痛。治以安蟲丸。下蟲長尺許。大如指引之。至丈餘。形如線。火之既而胃痛。治以草薺。薺丸不效。患至三日。先生怪之。乃按以掌。則痛益甚。乃悟曰。氣之痛。有實有虛。物之痛。有實無虛。今痛在胸次。不可以手非食積。則痰乃實痛也。於小陷胸湯內取黃連。

積實半夏。於控涎丹內。取甘遂白芥子。加大黃黑牽牛神麴。合為丸。加蘿蔔子。菜湯送下。三十一丸。痛愈。下又進丸四十。痛至少腹。進丸七下。黃涎盤許。而安。一胡滂。幼失父母。病腹痛。先生謂。乍痛乍止。腹硬口涎。為蟲痛。與久痛不同。止為積痛。有別用。棟根白皮。濃煎。服雄黃解毒丹。得一蟲。大如指。形如嬰兒。人咸以為異。先生曰。此三傳。癘蟲也。由父傳母。而及子。今既下。可賀。命婢送河中。焚之。婢受其煙氣。病瘳。而死。與堅瓠集。載尹蓬頭。治女郎傳尸。後染其乳母事。絕同。後又治麻城。聞氏子。蟲痛。擇上旬。破日以苦棟根。湯勿令病者知。先以油煎雞子。作餅。固勿與食。索之急。姑少哺之。俟中涎出。即以棟湯送。雄黃解毒丸。半日下。黑蟲如蝸。蚪半盆。而痊。其料。生。死。最。神。一。事。有。豪。少。年。聞先生名。伴大病。重。韓密室。乞診。曰。越十五日。當死。何須藥。少年掀幃。曰。我何病。聊試。若耳。先生曰。診脈如此。不。知病否也。至十四日。果卒。縣人至今傳為美談。吾里文獻。缺佚。先正故事。百不一傳。惟先生為其傳。交治病有三事。可備吾里。舊聞。先生之廩。於摩也。胡孝廉。明書。明經。明春。蔡孝廉。惟忠。忌之。阻不得補額。未遂。遂交怨。嘉靖辛丑春。明書子病。嗽口鼻出血。他醫治以葶藶丸。或五拗湯。則轉。

當信也。但冒汗可怖。故先說明。以安君家人之心。後鳳山果頭暈目眩。面黑口禁。閉目僵臥。四肢逆冷。六脈俱絕。其家人謂其已死。皇皇無計。先生止之曰。此佳兆也。須臾大汗出而病瘳。先生之名案可述者多。茲殆百一。然亦可見名業流傳五百年之非偶矣。

青垞曰。先生之術傳其子邦忠。邦正。邦治。邦清。外如甘大用。韓鳳歧等。皆其門人。清康熙雍正間。呂知縣囑和江右胡略。皆重刊其書。徐茂才鏞。曾輯為簡要之本。其始未余於王氏文籍。考中詳之。康熙中收其痘疹書於圖書集成藝術典中。聞其未行世之書。仍不少。余曾訪得其外科一種。治酒疾之點。點經一種。當為印以行世。但其醫案中一事。兩見者數。數有之。如汪望江五歲兒病。病先生治愈。後其家以阿魏丸藥之死。一見廣嗣紀。要再見幼科發揮。一云治以加味異功散。一云治以養芥白朮散。一事兩見。而標名各異。蓋藥同也。吾里自來風氣。文人學者。喜媚多伎。有明一代。交推樂助之美。混絕不聞。即先生所述。胡孝廉蔡明府。事可見。有清二百餘載。大略相同。光緒中有四太史。先後相見。可謂自來科名中所未有。然而彼此不相能如故也。述先生事不

禁。嘖。感。及。之。

劉雲山事輯略卷之

劉雲山常州醫也。康熙丙午。杭州有巨室子某病亟。忽有一醫到門。曰我吳人。劉雲山也。投一匕而霍然。贈之金不受。曰他日尋我於毘陵之司徒廟巷。踰月某至。常詢問。廟側有老人曰雲山死三十七年矣。願雲山生時信鬼神。曾授夢於斯廟之神。募地廣其祠宇。因自為像於神旁。尚可識其形容也。巨室子驚愕入拜。其像宛然。哭祭而去。陳椒峯玉記其事。卷二十。池北偶談。

陽湖縣城隍廟廊廡間。向有泥塑立像。卓衣方巾。匾云劉雲山像。劉故前明醫生。不得志。自塑立像。捨身廟中。百餘年來。殊鮮靈異。呂紹宋家人有吳善者。左臂患流注。醫藥不效。一日薄暮。有道人手提布囊詣門。自云能療。即與診視。出柳刀割去。臃腫。輕如鵝毛。其痛若失。酬以錢。不受。問其姓。云姓劉。與爾近鄰。故來相視。言訖飄然。去訪諸左近。無其人。偶至廟中。驀見雲山恍然曰。是矣。自是屢著靈蹟。有道士為雜耍之戲者。吞針一撮。竟下咽。稽首劉案下。夜臥焉。有人與言。清晨出門。見黃色物。儘飽食之。愈晨出。見蔓菜花盛開。如所教。咸作惡嘔。吐針盡。插花上。出呂嫂少

時患路血甚危。夢語以天竹子泡湯常飲。一月而愈。於今三十年。月朔十五。猶奉香火。種種靈異。不可殫述。乾隆三十六年三月。大殿災。劉像仆地。腹有一紙。蟲蝕過半。但存嘉靖某年四月二十四日生字樣。廟祝囑紹宋先人書十六字云。妙術濟世。自昔及今。仙師之靈。永在人心。并元紙以藏腹中。塑坐像。應響如舊。今殿傍有專祠。榜云劉雲山仙師之廟。金梓閣客 窗偶筆

劉雲山者。常州總司徒里人也。精於岐黃。不爭名。不競利。人罕知者。沒後五十年。有富商某。父病危。百醫罔效。因禱於神。富商夜夢有客叩門。至迎詢所自。曰。吾常州劉雲山也。生前善醫。上帝以吾業工而品正。命為醫官。神頃遊龍虎山。宿貴境城隍。以汝誠孝。延為醫治。遂入撫視。出曰。尚可救。告以某方。某藥。明日當再來。商人如法服稍愈。數夜頻來。後一日謂曰。汝父已復元。吾去也。富商固留酬謝。劉笑曰。吾生不計利。死復何所需。商必欲報之。劉曰。汝行買常郡。可至司徒里。訪吾子孫。為里人具言本末。塑像於司徒廟側。有虔禱者。或可伸救。世素心耳。自後富商行賈。江南具禮謁雲山子孫。果有之。為繪夢中像。鄰里耆老。猶識之。故總司徒廟中。向有劉先生神祠。里有疑難病症。禱

於廟。歸貼劉先生請進。每得奇效。異效。今總司徒廟。改為陽湖縣城隍。劉雲山像尚存。楊守素撰 吳耀編

先生徵驗甚多。故祈禱無虛日。邑人病輒求療。先期齋戒。謁告於廟。卜窺徵來時。於夢中用針藥。雖極篤。無不立愈。但年代久遠。其子孫墳墓。無可考。歲口口口。忽有二鄉人卜兆祠前。道士意其祈療也。請書姓氏。鄉人曰。我口口姓世居口口里。有劉雲山先生墓地。畝許。春秋為劉祭掃。外耕其餘田。為祖遺。世產。今渠姓口口。忽稱係劉彌甥。應讓管理。頃卜之神。我得吉卜。故爭論耳。紳士口口呂口口。請於官。至口某里。驗看。果得劉墓。為立碑。置石香案。祭掃餘田。仍判歸口口姓。執業。同上

青垞曰。此二則。及金氏偶筆一則。均輯入靈徵錄。錄為陽湖劉秀峯。敏秀武進趙蔚亭。陸登合編。專紀劉雲山身後為神。為人醫病事。乾嘉時。常州名流趙味辛。有祠堂碑記。陸祁孫有畫像記。可見此事。迥非流俗附會。惟陳椒峯紀此事之文。已收入虞初新志。今不重錄。此四則。乃陳文所未及者也。特補述之。此外尚有江陰陳翊所為一傳。與此四則大同小異。亦不贅焉。天津李徵度同縣李富德莊人。遠來病。曾為各班神治愈。一事疑是喜談神怪者所傳。布惟福。建人。盛傳陳夫人以女神治病。與劉雲山事絕同。陸陸林中

承警述之較爲可
信特附錄於左

梁章鉅退庵隨筆曰。吾鄉婦女必崇祀臨水陳氏夫人。所傳靈異事蹟非盡無因。嘗閱十國春秋。乃知爲陳守元女。弟守元閩人。卽以左道事閩王璘。復勸王昶作三清殿於禁中者也。有女弟名靖姑。常餉守元於山中。遇餒。發簞飯。飯之遂受祿籙。篆役使鬼物。永福有白蛇爲孽。害數郡縣。或隱跡宮禁。幻爲人形。王璘召靖姑圍驅之。斬蛇爲三。蛇化三女子。潰圍而出。飛入古田。井中靖姑匿。井三匝。乃就擒。惠宗璘即王詔曰。蛇魅行妖術。逆天理。隱淪後宮。誑害百姓。靖姑親率神兵。服其餘孽。以安元元功。莫大焉。其封靖姑爲順懿夫人。食古田三百戶。以一子爲舍人。靖姑辭。食邑不受。乃賜宮女三十六人。爲弟子。後逃居海上。不知所終。云云。今廟中有舍人塑像。又有三十六宮位號。蓋本於此。又建寧府志載。浦城徐清叟子婦。懷孕十七月。舉家憂危。一婦人踵門自言。陳姓。專醫生產。令徐別治。有樓之居。樓心鑿一穴。置產婦於樓上。僕持杖伺樓下。既而產一蛇。長丈餘。穴下遂扑殺之。舉家相慶。酬以物。俱不受。但需手帕一方。令徐親書徐清叟贈救產陳氏數字。且曰。某居福州。

古田縣某地出門不見。後清叟知福州。遣人尋訪所居。鄰人云。此間只有陳夫人廟。管化身救產。細視之。則所題手帕懸於像前。乃爲請於朝。加贈封號焉。卽靖姑也。青垵又曰。吾里萬密齋先生。爲前明隆萬時名醫。痘科婦科諸書。徧行海內。其墓在今縣東大河岸。光緒中葉。近村人傳說。禱萬先生。墓往往病痊。鄉人持樽酒往禱。歸而以酒飲病者。輒效。風傳一時。數年後。仍有驗。亦此類。亞流也。特無幻形處。方之異耳。○醉茶誌怪。中有津門之魯班治病。古宦述異記有順德之扁鵲治病。太守爲建鵲王廟。燃犀錄載彰德有扁鵲治病。皆廟神。或顯靈。或示夢。其事與此亦差相仿。又齊氏見聞隨筆載。祥符有老刁爺。爲士大夫所嚴祀。災病禱輒應。裴大令寶鏞位官曾毀之。神見夢於道士。辭去。李氏燃犀錄作老吊爺。謂於開封府城隍廟西廊。祀之。其神黃姓。生爲布販。縊死。著靈異。祈禱輒應。謂其祀城隍。不知所始。余以隨筆按之。必裴令毀後。士民復祀。乃祀城隍。恐人復毀之也。齊氏作刁。不如李氏作弔之妥。又按俞氏右台仙館筆記六云。俗謂懸物曰弔。湯臨川牡丹亭曲曰。高弔起文章。鉅公則明人已然矣。因而以縊死爲弔。

死其字實當爲了。玉篇了部。了了切。懸物貌。了了切。其音如鳥。與弔略殊。然亦一聲之轉。廣韻上聲有寫字。都了切。讀如鳥去聲。有寫字。都嘯切。讀如弔。然則上亦可讀如弔矣。相沿既久。遂莫能改。河南省城有所謂老弔爺者。縊死鬼也。其人姓張。名子和。生時以販布爲業。一日負布數匹。售之於市。爲賊所竊。憤而縊死。死後頗著靈異。縣中捕役奉以爲神。尊之曰老弔爺。爲之立廟。凡捕盜賊不得。則禱之。輒有應。其始惟祥符縣有廟。後中牟縣捕役禱而應。因亦立廟。余親家翁樊玉農觀察。會宰中牟。其長女卽余長子婦也。時尙幼。曾往觀之。神像高纔二尺許。立而不坐。手執雨繖。背負布數端。宛然一市井中人也。並述神示破祥符富民兒爲村民殺之案。靈異非常。其云姓張名子和。又較齊李二人所述爲詳云。

熊襄愍公不死事輯略

熊廷弼之死。余宗集公伯爲錦衣經歷。親見其事。云日間以布囊繫頸。在獄中向空而拜。提牢者指以問何物。曰謝恩表。提牢者云。囚安得上書。熊笑曰。此趙高語也。夜半取以去。曰。有旨。就決。熊曰。已知顏色不變。至部堂爲置酒不

食火炬。中擁而行。至西市。戮之。聲如砍木。乃獄中長枕也。諸人皆惶遽。失措。詣魏忠賢求救。忠賢曰。有是哉。此君必得異術。毋索。索則事洩。何以謝敵。人急取獄中容貌。相似者。戮之。傳首九邊。邊人義之者。刻香軀。合而瘞之。來

占保陽

趙之謙曰。泰占先生。蕭山毛氏弟子。同門范蘅洲先生。家相古趣。亭集手稿。所作碧波潭馬氏夫婦雙修記。中有明熊經略事。引泰占先生語。言康熙某年。碧波潭庵僧某一日告馬將赴海。寧見熊公海寧距碧波潭二百里。僧朝出而夕反。且攜信物歸。始知僧有異術。疑經略部將也。

全祖望明遼督熊襄愍公軼事略曰。始寧倪生安世。嘗爲予言。其尊人曾從里中倉橋陳氏。見其先世秋曹日錄。一書。其人在明熹廟時。爲獄官。凡魏奄所殺君子。不下東廠。而下刑部者。皆載其獄中事。甚悉。而熊襄愍公最怪其言。曰。襄愍既入獄。一飲一食。魏奄令獄官以帖子報。知然。襄愍亦無所事。其臥用一藤枕。不分寒暑。未嘗以去身。每晚人靜。焚香再拜。禮北辰。則取此藤枕供之。莫能知其意也。或以問襄愍。亦笑不答。已而刑有日。襄愍神色不變。手書

遺疏。猶爲上言邊事。又作絕命詞。其遺疏爲西曹郎所遇。曰。因安得上書襄愍曰。此趙高語也。聖朝時安得有此。怡然就刃。時奉有傳首九邊之旨。西曹郎俄錄其首。則法場中空。無有但見一籐枕。大絨相戒勿洩。密報魏奄。則命取熊氏子弟家人。拷問方索。竟無所得。魏奄計無所出。遂秘其事。不宣而九邊所傳之首。蓋並非襄愍真顛也。魏奄敗後。公子兆璧連疏請首歸葬。蒲州爲力言於烈廟。得允。亦明知其非公。首特借以消此冤案而已。安世之所述如此。顛令從陳氏求此書。得一短冊。其言果合。按此說在明野史中。俱未之及。吾讀李公映碧三垣筆記。極言襄愍臨刑之慘。與此不符。然陳氏乃身見者。定自不誣。故載之以當張中丞之於嵩。亦未爲無補於舊史也。古人多有兵解之說。蓋出自神仙家。其說荒誕不可信。然而大造中無所不有。則亦未敢盡謂其無顏魯公。其最著者也。魯公平生好神仙。襄愍則未之聞也。且以彼剛腸。宜不足豫於此道。而不知其深夜中默默爲之。至於臨刑。日顧忽示其奇中散之琴。遜其幻矣。卒之雙履空存。雙劍亦化。足以奪奸人之魄。而短其氣。不已神乎。英雄人固不可測。其信然耶。長夏嗜血。因口授諸生紀之。續增 卷二十六

予壬戌赴公車。見張司馬鶴鳴。以及台省部郎。皆與熊經略廷弼。構羣推一愚。率之王撫化貞。以抗廷弼。而廷弼疏言。廣寧必失。河西必危。留臣言以券一疏。尤爲先見。及事敗。與化貞同辟人。以爲冤。至遼東。傳一書爲丁輔紹。弼等進呈。以殺廷弼者。予曾見此傳。最俚淺。不根而指爲廷弼撰。尤誣。赴市時。挺立不跪。下刃僅及頸。半行刑者。急以刀逆割之。慘哉。聞紹弼與行長安道上。白日見廷弼回寓。腦裂。死鶴鳴以陷廷弼。卸罪。生還。後爲流賊。索賄。倒懸。城門身首碎裂。亦天道也。崇禎初。韓輔流疏請歸葬。有不死於封疆。而死於門戶等語。公道始明。李左丞清三垣筆記

流賊破穎州。州紳前兵部尙書張鶴鳴。年八十五。賊倒懸於樹。射之大罵。不屈。死。張大同亦被殺。吉士論曰。張鶴鳴爲大司馬時。構陷熊廷弼。熊廷弼之死。成於丁相紹。弼紹弼於長安道上。白日見熊廷弼歸。而腦裂。死。鶴鳴年踰八十。卒遇慘難。詎可以得正。而斃。遂恕其生平哉。趙吉士寄

時廷臣皆欲殺公公。在獄四年。會楊忠烈劾璫。二十四大罪疏上。璫人謂稿出公手。時有蔣應陽者。公門下將。

也化貞乘璫意謀應賜觀音經後有圖識數語坐妖言
 藥市牽及公閱三日四鼓中官率駕帖至公沐浴整冠
 登堂曰我大臣也死當拜旨豈容草草手持一疏提牢
 主事張時雍謂囚何敢上書公曰此趙高之言也盛世
 安得有此從容就戮公臨刑絕命詞云他日倘掛牌安
 得起死魄絕筆嘆可惜一嘆天地白聞者哀之後璫敗
 化貞伏誅輔臣韓煥為公訟冤遂賜公葬于公諡自是
 廟堂每思公云北略載延福像與此亦同故不錄
 同里李應選哭司馬公歸櫬詩曰翹首金雞肆報無圍
 靡愁聽夜啼烏分符詎料成鉗網賜劍誰知換屬鏤雲
 掩朝陽西市慘忽黑雲四起大霧橫飛雨滋春色右屯燕邊
 庭肯悉當年事雄略真堪歷腐儒集卷末
 青垞曰右各書均可證熊公實不死獨李映碧筆記與
 鄒流綺傳及熊襄愍集卷末附刊哭司馬公歸櫬各家
 詩則皆弔其死如南直王仕儒張一儒蒲圻魏說清河
 李繼學嘉魚族弟熊開元崇陽族弟熊則真江夏賀逢
 聖任心葵凡詩十首皆公同時人也豈真如謝山所云
 明知其非姑借以飾耳目也耶吾謂公之精神本可不
 死况諸家所傳多出自親見又同聲稱公棲遁海遊知

其事必非無因亦足以觀人心之愛戴矣又有一書載
 公部將後為僧每朔仍走島上朝公今不記所出故即
 所知勾羣籍表而出之以補公集附錄中所未備云
 史忠正公死節事輯傳附錄
 康熙二十年吳江吳漢槎光自寧古塔歸京師駐將軍安
 某者老將也語之曰子歸可語史館諸君昔王師下江南
 破揚州時吾在行間親見破城時一官人戴巾衣蹙騎一
 驢詣軍營自云我史閣部也親王引與坐勸之降以洪承
 疇為比史但搖首云我來此只辦一死但慮死不明白耳
 王百方勸諭終不從乃就死此吾所目擊者史書不可屈
 卻此人云池北偶談卷七
 王概道隣史閣部遺像記略曰史公道隣少受知忠毅左
 公左公視學畿甸拔冠多士貧甚留館邸中每當公餘衡
 論時事皆血同裂各以忠義相許也及公由南中擁戴功
 將據素志又值馬阮柄國昏諂內訌議頗不合遂出視師
 江北監軍維揚櫻城固守城破死之亂軍蹂踐求遺骸不
 得養子直招魂葬衣冠於梅花嶺下立石為表是亦盛世
 教忠所不廢焉或有謂公實未嘗死客曾遇之閩粵間者
 是蓋以公孤忠貫日生氣凜凜恆在兩間故作是語見歸

心公也。山飛泉立

王源自書史閣部遺文序後略曰源既序史閣部遺文歸之王方臣後數年遇方臣兄筠長先生於京師為源述楊遇蕃事遇蕃者鳳陽人父舒城教諭署縣事流賊破舒城罵賊死遇蕃嬰賊刃民救之死復魁史公撫安慶上其父死節事恤典甚優遇蕃遂依幕下揚州破公自刎未殊亂兵擁至西城上見大帥問之曰我史閣部也時遇蕃被擒帥命擒獲者辦之遇蕃曰是也大帥勸之降公大罵遇蕃亦勸其忍死救百姓公叱曰若父一署縣事教諭能死節我今日一死外邊恤其他罵愈厲大帥拔刀起砍之公挺身首迎其刃帥退而止嘆曰好男子左右殺之支解遇蕃潛逃覓其骸不可得四明萬斯同曰吳兆騫吳人康熙某年留寧古塔後釋還其守將安珠護謂之曰乙酉破揚州吾在軍親見史閣部死初城破求史公不得久之乃自出衆挾之見豫王王疑其偽史公曰吾出明白死豈僞耶王令人識之果然勸之降不應乃殺之吾平生策聞忠臣不知何狀及見史公乃知世真有忠臣但漢人不知或誣以為遁去今聞朝廷修明史而徐立齋先生領史事子歸幸以吾言告之則公之死蹤跡甚顯特以揚人屠戮無遺公

庚初支志 甲編 卷四

尸。又。不。得。故。有。遁。荒。之。誣。云。文。集。堂。

謝啓昆史忠正祠記略曰揚州廣儲門外梅花嶺右有史公葬衣冠墓歲甲午余守揚州拜墓下見松柏鬱然棟宇嶄新問之或曰官構也又云其子孫自為之余喜公之果有後也未幾其裔孫開純奉公文集來謁即史所稱奉遺命為後副將史德威之曾孫也集後載黎士宏書公殉揚州事云公在圍中命家人李書曰我死當葬高皇陵側城破公自刎不殊史德威等昇之至小東門見執公呼曰我史督師也遂擁之去善諭之不屈求死因被殺德威自白奉遺命為後釋之越十餘日德威尋公尸腐不可識奉公袍笏葬於嶺焉單據兩淮鹽法志雜記錢儀吉張龍德傳略曰張龍德字鯤化一字萬里居嘉興之鍾帶乙西南都敗大兵徇下江南諸郡事急龍德為書與其友徐石麒約與俱死其人曰徐公官尚書一品以身殉國分也子州倅耳何死為龍德曰忠孝大節豈論官爵哉且吾前遣劍從史公節義相期許史公單師危急喋血請援無應者自度不支衫白布之衣大書孤臣史可法五字於上為死後別識城壞開門血戰力竭自經死人馬雜選踏公尸為泥揚州人哀痛之拾其衣冠葬江上我則不

三十五

死我他日何面目見史公乎。案明史揚州城破可法自刎不殊殺之順治朝實錄亦云斬於軍前此云自經死者干戈授據中傳聞誤也因其為當時口語故仍舊不改 衍石齋紀事稿卷六

錢儀吉史忠正公像贊注曰南疆逸史稱可法見豫王命將宜爾頓伴之三日終不降乃殺之宜爾頓為之棺斂此事他籍所未載仰見王師所至義正仁育霜露均施而如黎媿曾所記史德威尋公尸載骸塞路腐變不可識者蓋當史公棺斂時德威方在拘繫宜其不及知爾。衍石齋紀事稿卷九
青垞曰史忠正公之死異論孔多因廬州義兵與我族定安尚書同志之馮宏圖假名號召而惑亂滋甚實則公堂堂正正死節之光明當時入揚州之旗兵蓋皆目擊之矣觀右所列異聞至六七說之多然傳其為死則一而已特為蒼列於此以備敬慕公者覽之舉為滿意之左證云

虎狂青垞述聞

吾楚鶴峯州本容美土司田氏舊治地當萬山中乙巳冬斬春李霽東州同霖於其地開錫礦聞土人言其地十年前忽一虎病狂其事駭愕殊有趣當光緒三十年間鶴峯之關外走馬坪去城可百二十里村中有某甲祖孫二人以檻虎為業所得頗多一日嚮辰往胡髻髯見一虎似已

入檻至則一黃虎絕巨方在檻外見人來猛撲其孫而食之某甲逃虎飽飲其孫後頓時發狂不復入山專覓有人烟村落處迅奔有一孤村田家裁三舍中為庭左廚右寢虎及其庭其人避入寢室虎則逕入廚廚有窺虎伸其掌揭去釜蓋掀之探釜良久則滑不可握甚怒舍之更自窺門以爪頂去其釜乃出又奔入一人家有母女二人母方在堂不及避虎即嚙其顛而斃女避入房登牀以被自裹虎再三爪其被不得亦怒則伸掌擱被數下而出走田間道值牛則斃牛遇人則斃人并受傷之人畜以十數計又遇子母牛口斷母牛脊骨死之復與二水牯牛鬪田畔牛並敗亦奔頓時皆顛狂迅走十餘里氣竭力疲倒地死虎更入一人家有老者寢樓中虎躡梯而上斃老者更入一家家人倉猝悉上樓虎踊而入誤閉其大門不得出欲登樓樓上人已去梯在堂中大吼跳擲奔騰終以屋壁堅固撞之勿得動虎氣勢漸覺懾懾能困樓人圖之不得則揭去屋瓦而出號召近村圍戶獵人各執械並鳥槍多枝自樓窗四面擊之躡時始斃地甲赴報白果坪巡檢司以二方桌昇之首尾四足均垂桌外亦可想見此物之巨矣額上花紋作王字形土人咸稱為虎中渠率云至宣統中

又有一虎。入山民宅。先自其窩探首內。視適窗際。懸馬鈴。掛虎戴鈴於頸。而出。乍聞鈴響。競作。忽自驚跳而走。愈奔。鈴聲厲亦愈狂。走計一日。夕經山川。可千餘里。力不繼。竟自斃於貴州山中。亦土人言。

鶴峯山中有檻猿者。以猿性嗜木爲檻。初不爲機。括檻門。務令懸而不發。沿猿所行之路。以果麻糧食。灑之。引之至檻前。始至見檻。卽奔。久之。漸敢近檻。猶逡巡。其外不敢入也。漸則及門。內任食物。堆積仍不入。取其始入門時。則先以一猿探半身其中。外以兩猿執此猿之後。兩足少取食物。卽逝。及覺入門。無害方敢全身入檻。多取而出。猶不敢在檻內食也。必經多日。羣猿悉麕集其內。游行無忌。則司檻者始活動其懸機。於是。一次可檻獲百數十猿。至檻發。則羣抱首哀嘯。嗚鳴作哭泣聲矣。乃用種種法。駭之。使畏服。不如命者。以刀杖示之。必如我所命。而後已。震東云。

荷兒傳皆漢書語

羅田縣東奉泰鄉葉家河。農人閔朋雁之女。爲近鄰張氏。養媳。甫及笄。亦無甚姿首。光緒十六年七月。忽有物附其身。自稱女已故之姑。呼女未婚婿張月軒曰。吾汝母也。沒

幾年矣。今歸視汝。汝年事長。媳又在家。其速婚。聆其聲。宛然。母也因訴言。父母之命。不敢違。但男女婚姻。人倫所繫。不擇期。不備禮。將無貽父母羞。曰。吾已爲若。諷得某日。甚佳。某室某篋中。有吾所遺衣飾。釵釧。尙未敵。可。循用也。檢視。果然。其所誣。期證之日者。亦宜婚娶。遂如其言。既合。卷忽謂張曰。實告汝。孰爲汝母。吾名荷兒。向居黃州。一字門外。龔家廟。與汝婦有夙緣。汝未婚。吾不先犯也。自是對人。每自稱荷兒。起居飲食。恆與婦俱。人以荷兒呼之。應如響。而語音亦猝變。爲郡城聲口。嘗雨夜。攜婦出。侵晨歸。衣履不濡。問於塵灰中。露巨鼠足印。迹知爲獸。魅。屢幻張家人。形入市。賣酒肉。及索逋者。至家人。白無其事。荷兒曰。實有之。吾所爲也。寧買物。而不給人錢乎。性好談稱。爲上仙。則大喜。爲度曲。聲嫵嫵。如六七齡女。嬰清脆。尖利。呼之。鬼妖。或正言詰責。則必暴其陰私。與爲抵冒。甚者。侵及其先人。總之。人家隱秘。陳舊之事。無不知者。頗解文墨。所製曲。有一枝。牡丹。隔籬。開香氣。隨風送過來。三寸弓鞋。踏破蒼苔。之句。閩廣文嘉敷。袖詩一册。荷兒索觀。置之案頭。忽不見。但聞吃吃笑聲。曰。君詩甚佳。其賜我乎。卽見拒詩入吾手。吾亦不遠君矣。張心惡荷兒。然恐得罪。事之唯謹。食必治

肴饌寢必布衾稠以待。偶有不。輒搗毀其家具。秋日登穀於場。場外積薪一樹。相距甚遠。偶失荷兒。歡荷兒以火。寸薪。餘斜射將及場。穀大懼。跪求之。火頓滅。是日余海藩孝廉適往。問荷兒何以燔人薪。曰：彼得罪我也。問火寸何來。曰：取之。王翁肆中。問何以不他取而取之。王曰：王為此間紳衿。領袖先年其家勢昌旺。今乘其將衰。是以得入也。張既不堪其擾。延道士某甲治之。某甲以圓光術顯其形。為鼠狼。欲掩捕之。擲以劍。左擲則笑曰：吾已在右。右擲曰：吾又在左矣。再擲奪其劍。舞於空中。以為戲。甲慚而遁。張又聞慈慧庵僧雲朗善治魅。招致其家。荷兒私謂僧曰：汝力不足制我。然張不義。汝從索錢若干。緡吾暫避。以神妝術。僧如言果去。未幾復返。張復邀僧。至荷兒惡其多事。面斥之。且入僧寺。將所儲食物攫取一空。縣之瓦窰嶺有童輩。珠者習五雷天心正法。能制鬼狐。請以來結壇。施術以符咒。擲米籬。冒得之物。在篩中。拍拍動乃索酬。於張。張不應。遂置之。物逸。魅婦如初。居三年。婦恆惘惘。如有所失。遂病瘵死。荷兒乃去。又嘗語人縣之名。家所居村。落皆曾涉。迹其地如栢塘灣。姚氏古樓。衝王氏。皆世儒風。頃者氣勢尤與盛。吾不敢入其家。不數年。姚王兩村果科。

名接踵此外某村多美男子某村多美婦人言之歷歷如繪月軒習舉業曾應童子試其家兄弟數人力作衣食素裕在里黨有豪橫名自經魁擢不及十年丁財零落殆盡鬼乘衰氣信然

履園叢話二則

錢泳 海吳

小三娘 湖廣麻陽縣方壽山中有女妖白晝現形空中行語自稱小三娘為民厲民懼多遷徙避之縣令設醮禳之不去時蘇州蔣敬夫名廉官辰州知府手草檄文率役數十人操一豚蹄一盃酒親履其地詢妖所在士人曰山陰有一洞時聞異聲窺者輒暴死人莫敢近蔣曰居官不避難而死無所悔也况吾為聖天子命吏為忠臣孝子之裔雖有妖足以制之吏胥相顧驚愕紳士再三勸阻蔣曰諸君豈不知韓昌黎之驅鱷魚乎諸君視吾為何如人而虞吾不能步昌黎後塵乎即至其處吏胥勉強相從洞口極狹投以豚酒焚檄呪之俄頃洞中黑風旋起草木皆鳴蔣曰妖能作祟現形我前我坐此待之良久無所見率衆歸路旁見繡鞋一雙皆曰是矣妖所履也蔣曰妖已遁民可無恐矣此康熙六十一年事

妖人 吳門有素封某。以貲爲郎人。亦恂恂儒雅。居城東。偶於井中見黑氣。召巫視之。曰：此冤孽也。須令道士。牒往鄆都。如其言。而黑氣滅。後三年。氣又從井中出。繚繞屋宇。巫曰：孽已深。須再牒。又從之。而滅。復三年。氣再見。巫曰：孽不可追矣。須以某道士來收治之。某道士者。善符水。精勅勒術。重幣延請。始至。云：法事須百金。三日可滅。但需先付其半。從之。第一夕。道士誦咒持燈。黑影繞其旁。第二夕。黑影入燈內。道士云：明日須付清百金。妖始滅。不從。僅付二十金。曰：且俟。妖滅始付。清道士怒。碎燈而去。但見黑影滿帳。鬼聲啾啾。而病者卒矣。或曰：道士善隱形術。能召鬼妖。皆由道士所遣也。聞此道士。每夜宿必獨居一室。有鑿壁窺之者。見有兩女子侍寢。想能攝生魂與之狎。真妖人也。

青垞曰：荷兒雜爲吾縣衆。見其聞奇怪之事。村人以其聲口如嬰孩。咸以小荷兒稱之。與小三娘名同。童方士與吾近族爲戚。隨生平所治鬼魅甚衆。與蘄水桃樹坳。徐正大皆從。龍虎山張真人學五雷法。徐技尤神。二人初本不徵。賂後以貧始偶。取之其治。張氏魅與錢梅谿所書妖人事正同。而人之邪正各異。今並探之以見天。

下事不可一概論也。妖魅無爲作傳者。今從晉漢舊話探出。擬滿柳泉志異初署名曰狐鬼傳之例。亦以傳名。

虞初支志甲編卷四終

跋

家大人之爲此編也。多前此官京師時。撫自廠肆所訪各書中。未及近事。其屬近數十年間新奇可悅之紀載。尙有三種。曰髮逆初記。書可一卷。不著撰人所記。洪楊初起時事。與世間官私各書迥異。直謂洪秀全無其人。乃新寧人焦大也。洪大全亦無其人。出自僞託。而楊秀清又實爲耒陽人。均實湘產。曰節鈔。純常子枝語兩卷。爲文道希學士手稿。皆刺取其關於舊聞祕記者。曰朝野紀聞一卷。吾郡陳君詢先筆記。皆光宣舊事。所得咸在今人筆記之外。此三種均出祕鈔。因甲編篇卷已溢。乃命夔強收入乙編中。慮闕者或疑此編之陳舊也。特先聲敘於此。並命夔強筆記此卷之末。辛酉夏正五月端午節。羅田王夔強識於都門西城儼舍。

中華民國十二年四月初版

(虞初支志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湖北王葆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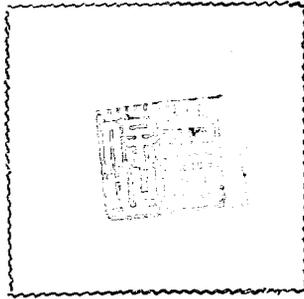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漢口
杭州 蕪湖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印 證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82
10/02/77

